

新式標點

紀曉嵐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0698B

！ 注 意

本 書

內 容 標 點 校 對 紙 張 印 刷 裝 釘 售 價 寄 遞

較 衆

完 備 準 確 謹 慎 精 美 清 晰 整 齊 便 宜 迅 速

諭

嘉慶十年二月十五日

諭曰：「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如恩賞給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廣儲司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欽此。」

諭祭文

三台位亞，軫夙望於元臣，六藝身通，眷方聞於耆宿。藉大廷之日贊，新恩方賁黃麻，愴夜壑之風淒，遺疏遽聞綠野。憫慈篤棊，薦以馨香，爾原任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昀，稟性淵通，立身醇謹，居藩國傳經之地，業富縑緇，入崇臺市駿之場，羣空驪駱。鑾坡載筆，是云克稱其官，黼辰書名，聿見能殫厥職。才程山右，登唐魏之民風，學董閩中，衍游楊之道脈。備從臣而格躋常調，轉儲隸而品擢清班，惟銅龍資審諭之才，斯竹馬寢承宣之命。雁銜綬帶，寵賁儀章，鳳刷羽毛，榮留

欽矚。迨獲譴而鄣乘玉塞，復承恩而詔待金門，嘉其綜括之多能，畀以校讎之專責。爾則潛心考索，銳意鈎稽，能探濠上之五車，不數河東之三篋。銀根勘誤，玉格搜奇，大典編成，削藁溯昭陽之歲，全書表進，臚函志元默之年。集排總目以精詳，簿續中經而賅洽。佐天文之成化，千萬禩無此鉅觀，頌聖主之得賢，一二臣有慈盛遇。以此恭勤之茂實，宜邀優渥之殊施，由端尹而進直鸞臺，自貳卿而總司烏府。威生白簡，西垣誇五入之榮，度著青儀，南省懋再遷之績。上明光而曳履，入建禮以鳴騶。桃李真屬之春官，甲兵亦修夫夏職。金繩衍策，載襄堯典之粵稽，玉檢披華，重紀周官之董正。經猷益裕，資望兼隆。屬以調鼎需賢，卜甌進秩，方賴元勳之平格，用資朝列之楷模。何拜命之甫旬，竟頽齡之莫駐？禭之經被，賻以帑金，爰思絳服之庸，爲啓雕筵之奠。嗚呼！老成頻謝，空期壽考之無遺，文獻猶存，佇見德音之不朽。式頒綸綍，用慰幽靈。

碑文

朕惟眷隆耆碩，樹峻望於朝端，恩備哀榮，表遺徽於身後。典三禮已逾十載，掌故頻徵，贊百揆未及兼旬。履聲遽杳，文披豐碣，色煥幽臺。爾原任太子少保協辦大

學士禮部尙書紀昀，稽古淹通，致身靖獻。求惟實是，河間家有藏書，舉輒先登，日下名無虛士。階基清貫，班歷華資，遂荷先帝特達之知，獨蒙學問素優之譽。一麾出守，劇任恐掩佳才，四品加銜，殊恩特邀破格。嗣瑤華之遠貢，正玉局之宏開，美富羅四庫之儲，編摩出一人之手。紅梨照院，校讎夜逮於丙丁，青鏤濡毫，品第月呈其甲乙。徧搜浩博，隻字刊譌，別採菁華，片言扼要。似此集成今古，備冊府之大文，皆其宣力始終，盡儒臣之能事。洵叨異數，儕懋賞於內廷，不囿常資，預升庸於上列。講帷甫侍，端尹旋躋。俄待制於西班，綸敷丹闕，繼襄猷於南省，綬縮金章。烏署提綱，儼威稜以持霜簡，青雲晉秩，領俊采而直冰廳。凡國家典禮攸行，胥宗伯直清是矢。有嘉謨足資辰告，位稱大儀，雖碩學難折辛卿，望孚僉議。屢司文柄，三典春官，鑑秉虛公，市近而門如水，體崇雅正，毫及而眼無花。比者重簡耆臣，與參政府，宣麻纒下方資翊贊之勤，遺疏條聞，遽愴淪殂之速。詢茲黃髮，服官夙著，成勞鑒厥丹忱，軫舊宜頒殊賚。旣飾終以賜祭，復褒美以易名。敏而好學，可爲文，固實華之並茂，授之以政，無不達，矧齒德之兼尊。式被嘉稱，用彰令範。嗚呼！池棲鳳老，聽鳴翮者有年，逵返鴻冥，惜羽儀於此日。回思風度，宛如趨省而垂紳，尙有典

型，自合表阡其樹石。俾貽弈禩，罔替欽承。

紀文達公事略

乾隆三十有八年，純皇帝特開四庫全書館，以河間紀公爲總纂官。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淵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上輒覽而善之。又奉詔撰簡目錄，存書存目，多至萬餘種，皆公一手所訂。起隲精密，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藏諸七閣，褒然巨觀，真本朝大手筆也。公諱昉，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世爲河間獻縣著姓。祖天申，有善行，歲饑，出粟數萬石，活人無算。父容舒，官姚安知府。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中夜輒有火光。公大父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實神物化身也。少奇穎，讀書目數行下，夜坐暗室，目閃閃如電光，不燭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乾隆丁卯年二十四，領順天鄉試解額。初闈中擬朱文正首卷，以公二場表，儷語冠時，乃定公第一，而文正亞之。時阿文勤劉文正典試事，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命，遂以二人姓名上聞，公與文正皆早受特達之知，職此故也。明年文正中第，公遲至甲

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己卯典試山西，庚辰分校禮部試，辛巳京察記名，以道府用。壬午分校順天鄉試，提督福建學政。癸未遷侍讀，父憂歸，服闋，補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右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服留任，擢侍讀學士，坐泄漏運使盧見曾事，謫戍烏魯木齊。辛卯召還，授編修。癸巳擢侍讀，總纂四庫全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爲陸副憲錫熊，陸侍郎費墀，而公實綜其成。館書局凡十有三年，體例皆其所定。丙申擢侍讀學士，直文淵閣，知起居注。己亥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甲辰充會試副考官，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除禮部尙書，充經筵講官。戊申賜紫禁城騎馬，典武會試，自後爲總憲者五，長禮部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設粥廠十，賑饑民，得旨六月開賑，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典會試，調兵部尙書，己未典武會試。癸亥六月，壽八十，上遣官賞上方珍物賜之，命教習庶吉士。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不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強縛使跽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勅下所司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予旌表，下部議。

行，乙丑正月，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二月十四日，薨於位，年八十有二。有詔，紀昀學問淹通，由翰林洊歷正卿，擢襄綸閣，服官五十餘載。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最爲出力。上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帶侍衛十人，前往賜奠，並賞白金五百兩治喪。尋賜祭葬，予謚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不復自爲撰著。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翹，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裨官之列，其感人爲易入。自文集外，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性坦率，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在上前嘗以片語解紛，實錄館請甄敍，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倩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上蹇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某科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上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卽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上

含笑事遂寢。少與朱文正公不相下，有文人相矜意。後見文正所爲文，大歎服，以爲向不知公，吾過矣。自後交誼，乃益摯云。

序一

古之君子，所爲旣沒而言立者，非必皆致意於文詞也。天地民物之理，洞然於胸中，而不爲窈冥恍惚之辭以欺世；其於朝章國故，則知之悉而言之詳，而又以其好善之誠，述一時之賢人君子，不苟同，不虛美，俾足以傳信於後。惟然，故無意於文，而其文之傳也益遠。我師河間紀文達公，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嘗語人，自校理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嘗著書，嘗爲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卽棄擲，未嘗存藁。竊嘗考有宋之世，詞臣撰述，若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最稱繁富，而纂修諸臣，或無專集之可紀。獨歐陽文忠公作唐書，司馬文正公作通鑑，而其文皆哀然爲集，則以二公之學問文章，固加人一等也。公雖不欲以

文詞自名，而名之播於世者久，故自公之存，而館閣詩賦，南行雜詠，試帖我法集，並爲世所傳誦。碑誌文字，請求者踵相接，公孫刑部郎中樹馨，手自輯錄，積久成帙。公薨四年，而樹馨居同知府君之喪，乃盡發向時所錄，及已梓行者，詩賦箴銘贊頌序記碑表誌銘行狀類而次之，總若干篇，爲若干卷，題曰紀文達公遺集。後之人博觀之提要，而約求之此集，於以知公之生平，實有同於歐陽司馬，而遠媿乎古之立言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受業陳鶴謹譔。

序二

從來大家之文，無意求工，而機趣環生，總由成竹在胸，故能揮灑如意，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章也。雖廟堂著作，辭尙體要，而理足以貫之。吾師紀文達公天資超邁，目數行下，掇巍科，入翰苑，當時卽有昌黎北斗、永叔洪河之目。厥後高文典冊，多爲人捉刀，然隨手散失，並不存稿。總謂盡係古人之糟粕，將來何必災梨禍棗爲？及在翰林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永樂大典，朱竹垞尋訪不獲，已云李自成褫馬蹄矣。不知埋藏灰塵中，幾三百餘年也。數月中，每於值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半。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學士奏聞高宗純皇帝，勅輯永樂大典，並蒐羅

遺書，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故所存者，惟此獨全。權之甲午典試江左，曾贈一水波硯銘云：『風水淪漣，波折天然，此文章之化境，吾聞之於老泉。』讀此銘，吾師之爲文可知矣。茲公孫香林西曹克紹家聲，敬將平日檢存者，付梓壽世，得文集十六卷，經進詩八卷，古今體詩六卷，館課詩一卷，我法集一卷。以權之年甫弱冠，計偕北上，卽猥荷鑒賞，得廁弟子行者最久，屬權之爲序。憶受知後，立雪程門時，多聞緒論。吾師是再來人，曾有未經目之書，卽知有某人序某人跋，開卷絲毫不爽。是慧悟夙成，文其餘事也。然才力宏富，絕不矜奇好異，總以清氣運之。譬滿屋散錢，逐手入串，李杜之光燄，燕許之手筆，盡歸腕下，裒然一代文宗也。雖吉光片羽，想懷鉛握槧之士，得之不啻珍寶，可久奉爲標準。權之何敢以媿陋辭嘉慶十七年歲次壬申孟秋月，賜進士出身經筵講官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受業劉權之拜撰。

序三

我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恆問世一出。河

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稽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尙書儀禮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冊，恭和聖製，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閒雅，足爲對揚軌儀。請試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撫前人，罔不與古相合。蓋公鑒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哀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比部，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各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牛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稱許之。自入詞館，聞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勒，

然亦足以覘全量矣。嘉慶十七年九月，揚州阮元序於德州督漕舟次。

和曉嵐詩文集序

精紀曉嵐詩文集目錄

第一卷

原上編卷一至上編卷五

(賦一)選七首原二十三首

聖駕東巡恭謁祖陵賦謹序

書雲物賦以登台占驗用紀嘉祥爲韻并序

春水綠波賦以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爲韻

荷露烹茶賦以勝情韻事合譜茶經爲韻

綵勝賦并序

仲春上丁習舞賦以上丁習舞宣導陽和爲韻

羞以含桃賦以時果成賤廟先薦爲韻

(雅二)選一首原祇一首

平定兩金川雅謹序

(摺子二)選十一首原四十一首

與陵錫榮同被恩命陞授翰林院侍讀呈請奏

謝摺子

進呈書籍蒙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呈請奏謝

摺子

恩擢兵部侍郎仍兼文淵閣直閣事恭謝摺子

恩賜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墨本恭謝

摺子

大學士六部尙書奉旨議奏安南國長阮福映

請賜南越摺子

禮部議奏山東巡撫疏請增設佐丘明世襲五

經博士摺子

請勅下大學士九卿科道詳議旌表例案摺子

孫樹馨推陞刑部陝西司郎中謝恩摺子

命以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併

管國子監事謝恩摺子

恭謝恩免河間天津各屬積欠官修大名元城

民隄賞給所借桶籽糧摺子

恭謝恩加展賑直隸二十四州縣摺子

第二卷

原上編卷六至上編卷八

(表四)選一首 原三首

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

(露布五)選一首 原祇一首

平定兩金川露布

(疏六)選一首 原祇一首

擬請重親民之官疏

(論七)選一首 原五首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論

(序八)選二十七首 本卷載七首 原六十四首

甲辰會試錄序

丙辰會試錄序

壬戌會試錄序

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

六書分類序

安陽縣志序

河間孔氏族譜序

第三卷 原上編卷八至上編卷十一

(序八)選二十七首 本卷載二十首 原六十四首

景城紀氏家譜序例

史通削繁序

張爲主客圖序

唐人試律說序

後山集鈔序

烏魯木齊雜詩序

愛鼎堂遺集序

冶亭詩介序

香亭文稿序

沽河雜詠序

袁清愨公詩集序

雲林詩鈔序

二樟詩鈔序

鶴街詩稿序

積靜逸先生經義序

絳雲別誌序

蔣東橋兵部五十序

梁天池封翁八十序

尹太夫人八十序

旌表張母黃太孺人節孝序

(跋九)選一首原一十三首

御製題孫覺春秋經解六韻恭跋

御製壽民詩恭跋

(書後十)選一十二首本卷載六首 原二十四首

書毛氏重刊說文後二則

書浦氏史通通釋後二則

書韓致堯韓林申後二則

書韓致堯香奩集後三則

書黃山谷集後五則

書李杏浦總憲年譜後

第四卷 原上編卷十一至上編卷十五

(書後十)選一十二首本卷載七首 原二十四首

題姚姬傳書左墨淚事後

書蔣秋吟考具詩後

書漢瓦當搨本後二則

書黃庭帖跋尾後二則

書劉石庵相國臨王右軍帖後

書陸青來中丞家書後

書秦節婦江氏事略後

(策問十一)選四首原一十六首

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二道

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二道

(書十二)選二首原六首

與余存吾太史書

與朝鮮洪耳溪書

(銘十二)選三十一首原一百一十七首

御賜浮筠硯銘

水田硯銘
雲龍硯銘
圓池硯銘
鄭夾際硯銘
阿文成公瓦硯銘
仿西漢五鳳磚硯銘
風字硯銘
琴硯銘
竹節硯銘
桃硯銘
天然荷葉硯銘
壺盧硯銘
嶺雲硯銘
小斧硯銘
連環硯銘
墨藪硯銘
龍尾石硯銘

溜水石硯銘
松花石硯銘
聚星硯銘
仿宋硯銘
墨銘
筆斗銘
筆牀銘
墨牀銘
水滴銘
解錐銘
平鑿銘
算盤銘
方勝合銘
(墓表十四)選二首原三首
內務府郎中黃鐘姚公墓表
中議大夫賜三品服肯園鮑公暨配汪淑人墓表

(逸事十五)選二首 原紙二首

曹宗丞逸事

記李守敬事

(傳十六)選四首 原十首

懌堂先生小傳

怡軒老人傳

棗強知縣任公傳

蘭圃舒公家傳

第五卷 原上編卷十六

(墓誌銘十七)選九首 原二十五首

都察院佐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誌銘

前刑部侍郎松圓李公墓誌銘

戶部陝西司員外郎季荀馬公墓誌銘

江蘇布政使司布政司場堂方公墓誌銘

廣東順德縣知縣鶴庵馮公合葬墓誌銘

憲宏王公合葬墓誌銘

副榜貢生敬涵雷公墓誌銘

伯兄晴湖公墓誌銘

劉文定公配許夫人墓誌銘

(祭文十八)選一首 原二首

祭四叔母文

第六卷 原下編卷一至下編卷八

(御覽詩十九)選一百三十一首

本卷載一百二十八首 原二百九十七首

恭和御製邃亭行宮對雨三首元韻

恭和御製晚荷元韻

恭和御製山店元韻

恭和御製朝嵐元韻

恭和御製雨獵元韻

恭和御製霜元韻

恭和御製山月元韻

恭和御製喜雨十首元韻

恭和御製春仲經筵元韻

恭和御製至避暑山莊卽事得句元韻

恭和御製出古北口元韻

恭和御製留京王大臣奏報得雨詩以誌慰元韻

韻

恭和御製山莊卽事元韻

恭和御製賦得臨風可錦得當字元韻

恭和聖製過清河元韻

恭和聖製路雨喀喇河屯道中元韻

恭和聖製清舒山館元韻

恭和聖製有真意軒元韻

恭和聖製咏荷花元韻

恭和聖製宜照齋元韻

恭和聖製對荷花元韻

恭和御製賦得吉人辭寡絨字元韻

丙子春帖子四首

二巡江浙恭紀三十首

西域入朝大閱禮成恭紀三十首

聖駕東巡恭謁祖陵歌辭十篇謹序

聖駕臨幸翰林院錫宴仍以張說東壁圖書府

五律字爲韻臣昫分得國字

侍宴重華宮聘句賦詩蒙賜三清茶瓊恭紀二

首

賜硯恭紀八首

翰林院侍宴聯句賜硯恭紀二首

第七卷

原下編卷八至下編卷十二

(御覽詩十九)選一百二十一首

木卷載一首 原二百九十七首

恩賜四庫全書館哈密瓜聯句恭紀一百五十

四韻

(三十六亭詩二十)選一百五十四

首 本卷載一百三十九首 原四百九十五首

自題秋山獨眺圖

雁

和蒙泉秋感

張烈女詩并序

雜詩三首

歲暮懷人各成一咏八首

擬古二首

寄贈露園四首

與蒙泉閣長河志因出所作州乘餘聞見示題

二絕句

讀蓮洋集四首

京邸雜題六首

孤桐館

槐安國

生雲精舍

閱微草堂

綠意軒

三十六亭

戲贈曲江二首

和蒙泉有感二首

卽景二首

與周開章圍棋遂成長句

送郭石洲歸洛陽

羅酒歌和宋蒙泉

題潘南田畫梅

送內子歸寧

瓦橋關

陳簡肅公墓下作

過景城憶劉光伯

壬午順天鄉試分校硯

王菊莊藝菊圖

友清軒新種梅花正開率成禁體四首

仙遊道中曉起題壁

題從姪虞惇試帖

寄壽徐筠亭先生

辛卯六月自烏魯木齊歸囊留一硯題二十八

字識之

松巖老友遠來省予偶出印譜索題感賦長句

辛卯十月再入翰林戲書所用王井硯背

有以八仙圖求題者韓何對笑五仙旁觀而李

沉睡焉爲賦二詩

重閱秋林覓句圖俯仰慨然因題二絕句

送汪劍潭南歸

醉鍾馗圖爲曹慕堂同年題二首

斷碑硯歌爲裘漫士先生作

追和先師介野園先生詩扇二首

寄示閩中諸子六首

題吳香亭古藤詩意圖

題同年謝寶榭小照

胡子同旋粵乞詩爲其母壽因作長句卽以贈

別

自題校勘四庫全書硯

寄董曲江

題黃莘田硯

汪水部啓淑綿潭山館十詠

葆真堂

訶庵

翠香閣

律素書廳

息軒

嘯雲樓

蓼陽茨室

待月簾

莓逕

澤花腴菜井

定榜後題所取未中諸卷

題伊雲林光祿梅花書屋圖二首

題瑤華道人一如四相圖

題友人畫

覃溪前輩出竹垞西河兩先生像索詩

石庵相圖手書卷子以贈芸楣尙書季子翥升

裝池後芸楣題爲成四絕

汪氏雙節詩

銅雀瓦硯歌

爲墨卿題扇

書灤陽消夏錄後二首

題蔣春農舍人寄硯

寄懷蔣春農舍人

送朝鮮使臣柳得恭歸國

鐵冶亭玉閨峯兩學士聯床對雨圖

容城陰孝婦詩

題青花硯

蜨翅硯二首

題曹慕堂中丞所藏虬仙山水

題汪時齋副憲剪紙小照四首

懷朴齊家

爲伊墨卿題劉文正公墨蹟二首

朝鮮貢使吳搗之與陳子聞之蔣子秋吟互相

唱酬用梁陳賦韻格以次押用不揣衰老同

作一章

張南華先生夏木清陰圖爲伊墨卿題

以日本扇贈承恩監正因題八韻

題田綸霞司農大通秋泛圖爲馮鷺庭編修

馮實庵侍御繪種竹圖賦贈

次奇麗川中丞寄菊圖兼示積慶亭明府二首

嘉慶丙辰典試春闈呈同事諸君子二首

蘭花牡丹合幀二首

蔡貞女詩四首

吳烈婦詩二首

第八卷

原下編卷十二至下編卷十六

(三十六亭詩二十一) 選一百五十四

首 本卷載一十五首 原四百九十五首

題汪銳齋蕉窗讀易圖

李墨莊登岱圖

題田芸甫鏡屏三首

吏部藤花詩爲王閔峯少宰作

戊午二月八日同人小集合十五人得一千零

四歲竹軒記之以詩因次其韻

伊雲林光祿右手寫經圖

題蘆溝折柳圖送伊墨卿出守惠州

松園詩學放翁爲題八韻以質東國之學者

壬戌會試閱偶作

石匣城

宿密雲縣作

宿板橋三官祠二首

(南行雜咏二十一)選五十三首

原七十五首

督學閩中十月初八日出都作二首

却寄舊寓葛臨溪姚星巖王觀光吳惠叔四子

盧溝橋

涿州過巨馬河相傳此水不出橋下遇橋輒潰

而旁行

雄縣題館舍壁二首

趙北口

河間太守郊迎賦贈

單家橋道中贈驛卒

宿阜城懷多小山

德州夜悼懷亡友李秋厓國柱成二絕句

留別平原縣令夏清溪

過齊河縣入山

由杜家廟至張夏山路崎嶇戲爲六韻

曉發泰安距泰山二十五里不及登

訪李西軒前輩故居謁其尊人悽然成咏二首

紅花埠

十一月初一日渡黃河

揚州二絕句

金山寺

小除日丹陽舟中示幕中諸友二首

盤門舟次別申圖南時申圖南公車北上

蚤蝨

舟至嘉興擬謁香樹先生

以詩投諸友索和竟曰無耗走筆戲促

忻湖佑申東田各以和章見示春礪詩亦踵至

疊前韻謝

舟中借諸友小飲倒押前韻再惱春礪

春礪和詩又不至再倒疊前韻戲促

富春至嚴陵山水甚佳四首

釣臺有感

灘河謠八首

解嘲有序

衢州登岸題江船

過嶺

建陽城外謝疊山賣卜處

麥坑夜泊

將至福州二首

(烏魯木齊詩二十二) 選七十二首

原一百六十首

烏魯木齊雜詩

(館課存稿三十二) 選一十六首

原七十二首

山梁悅孔性

無絃琴

澹雲微雨養花天

月印萬川

花缺露春山

殘月如新月

杭香等炊玉

秋水長天一色

山水含潯暉

秋風生桂枝

月到天心處

行不由徑

指佞草

其人如玉

雨中春樹萬人家

屏風燈

(我法集二十三)選一十四首原九十五首

高山流水

又一首

細雨濕流光

山虛水深

風暖鳥聲碎

江山數峯青

芝蘭之室

寒蟬

誦詩開國政

鏡花水月

以鳥唱春
以蟲鳴秋
首夏猶清和
既雨晴亦佳

紀曉嵐詩文集卷一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墊先氏選輯
會稽蔣抱玄著超氏點校

賦一 選七首

聖駕東巡恭謁祖陵賦

謹序
原上編卷一

臣聞祭不欲數，所以深致其尊嚴；祭不欲疏，所以時通其親愛。祖功宗德，必申報以精禋；春禘秋嘗，皆合符於天道。望人制禮，其義詳矣。至於柏城山殿，閱千歲之金鏡；儀馬靈衣，護萬年之玉匣。銜珠僊鳥，精爽長存；繞鼎天龍，萃風如昨。姬宗受籙，初轉祭畢之文；漢氏修儀，屢奏上陵之曲。凡以神軒殷薦，撫弓劍而不忘；原廟瞻依，拜衣冠而申慕。緣情制禮，在古人未；有常期，因事告虔，惟聖主協其天則。欽惟皇帝陛下，純心薦祚，至孝通神。肅肅雖離，已延禱於清廟；元元

本本，更作頌於高山。燕及皇天，揚駿聲以昭德；格於藝祖，告巡狩以明虔。昔於癸亥之年，親移六御；會以仲秋之吉，恭謁三陵。播前烈而有光，飲太和以示慶；禮行樂達，共浴麗鴻，愛著懋存，彌懷對越。但以神宮靜謐，非時不敢輕臨；雲闕森嚴，無事不容數告。洎今闕逢御氣，歲陽回十幹之初；闔茂司辰，是紀際一周之候。本天舉事，將奏鼓以思成；率祖攸行，用翁河而哀對。克昌厥後，緬懷幽館；遺基時邁，其邦復履壽邱。舊邑精符有感，織女星明；州絡所經，真人氣應。昊天其子，三靈叶大順之符；先祖是皇，百福答孔明之祀。且夫帝王之孝，在徧合其歡心；昭格之原，在克揚其大烈。昔者帝出乎震，天符彰元鳥之祥；人始於寅，王氣兆蒼龍之野。百靈受職，降斗宿於黃神；三尺親提，耀炎精於赤帝。金支結蓋，開天而位正中央；玉弩垂芒，闢地而威行東北。挹婁勿吉，全收三蘗遺墟；靺鞨句驪，盡隸二南舊域。元狐授籙，當年屢奮干戈；白鹿呈圖，今日莫非臣僕。自熱河取道吉林，續舊服也。燕

犀翼馬，天下稱雄，火帝雲師，先皇教戰。歌爾貉之于貂，公子爲裘，畋渭水之非熊，文王卜獵，舞昭七德，未忘開國威靈，詩詠四黃，不廢乘時講肄，豺方祭獸，弓矢斯張，鳩始爲鷹，尉羅可設，非惟以充乾豆，備享祀于神明，實亦克詰戎兵，用覲揚夫光烈，合圍十九，繩祖武也。若乃黃祇孕氣，肇王迹於神泉，青帝含精，闢奧區於吉土，天地長男之位，鬱嶽居尊，山河兩戒之交，蜿蜒勢，華胥神母，實感虹生，申甫名臣，亦緣崧降。流泉相度，迹追築室之初，喬嶽懷柔，體頌時巡之日，望祀長白，溯王業所由興也。至於書銜木鳳，號渙明堂，竿揭金鷄，星空貫索，引年尙齒，示孝弟而涵柔，賜爵蠲租，宜民人而嘉樂，根荂暢遂，蕪釐官德產之精，風雨和甘，滲漉達桐生之氣，歌傳沛邑，兒童俱奏三侯，酒置南陽，父老齊呼萬歲，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况乎廟中境外，仁孝同源，神主民依，天人合契，流通一氣，將合識以知歸，格被萬方，自敷天之不應，虞廷饗保，王母貢其玉環，周道尊親，越裳獻

其白雉。帝車東指，兩都之輦道方通，天馬西徠，萬里之流沙已被，正似鳴球來格，感獸舞以徵祥，亦如大糴是承，載龍旂而恐後，又所謂孝治天下，不遺小國之臣者矣。夫周書作訓，禹跡方行，商頌登歌，湯孫奏假，思文后稷，推祖德於陳常，明昭有周，播王權於式序，莫不形容美盛，震耀古今，臣幸際聖朝，備員翰苑，西崑載筆，本緣文字蒙恩，東壁觀書，惟以詠歌爲職，其敢不竭其庸末，揚我休明，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伊世德之作求，卜靈長之受祐，襲氣母以樹元，奠柔祇而拓宇，推開基之有自，周詠生民，緬降福之無疆，商歌烈祖，二京並建，鴻都永峙於東西，九廟常尊，世室不遷，夫文武道光玉券，旣垂統於來茲，神闕珠邱，宜薦馨於終古，衍蒼牙之慶，帝系綿延，彰紫氣之符，聖人作睹，攝提合雉，大揚五葉天聲，夔鼓龍旗，克繼百年靈緒，湖基豐邑，曾殷禮之肇稱，報本橋陵，乃鴻儀之再舉，爾其炎帝司天，赤驪載駕，羲和練日，朱鳥方中，驗六宿之鈎陳，瑤樞指北，占四維之天目，玉輅

巡東。瑞節先行，早戒期於舊國，安輿虔奉，暫消夏於離宮。蓋昭德示和，未舉明禋之盛，而問安視膳，已彰聖孝之崇。則有司隸戒途，土方樹舍，萬騎趨趨，七騶整暇。玉皇絳節，雙龍夾轂，以回翔，金母雲輶，三鳥扶輪以上下。望行殿之崔嵬，見旃裘之奔逐，厥燧底貢，爭看西旅之來，我馬既同，適飭東都之駕。若以荒遠之潛孚，而昭本原之至化也。於是津通析木，地涉幽都，躡分箕尾，星帶龜魚。井鉞參旗，摩坎宮以東轉，軫收房駟，臨丑位以斜趨。經過毳幕，甃城，重拜雙雙之豹尾，漸至白山黑水，新瞻九九之龍車。大獮治兵，時維八月，陳師鞠旅，王用三驅。貔虎熊羆，赫矣聲靈之震疊，風雲蛇鳥，依然開創之規模。夫其兩廣舒張，六花奇正，立萬馬而不嘶，列八門而聽令，象祖宗之俟天休命也。陣分鳥翼，圍合魚麗，方總干以山立，俄鳴鏑以風馳，象祖宗之應運興師也。弧直星狼，芒摧天狗，批蒼兕之千斤，捩奇鷁之九首，象祖宗之滌蕩九有也。三品既登，五豸斯取，爰解網以示恩，咸止歌以

有序，象祖宗之永清大定，修文偃武也。別有犀手成羣，鯨波無際，禮陳大獵，橐楊柳以登蠶，頌奏多魚，取鱧鱮以供祭。忽來忽往，鼉鼉若駕其橋梁，一縱一橫，鵝鶴宛成其陣勢。聚跋浪之雄材，角凌波之精銳，儼然見泛鴨綠，蹙覺華而兩平東裔也。爾乃臨產祭之長江，環采珠之巨澤，睇龍戰之大荒，緬鷹揚之舊迹。依稀水滸，亶父營居，髻髯夕陽，公劉卜宅。穆懷祖烈，紆清蹕於吉林，遙答神休。薦嘉筵於長白，是蓋創業所由，發祥斯在，蟠地脈以尊嚴，聳神峯而礪礪，惟聖帝之將興，闕靈區以相待。隋山有頌，等於望秩，燔柴祀事初行，亦似先河後海。乃發肅慎，乃向遼陽，周原膺膺，殷土芒芒。抵東北以回鑾，翠旌容裔，指西南以移蹕，玉軼鏗鏘。鴻雁聲多，下千林之黃葉，鯉魚風起，落九月之丹霜。翠柏青松，忽遙瞻夫靈殿，華旗芝蓋，乃遠涉夫崇岡。守以熊羆，浮五雲於空碧，望如龍虎，接一氣於青蒼，是鼎胡之所在，而烏號之所藏也。天子於是召宗伯，命太常，陳廣牡，列大房，以妥以侑，或

肆或將奉鬱金以裸地，燔蕭火以求陽，薦兩敦而親
盟，格四聖於同堂。推始祖所自生，則義通於禘，當季
秋而有事，則禮近於嘗。洞洞屬屬，穆穆皇皇，蓋溯帝
馨之淵源，重來告潔，因追宗周之謨烈，以次升香。繼
謁福陵，載瞻天柱。肇承帝寶，戰楡岡而興師，怒奮天
弧，翦崇侯而整旅。白旄黃鉞，當年屢震天威，玉戚朱
干，今日猶陳武舞。嗟然太祖之指揮率土也，昭陵肅
穆，隆業嵯峨，虎賁三千，傳盟津之作誓，降蕃十四，憶
貞觀之揮戈，澧水攸同，澤在都人士女，昆臺既去，功
存大地山河，穆然太宗之勳業不磨也。斯時也，祖義
本仁，化神氣盛，萬國合歡，一人有慶，禮成福備，已符
百順之名，孝享吉蠲，允協九如之詠。蓋列祖經綸草
昧，貽此珠囊，而皇帝提挈天綱，握其金鏡，思前烈於
丕承，感遺模於執兢，愼聞優見，意蠲潔以常通，崇德
報功，情纏綿而莫竟。秋霜春露，永懷十載之誠，玉瓚
黃流，乃致一朝之敬。由其馨香之昭事，仁孝純深，所
以典禮之重光，後先輝映。是知奮武揆文，不遺藩裔，

觀民設教，遠歷山川。出紫塞之嚴關，荒綏五百，紆青
羌之巨野，道路三千。木葉峯頭，共瞻玉斧，松花江上，
亦拜華旂。固由宣天子之聲明，朔南俱暨，實則推祖
宗之仁愛，中外無偏。至於彤庭啓，丹詔傳，天膏沛，愷
澤綿。肆夏一歌，王風胥洽，由庚既奏，和氣畢宣。祝保
定者答鹿鳴之什，式燕樂者咏魚藻之篇，型仁讓者
眉壽介公堂之酒，蒙樂利者曾孫守原隰之田。培本
支於百世，頌天子於萬年，又孰非推恩之所必及，廣
愛之有由然？夫岡陵三壽，祀先致祝於作朋，河岳百
神，洽禮歸原於允保。孝孫有慶，集主祭之嘉祥，上帝
居歆，荷配天之靈造。詠徂賚於皇王，知受釐於祖考，
不煩不怠，萬福來同，是繼是承，一人有道。雖蔡邕一
議，未足測其精微，光武三巡，不能較其多少。又何論
元都洛北，金莖碧瓦之尊崇，法駕河東，甲帳珠簾之
祈禱。乃作頌曰：「寢廟迎神，圓壇配食，四氣薦和，九
成象德，如見如聞，既匡既敕。矧伊遺弓，闕茲靈域，精
爽斯憑，瞻依何極？於皇聖祖，孝思維則，三賁鑾輿，巡

於舊國。受福穰穰，時萬時億。皇帝奉先，有嚴有翼。松柏親瞻，車徒再飭。載執鸞刀，載升黍稷。有穆其容，有愴其色。神保是響，馨香不忒。湛恩旁推，祥和充塞。侯甸要荒，東西南北。四海來祭，各以其職。渺彼氐羌，亦歸銜勒。慕我王道，無反無側。唐鼓歌謠，渾邪屏息。抱蜀不言，未戰已克。化馳若神，孰窺孰測。孝治既昭，萬理自得。臣作頌聲，匪文匪飾。樂石精鏤，億年不泐。

書雲物賦

以登臺占驗用紀嘉祥爲韻
併序 原上編卷二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而歷代相承，用爲冬至之典，豈以邱明所紀，在日南至之下歟？抑以氣動於下而象成於上，事驗於後而幾見於先，發生之始，尤考驗之最切者也。謹據此意而爲賦曰：

握乾樞以正位，奉天道以欽承。構靈臺以遠眺，命太史以時登。躔次無愆，既測星辰於常度。希微有象，亦占氣色於先徵。凡以禳祥之至，必有睽兆之興也。爾

乃陰陽遞運，節序相推。觀象於天，各順四時之中候。履端於始，尤詳半子之初開。蓋暖律潛吹，欲蒸黍谷。微陽漸達，已動葭灰。地氣上升，因成雲以糾縵。圓靈下感，宛有物以昭回。舒卷無心，雖異常占之辰次。吉凶可驗，非同偶化之樓臺。九野分躔，因觀文以察變。五行異性，用數往以知來。則有子韋測候，裨靈司占。黃鍾既動，赤管斯拈。指氤氳以馳望，極寥廓以高瞻。或成文而不亂，或錯采而相兼。別方州於遠近，察形色於毫纖。蓋如周禮之命官，五雲有辨，亦似春秋之載筆，一字必嚴。是皆窺彼先幾，存爲後驗。示祥示禔，宛明兆於善龜。宜避宜趨，悉預書於鉛槧。天人之感，通諸山澤之精神。效法之心，察及煙霞之光艷。非但庶歌於八伯，將傳復旦之章。實同取證於九疇，用慰庶徵之念。彼夫封中起白，競奏祥符。鼎上凝黃，侈陳歌頌。皆後代之所矜，非聖人之所重。孰若箕星應候，精占驗於陽雲。子月起元，求端倪於天統。載諸史氏，非同讖緯之言。觀彼天文，更廣璣衡之用。是知聖主

謹微，明王慎始，氣機先見，知有驗於將來，消息相通，早預窺於初起。彰其五色，各因物而命名，治我百官，將以雪而爲紀。丹鉛謹錄，等諸三篋之書，黼辰敬陳，譬彼十輝之眠。誠以觀察之深心，而致邳隆之上理者也。至天子陶握絲字，籙授蒼牙，運神功之布濩。以至治之休嘉，卜太平之慶裔，歌帝世之光華。咸五登三，方茲無咎，出十苞九，莫之或加。用能彌綸天地，含吐嘉祥，闢北闕以端居，庶凝紫氣，至南郊而有事，瑞炳黃光。史不緝書，識精符之感召，天不愛道，卜帝祚之綿長。伊從龍之有願，思捧日以俱翔，敬抽毫以獻賦，頌聖德之無疆。

春水綠波賦

以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爲韻 同上

春回南浦，凍解東風，流漸拍岸，遠水連空。千疊微波，映韶光而駘岩，一痕新綠，浮暖溜以沖澗。漲細浪於桃花，紅英乍落，霧生煙於芳草，碧色相同。當其流雲乍破，宿霧微橫，雁奴驚曉，鳩婦呼晴。白舫青簾，柔櫓

數聲船過，紅衫烏笠。畫橋幾度人行，茵蔯半垂，漾日華而欲動，玻璃一片，隔樹影而偏明。至於雨濕蘅皋，霧垂芳泚，漠漠輕飄，濛濛未已。排來雁齒，煙迷九曲，長橋染出鴨頭，岸長三篙新水。分數行之雲樹，淡墨初勻，映幾處之樓臺，揉藍相似。別有習習柔颺，層層軟浪，鏡面新磨，鞞文細漾。一池吹皺，依稀碧靨玲瓏，六幅拖來，髣髴青羅飄宕。洛神欲拾，迷翠羽於洲中，湘女出遊，蹙魚鱗於水上。若乃暝色銜山，夕陽低岸，歸鳥相呼，殘霞欲渙。一灣柳色，遙垂官渡，低迷千里，楓林不盡清流，淼漫關山何處，淒然遊子之一方，煙水無涯，渺矣勞人之三歎。尤其贈勺藥而情深，悵楊花而目斷者也。嗟呼！春流瑟瑟，春草離離，河梁錄別，瀟岸相思，懷遠人於長道，照孤影於清漪。伊徘徊而不見，羌獨立而何爲？乃爲歌曰：『幽渚多芳甚，長天杏碧雲，一雁可憐橫極浦，雙魚莫惜寄回文。』又歌曰：『掠波雙燕子，浴浪兩鴛鴦，春思今如許，春情那可忘？一水誰云難得渡，七襄何事不成章。渺江流之

無極，與遠夢而俱長。」

荷露烹茶賦

以勝情韻事合補茶經爲韻 同上

伊荷蓋之亭亭，承露華之晶瑩，含新碧而澄鮮，漾微波而不定。涼生殿閣，空明足滌夫煩囂，清帶煙霞，含咀彌增夫佳興。銀塘流潤，靈津之滲灑方濃，石鼎烹香，別調之氤氳殊勝。觀其希微有迹，沾灑無聲，曖曖上浮，夜氣涵空以虛白，泠泠下墜，雲漿化水以輕清。譬以醴泉，尙未離乎泥滓，方諸甘雨，似更得其精英。飲其皎潔之風，已堪延爽，雜以芳馨之味，倍足怡情。爾乃蓮渚橫煙，桂輪低暈，花花映水，一灣碧玉淪漣，葉葉含滋，十里綠雲遠近。掬纔盈手，儼金掌以高擎，圓自如規，訝晶毬之轉運。雖非去天尺五，仰承雲表之神膏，居然在水中央，遠絕世間之塵垢。松花爾氣，試旋煮以清泠，雷莢冰芽，覺莫名其風韻。則有活火初煎，瑞雲新試，素濤乍瀉，宛然白乳之凝花，綠脚輕垂，猶似青錢之滴翠。貴甘貴滑，性本相宜，以色以香，

美無不備。餐同沆瀣，殆欲化於虛無，沃勝醍醐，更不參以膏膩。瓊漿滴瀝，何須玉屑相和，芳潤依稀，亦似木蘭所墜。浮華沈沫，忽思對雪之清吟，回味生涼，無取添酥之故事。於是縷泛銀絲，膏鎔金蠟，沸聲乍起，滑流圓折之珠，水氣潛濡，潤滴方諸之蛤。雖受人間之煙火，高潔自如，本爲花上之菁華，芳鮮微雜，味含澹泊，醇醲與辛烈皆非，氣得沖和，苦冽與甘寒相合。飄飄意遠，都忘溽暑之蒸濡，習習風生，但覺清虛之吐納。夫井華朝汲，既有前聞，雪液冬煎，亦傳往古。茲茗椀之閒供，獨蓮塘之是取，張而似蓋，以仰受而得多，圓者如盃，惟中虛而能聚。天廚品味，又新之記猶遺，中禁傳方，鴻漸之經宜補。况乃委素流甘，露本仙人之酒，中通外直，蓮爲君子之花。毓卉木之香靈，是生瑞草，淪心源之益智，夙昔眞茶。和內調神，氣相資而得益，漱芳瀝液，味交濟而彌嘉。非如瓊爵銅盤，惟講求於方術，亦異蟬膏風髓，但矜尙以奢華。彼夫寶甕之壇，荒唐無據，丹邱之國，附會不經。孰若翠釜承

來，液化雲英之水，金芽煎試，膏凝天乳之星。感召嘉祥，五色先徵，其獻瑞和平血氣，萬年即可以延齡。伊火齊而水潔，得虛澹而神寧，固將澄其靜虛之體，而遊於物穆之庭。豈若論茶源者，意取諸悅口，辨水味者，智止於挈瓶也哉。

綵勝賦

併序 同上

花勝之來舊矣，諸書所說，厥狀靡詳。荆楚歲時記，謂如瑞岡金勝之形，以意度之，其式當如同心結，今所稱綵符者是。特今用於重午，古用於春日，且立春飾以花鳥，人日飾以人形，爲異耳。宋人亦曰銀旛，又有綵繡新剪綠楊絲語，蓋或裝以銀，或綴以柳，其實一物也。謹約略形似而賦之曰：

溯遺聞於前代，降寵錦於新正，集華簪而肅列，出綵勝而分擎。熨碧裁紅，風鳥銀旛以乍動，蹙金結繡，春隨玉剪以潛生。頒賚有時，蓋遵循乎典故，規模盡巧，亦潤色乎昇平。原夫剪花舊事，曾記東宮，戴勝仙裝，

夙聞西母。歲時有記，初行荆楚之間，歌詠相矜，大盛隋唐以後，合以纂組，象有取於同心，儷彼簪纓，義亦貴其耀首。作衣冠之章采，爲物雖微，備朝會之儀文，其來已久。爾其爲制也，或以銀塗，或以金釵，或仙蛾五色，抽來園客之絲，或雲錦七襄，織自天孫之手。或方圓成象，金刀宛轉，以爲裁，或經緯互纏，綵縷紛綸，以相糾。或黏以鳳髓，紅翻朶朶之花，或貼以鮫綃，綠染枝枝之柳。爾其爲狀也，玉圭半掩，露其斜銳之端，金鎖雙關，貫以葳蕤之紐。依稀疊炬，鬪兩角以居中，彷彿連環，抱重輪而爲耜。層層牙錯，穿來百道縱橫，面面觚稜，凸起四旁左右。其翹而立者，如迎春之綵樹，植於玳瑁之筵，其委而垂者，如獻歲之青旛，銜在蟾蜍之口。此其形模之似，可爲歷歷以相推，而其文飾之殊，猶未一一而悉剖也。爾乃蒼龍御節，青鳥司晨，玉樓嚮午，珠斗回寅。及元旦以裁繒，頒來中禁，趁東風而插帽，賜徧羣臣。當百花放暖之時，剪繁花以儼肖，值衆鳥向陽之日，寫語鳥以如真。宛栖神燕於

釵頭，雙飛上下，似落宮梅於額畔，五瓣鮮新。此花鳥之勝，用於立春者也。若夫律吹太簇，陽已生三，砌長仙萼，葉纔抽七。諸陽在首，故以戴於首者，順陽氣之發生，七日爲人，故以象夫人者，祝人身之安吉。踐形惟肖，貴爲萬物之靈，其體而微，巧備五官之質。其飾以綵也，斑斕互暎，居然衣錦之光輝，其綴於勝也，膠漆相依，亦似斷金之儔匹。此人勝之制，用於人日者也。他如圖畫丹青，或施門戶，裁縫綺繡，亦貼屏帷。薦柏葉與椒花，舅姑是獻，佐蠟鵝與粉燕，親故相貽。處處春風，盛世繁華之習，年年令節，前民風俗之遺。卽其點綴年光，見治平之有象，凡以導迎和氣，期福履之是綏。聖天子至治馨香，太和醞釀，堂廉愷樂，環陳獻壽之樽，典禮修明，肅列迎春之仗，陶姚敦樸，躋而日隆，唐宋虛文，屏而弗尙。所以鏤金剪綵，不闕其奢，華學鳥圖花，莫詳其形狀。花幡寶勝，僅存想像於前，聞金幄瑤筐，詎敢追隨於高唱。

仲春上丁習舞賦

以上丁習舞宣導陽和爲韻 同上

播五色以成文，行八風以諧暢，伊不亂而不好，若相靡而相盪。律通於數，當葦甲之初分，舞動其容，應句萌之向上。導迎生氣，取諸二月之夾鍾，感召天和，順彼四陽之大壯。爾其太偉御節，義仲占星，芽抽草木，暖入林垌。春者蠢也，各抱向榮之意，卯者冒也，已成奮地之形。出滯宣幽，正開冰於初吉，分行設綴，爰陳舞於諸俗。進退雍容，旣象周旋之風雨，發揚蹈厲，亦隨方震之雷霆。月有三旬，而正始履端，莫先於上，天有十日，而先庚後甲，惟取於丁。則有王者親臨，羣工畢集，循序以登，肅容而立。董其戎於樂正，羽籥旣持，備其禮於先師，豆籩載執。八音有節，俄旋雅度之翩，四隙潛通，早有祥颺之習習。爾乃鑿以鯨鐘，擊以鼙鼓，初三步以見方，儼八行之可數。紛陸離其采繒，倏飄搖其白羽，皇取象於鳳儀，施寓形於獸舞。乍舉袖以竦身，或總干而示武。教於國子，俾著往以飭歸，詔我舞師，亦周規而折矩。若乃咸池以下，大武以前，百王典則，六代宮懸。一成以及於再成，鳴鑣示節，六

變以終於九變，合樂相宣。象治功以有作，順時序以靡愆。亦有資於長育，寧徒悅其便娟。此司樂所傳，分隸周官之籍，而仲春所肄，特書月令之篇者也。且夫制作之原，天人之奧，理有相因，事非獨造。夏維丁亥，設綴兆以踴躡，虞以壬寅，入學宮而舞蹈。前王創始，皆乘春令之發生，後代承流，用作陽和之迎導。豈如優伶雜選，空駭愕於題旌，與夫巫覡婆娑，但流連於執籥。我皇上裁成天地，驅馭陰陽，鳴太平之盛，奮至德之光。文治昭明，奏韶箎而容裔，武功震疊，用于戚以宣揚。伊鏗鏘而鼓舞，久周浹而旁皇，所以上蟠下際，氣淑年和，兩階既格，七德載歌。固將樂御德車，合八荒而運量，天覆地載，統萬象而包羅，又何扶來之足貴，而大卷之足多也哉？

羞以含桃賦

以時果早成寢廟先薦爲韻 同上

維獻新之舊典，寓致孝之深思。既升香於嘉穀，復薦果於良時。伊含桃之初熟，佐秬黍而登之。其物雖微，

非以難求而貴重，其成最早，實以先得而珍奇。采彼園林，適在長歲之節，進諸寢廟，因當仲夏之期。懿夫錯落千枝，勻圓萬顆，質耀丹砂，精藏朱火。綠形取似，被以樺實之稱，因物爲名，是曰鶯含之果。香甘居最，故爲禽鳥之所銜，饗祀以時，諒亦神靈之所妥。可羞可薦，良有貴於芳鮮，爰取爰求，固無嫌於纖瑣。爾乃夏令方奇，薰風乍煥，結子初成，摘芳及早。朱英點點，望如春圃之花，丹實紛紛，剝似秋場之棗。貢來蓉闕，爭看掌上真珠，擎出筠籃，錯訝盤中瑪瑙。豈但廚名櫻筍，供燕樂於昇平，將同膳用膏膾，薦馨香於祖考。是以薦其時食，綏我思成，以嘗新之令序，感孝享之真誠。出上蘭之嘉種，佐清廟之粢盛，伊相隨而並進，若得介而始行。瑩之以漿，無藉甘肥之潤，雪之以黍，寧分貴賤之名。爾其肅穆神軒，森嚴靈寢，四時之序，正當小變之餘，百果之中，貴此先登之品。風枝低處，初摘青林，露葉承時，微含紅瀋。捧來御苑，園官深致其恭嚴，升彼几筵，祝史彌增其謹凜。因時而舉，先王

之禮斯存，未祭不嘗，孝子之心可審。且夫尊崇之制，禮戒繁文，禮祀之精，理歸典要。落其實者，適當蕃秀之初，達其誠者，匪取色香之妙。所以盧橘雖熟，禮官不采於上林，丹荔雖甘，驛使不通於南徼。略似采蘋之可荐，無愧神明，寧同設芟之違經，難登宗廟。我皇上純心受祚，大孝承先，有本有原，禮重明堂之配，不疏不數，制符月令之篇。備隆儀以追遠，因時物以告虔，伊報本而返始，將則地而因天。是以五福祥徵，萬年慶衍，本治斯隆，和氣旁扇。維抱蜀而不言，遂垂衣而不變，卽一物之不忘，知孝思之普徧。彼唐宮故事，徒傳吏部新詩，漢廟虛文，但據叔孫陋見，又烏知聖主之明禮，熙朝之殷荐也哉？

雅二 選一首

平定兩金川雅

謹序 原上編卷三

臣聞弧矢之象，易取諸睽，言睽則威之也。啓征有扈，作甘誓，乃稱天用剿絕，襲行天罰，然則聖人並用五

材，以昭七德，其未自絕於天者，恆仁愛不輕剪刈。迨其干命亂常，悖越顯道，而後仗順以討之，故旗縫所指，如雷霆下擊，雖險阻崎嶇，終弗能拒。兩金川者，於三代無可考。漢始通冉駹，置汶山郡。然故址在今茂州，相距五百餘里，則仍邊外地也。於星爲井鬼分野，鶉首之次，介於西南之間，故狡黠有蠻風，而剽悍鈔盜有羌俗。國家幅員廣袤，順治壬辰，隨九姓內屬，六撫三慰，受職納賓，百年來隸爲臣僕，非復前代之羈縻矣。乾隆戊辰，促浸郎卡始與僧拉構釁，執其渠澤旺，王旅徂征，釋兵悔禍。皇上閱其頑蠢，予以自新。越十年，戊寅，鷹眼不化，又潛侵吉地丹多諸部。然同類相搏，私爲攘歎，譬之鼠牙雀角，婦孺詬爭，操挺里巷之間，有司者治之，不足以煩九伐也。封狼生羆，世盈厥惡，逆子索謐木，恃險陸梁。戊子夏，據革布什咱，戕其土官，鳴張日甚。澤旺及子僧格桑，亦忘再造之恩，朋比煽合，圍攻鄂克什，豕突不已。且築壘列砦，角鋒抵觸，顯然欲負隅抗天討，邊帥問罪，果厲鋒格拒，於

是綽斯甲布巴旺丹垠從噶克梭磨卓克采諸部，咸騷然無寧宇。且妄播謠曲，爲吐蕃維州之志。夫強噬弱，巨慝也。下逆上，大罰也。亂氣薰灼，蒼緯震怒。皇上欽承天道，修飭政刑，遂不能復爲二豎貫爰整六師，剪除苞苴，一軍由巴郎拉，一軍由約咱，分途並剿。虎旅鋪敦，蠻拉一部，已躡鼠壤，俘獍父，而索諾木猶敢淵藪逋逃，逞其蜂蠆，窮凶極悖，彌不可容於覆幬。於是重命阿桂爲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等爲之副，稟密書於宸衷，揚天聲於荒徼。分道直入，霆衝飈捲，進克資哩復鄂克什官寨，轉戰而前，遂復美諾及別思滿兜烏八卦，稠僧格宗底木達布朗郭宗大板昭會頭溝諸地。五日之內，蠻拉再平，惟索諾木猶窟穴嶺，萬計死守。阿桂等仰遵廟算，務靖妖氛，桴鼓揚旂，目無險阻。剗絨布，拔羅博瓦，焚熟圍歌洛，扼喇穆喇穆。遂由空薩爾收密拉噶拉木，上憑風磴，下瞰螳旋，皆塚破壤頽，蒼黃莫措。乃盪木斯，取甲索，自基木斯，丹當噶五十里內，賊徒自燬。遂定勒烏圓，扼吭附背，

鼓行而前，仄隘危巒，指揮並下。乃進圍噶拉依大師，合會欽野歎山，若雷鼓轟而天球振也。穴鼠技窮，釜魚路斷，微側徵貳之屬，僞如榮如之輩，咸魄悸骨慄，自歸羅罽。惟索諾木及其逆黨，自知罪嬰不赦，猶閉壘偷生，至七萃奮登，乃壘壘貫索。大愆旣獲，蠻微砥寧，列戍開屯，屹爲雄鎮。數萬年木石魍魎之區，忽斂然而睹白日，於鑠哉聲靈震耀，蔑以加矣。往歲癸亥，我皇上井鉞參旗，戡定西域，繫顛利之頸，械虜屬之尸，懸母寡之首。斥堠屯種，過碎葉，薄葱嶺，黃岡所拓，二萬餘里。其間再亂再平，歲事不過五載，功爲古今所未有。今金川之境，雖不過五百里，金川之衆，雖不過二二三萬人。其地雖近接蜀徼，無星源月竄之遠，然山重水沓，無寸土之坦，仄徑巉巖，一綫穿漏，上入雲下絕谷，往往飛猱側足，飛鳥不越，一夫扼隘，則中黃飲飛不能用其排突。又碉房之制，卽揚雄蜀都賦所謂石闕，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謂邛籠，自昔夷落恃以爲固，憑高密緜，尤猝不易攻。譬黠鼠微蠋，竄匿於密

罇曲竇，抉剔求之，物小而力乃百倍。故漢通西南，能斬竹王之首，而兵未嘗涉其闕。姜維馬忠討羌，故壘乃在今內地。宋嘗一征，旺烈弗利而止。歷代以來，無能深入其阻者。皇上於五載之中，藉場艾旃，繫縛蛟鱉，與平原大野，馳驅決勝者等，功亦古今所未有。蓋曠世偉績，越二十年而再睹也。且古者出師，皆受命於一帥，故曰闢以外將軍制之。惟我皇上命將出師，皆容謨獨運，策形勢於萬里之遠，操賞罰於九天之上，指示駕馭，赴機若神。臣章句陋儒，雖不足測高深萬一，而叨荷恩遇，出入禁闕，仰見軍興以來，皇上宵衣批牘，盱食披圖，或羽書夜至，亦中宵宣授機宜，聖慮勤勞，越五年如一日。知經緯萬端，悉由乾斷，建牙秉鉞之臣，特稟成命，效驅策耳。此尤千古帝王所未有也。然恭讀御製太學紀功碑文，委曲詳明，方諄諄於兵非得已，絕不以武功耀萬世。則聖人之情，與天合契，風霆雨露，因物而施，纖毫無心於其間，益非區區管蠡所能窺見矣。昔唐吳少誠據蔡州，拒命三世，

其地爲中原平土，非有山川險隘之勢，竭天下之力，五十載，僅乃克之。其時韓愈、柳宗元等，猶作爲雅詩，以揚播後代。今聖天子驅馭虎貔，翦除狼虺，通互古不通之險，其事越平淮萬萬。臣忝珥筆，其可不作爲文章，以歌咏休明，顧學殖荒落，詞不副意，不敢自爲撰著。謹仿晉傅咸集句爲詩之例，裒錄唐人舊文，排比倫次，爲雅詩十二章，以賡揚盛烈，昭示來茲。其詞曰：

聖惟廣運，孫仁壽昭融，李三光順軌。韓愈道叶升中。
李懷德畏威，白居易有截海外，元瀚海陰山隱。李商咸若采衛，柳宗其一

蠢茲蕃醜，令狐自悖化字，李潛懷狂房，權德徵風召雨。駱賓皇帝曰咨，李宗念彼遠人，蔣防邊臣申約。李甫

特許自新，常其二

醜類伊何，楊執迷不復，常蛸起蜂飛，王蟻聚蛇伏。孫罪滿惡稔，白居易擾茲邊鄙，王憑依堅壘，楊於險遠可恃。獨孤其三

皇赫斯怒常天威遠震權德輿董我三軍李德裕以昭順

正翻箕宿禡牙杜審言湯鉦宣武吳融豺狼之性元稹觝觸

是務杜牧其四

中簡帥臣白居易命師授律權德輿待擒妖鳥張仲傾其

巢窟張籍虎臣稽首蘇頌虔奉聖謨張九齡天助神兵禹

錫莫敢枝梧令狐楚其五

陰凝雪飛段文山高樹逼王勃登必爭先獨孤因機深

入王駱賓王狼星斂角杜牧雲捲霧消樊衡飛梯衝傾常枳棘

之巢張仲素其二

絕壑憑霄駱賓王瞰臨壁壘常鷗嘯狸號李延冰裂瓦

解樵孫沈既踰絕險羅隱旋即合圍邵馘醜挫兇呂溫無堅不

摧顏其七

威貫風雷楊於陵奔狐竄穴宋星羅四張于公以遏

其唐突獨狐潛火煽燹柳宗雖困猶鬪常衆叛親離

易居白羣兇授首張仲素其八

天威震耀常決勝萬里李遂奏膚功張用調化紀崔

地分輿井李星漢昭回李神功偉績李赫赫

巍巍韓愈其九

諸蕃相屬李延恪奉天常張說視茲兇悖于公往斧其

吭韓愈瞻矚聖朝李光照臨兮盧仁洽好生權德昭德

音兮顏真其十

懷柔百神楊永介福祚張葺祉昭彰王湛恩布濩李

九重獨運段文功成不有李讓善於天柳自天之

祐元其十一

皇天眷命張靈貺昭宣王光宅六合楊於萬斯年韓

孝理承庥崔化成悠久羅九有同歡陸南山獻壽李

其十二

摺子三 選十一首

與陸錫熊同被恩命陞授翰林院

侍讀呈請奏謝摺子

原上編卷四

竊吟等職忝紳書學疎稽古幸遇右文之世瑞彙奎躔同升典校之司光依壁府九重頒賚叨承龐渥之加七略編摩愧乏涓埃之效乃仰蒙我皇上俯垂天

獎，特沛綸言，忽傳鳳詔之褒榮，驚荷龍光之拔擢。晉木天之華秩，階轉三資，換丹地之清銜，班登五品。西崑盛事，卽日喧傳，直觀羣儒，聞風鼓舞。聖主文明之治，自古所無，小臣知遇之隆，於斯爲極。恩榮逾分，感激難名。伏念昀起諸謫籍，重直槐廳，錫熊拔自曹郎，許登黎閣。八軼翔步，已叨再造之仁，三館抽毫，濫預殊常之選。何期金坡舊路，更荷隆施，玉署新除，彌沾愷澤。一時佳話，爲縉紳之所爭誇，千載奇逢，實夢寐之所不及。頂祝而祇深忭舞，省循而愈切兢慚。昀等惟有悉意丹鉛，殫精編纂，文章報國，翼少酬高厚之恩，夙夜在公，益勉竭駑駘之力。

進呈書籍蒙賜內府初印佩文韻

府呈請奏謝摺子

同上

欽惟我皇上化闡天苞，道光地紀，寶緯聚文章之府，呈蔚連珠，神宵闕著作之庭，山標羣玉，九流祕簡，匯學海以同歸，二酉珍圖，啓書巖而畢露。江東舊典，全

徵梅賾之藏，河北遺經，遂效顏芝之獻。方愧太倉之一粟，未稱蒐求，何期敝帚之千金，頻邀錫賚，龍香寶墨，已荷寵於奎章，鳳字琅函，更叨榮於壁府。光生細帙，一時感荷殊恩，彩耀青箱，三館共傳盛事。竊惟樓名韻海，遠肇唐年，編號書林，舊聞蜀國。四聲隸事，自前代而已然，萬卷搜奇，至聖朝而大備。人間流播，久傳藝苑之珍，天上頒宣，彌長儒林之價。兼以蘭臺寶弄，祕在仙都，棗本初摹，貴同祖帖。墨融古漆，眞文思供御之餘，紙疊輕羅，是天祿藏書之副。紫霄丹地，集僚友以傳觀，鈿軸牙籤，付子孫而世守。名題雲笈，一編爲百代之榮，字染天香，四海祇九家之本。龍光彌渥，鳧藻何窮。况昀等幸際休明，叨司編纂，一經授受，偶先世之貽留，七略蒐羅，本儒官之職掌。上應求書之詔，於分原常。濫居受賞之班，非情所料。恩真逾格，感倍難名。惟有努力丹黃，殫心竹素，賜書勤讀，深思玉字之文，古義精研，少免金根之誤。庶幾久餐黃卷，或通脈望之神仙，共照青藜，速藏琅嬛之校錄。

恩擢兵部侍郎仍兼文淵閣直事

恭謝摺子 同上

伏念臣猥以疎庸，仰蒙知遇，推升冊府，幸陪少監之班，簡任兵曹，叨佐中樞之政。恩榮逾格，被雨露之偏多，報稱無由，愧涓埃之莫效。自維短絆，尤切悚惶。乃荷溫綸，彌增光寵，俾兼官於龍學，仍入直於麟臺。特於四庫之中，留司玉宇，遂在六卿之內，獨帶冰銜。實文士之至榮，爲詞臣所罕覩，歡愉何極，銜感難名。臣惟有勉竭駑駘，益殫葵藿，修明軍紀，倍勤考校於五兵，檢閱書林，速戒編摩於七錄。

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

序墨本恭謝摺子 同上

欽惟我皇上道契元苞，學涵義海，儀璘久照，仰建極之敷言，奎壁交輝，驗觀文之成化。功齊疇載，式彰軌度於皇年，理有權衡，惟溯淵源於聖籍。鴻都麟閣，永

懷稽古之忱，螺畫龍書，爰示談經之準。合如符節，遙通道脈以傳心，挈若綱維，特煥天章而弁首。竊惟孔庭刪後，漆簡家傳，秦火焚餘，珠囊代理。自漢氏西京以下，二千年遞有專門，迨宋朝南渡以還，十三部勒爲定本。譬諸坤輿紀地，四爲海而九爲州，同於斗極垂天，六在南而七在北。史繩祖旁徵典故，增信都一帙而莫能，晁公武妄肆抨彈，刪孟子七篇而不得。蓋以折衷既定，故損益之皆非，宜其師法相承，足流傳之不朽。惟是宋無完刻，緣疑邵武之書，明始全鑄，亦僅汀州之板。雖北雍之重校，當時已患蠹蝕，卽常熟之詳刊，近日亦多漫漶。豈非棗梨柔脆，最易凋殘，不如城功堅貞，足行久遠。然而熹平剞劂，七經闕略而未完，正始因修，三體繁蕪而太雜。鄭覃舊石，唐書夙議其乖違，孟昶新碑，晁志亦摘其訛異。紹興御札，僅存禮記五篇，嘉祐官書，竟廢春秋一部。豈若我皇上包羅冊府，宣古義以觀民，綜括儒林，集大成而立制。取其廣布，昔曾鳩攻木之工，期以常存，今更舉斲山

之役。翠珉深鏤，闡明鄒魯之精微，綠字分題，補苴漢唐之罅漏。高立乎九流之上，海嶽高深，夾峙乎兩廡之間，圖球焜耀，鼓鐘鎬邑，與辟雍共仰崇閎，車馬岐陽，視獵碣更爲典重。全刪古註，是爲經以解經，仰囑宸章，僉曰聖能知聖。天地人貫通於一，義炳日星，才學識兼備其三，詞成規矩。在多士得聆至教，應悟微言，知前朝皆少親題，眞爲闡典。蓋太昊龍圖以後，未睹斯文，惟尼山麟筆以來，初逢此盛矣。至於諸儒授受，五經之支派多歧，歷代編摩，三寫之異同互出。鄭康成稽求禮典，疊舉舊書，陸德明哀集釋文，臚陳別本。蔡邕所定，二三策考證猶存，張奐所鑄，四十卷參差太甚。篇章無定，繫辭傳或誤標題，塗乙留痕，武成篇竟存添註，網網相溷，殊疑似之難明。校校同施，殆偏旁之莫別。所以天題戒事，先虛舛譌，御註分行，申言校勘。金閨珥筆，務檢覈之求精，玉署披函，期參稽之得當。元元本本，博蒐前代之書林，是是非非，一秉至人之心鏡。駿文欽定，如對談虎觀之經，禁掖天臨，

誰私改蘭臺之字？蓋延恩投匭，雖一手所專成，而天祿然藜，實衆長之各效。傳諸墨苑，爭摹鐵畫銀鈎，懸在儒門，永奉金科玉律。若夫年開九表，乙夜猶勤，學足三餘，西山仍檢。舜歌庸作，已富有乎篇章，堯棟疑神，多深研乎訓典。經文六十二萬字，皆歸心治陶鎔，御論一百卅五篇，長覺詞源濬發。指撝馬鄭，導文河學海而沿波，檢校程朱，別珠類玉，瑕而得寶。精探窈奧，容思契刪述之初，悟脫畦封，神解出傳箋之外。羲農萬載，古今文貌異心同，周孔一堂，先後望氣求聲。應彼六篇典論，魏文徒侈雕華，或一卷中庸，梁武偶成講疏，貞觀讀尙書之作，纔得二詩，太平定禹貢之文，僅移一字。錄登史牒，亦云則古稱先，持較經筵，誰敢繫多量少。此又冲懷謙挹，睿藻之所未言，而奧旨閎深，儒林之所共睹者也。况乎非常之舉，待其人而後行，久道之成，需以時而彌盛。我皇上貞元會合，實應昌期，日月光華，長游仁寓。歲之紀一章爲始，建元已屆三章，乾之策九數相乘，積算重開初數。軒轅正

名乎百物，書契斯興，伊耆協和乎萬邦，文章彌煥。作人奏雅，當周王壽考之年，教胄陳詩，是虞帝平成之後。梯航路闢，既通殊域而同文，經籍道光，宜樹鴻裁而敷教。天心有屬，預儲染翰之材，民志先徵，久獻勒碑之木。鑄成蒼玉，堂溪典無待摹書，揚出烏金，歐陽修不煩集古。聖涯道岸，從茲識有津梁，地契天符，於此驗如影響。踴瞻寶墨，同知制作之源流，仰睹神工，探頌規模之遠大。允矣是彝，是訓雖湯盤禹鼎，莫之或加，皇哉可法可傳，卽殷序周庠，未之曾有。臣等技慚篆刻，多如無字之碑，學謝校讎，空染不言之墨。叨登丹地，得觀盛典之輝光，喜捧黃封，共拜聖恩之頒賜。糜煤繭紙，欽承典誥之詞，玉軸琅函，永作子孫之寶。遭逢非易，眞爲萬世之一時，補報無從，惟祝九疇之五福。

大學士禮部尚書奉旨議奏安南國

長阮福映請賜名南越摺子同上

臣等公同詳議，竊惟國家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內地督撫，各以所隸地方爲名，外藩屬國，各以所守疆域爲名。所以垂本朝之典章，抑且考前代之沿革，事惟務實，治在正名。考安南古曰南交，周曰交趾，至趙佗竊據，始自稱爲南越王，旋爲漢滅，郡縣其地。今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皆爲廣東西兩省州縣。至五代時，土人曲承美據交州，僅授爲靜海軍節度使。宋太祖開寶三年，封丁部領爲安南郡王。眞宗天禧元年，封李公蘊爲安平王。至孝宗淳熙元年，封李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立國自此始。元明至本朝，封號皆因之，核其疆域，實止南越之一隅，未便以一隅之地，遽以南越自稱。且廣東廣西皆南越之舊地，自漢以來，久爲中國。若該國復南越之古名，名實旣不相符，體制尤爲未協。所有該國長請賜名南越之處，應無庸議。至安南國號，自宋迄今，數姓相承，並無更改。該國長但當恪守藩封，勉修新政，撫輯黎庶，共樂聖世之帡幪，自能永受鴻恩。不在於別易國名，以新耳目，應仍以

安南爲稱，庶於事理允協。臣等謹合詞具奏，是否有常伏祈皇上睿鑒施行。

禮部議奏山東巡撫疏請增設左

邱明世襲五經博士摺子 同上

臣等公同酌議，伏思功存經籍，固當邀後世之榮，典重表章，亦宜有古來之證。左邱明春秋傳，立在學宮，歷代鴻儒，據以窺筆削之義，實爲上承聖訓，下惠儒林，予以世襲五經博士，原分所應得，理所當然。惟是詳核舊籍，司馬遷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則左邱爲複姓無疑，其何以單稱左氏，史無明文，朱彝尊經義考，謂孔門弟子，因避師諱而然，究爲臆說。至其分爲左邱二姓，惟見應劭風俗通義，而未著其何以分。元和姓纂左字註內，稱臨淄有左邱明，後引晉左思等爲證，是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廣韻邱字註內，稱左邱明之後，有吳興河南二望，是其族唐以前已久徙他郡，不在山東。卽以山東之邱而論，姓纂稱太公少

子封於營邱，以邱爲氏。左傳稱邾大夫有邱弱，其受氏皆在左邱明前，皆不能斷其無後。安見此肥城邱氏，必出左邱明？今請立博士之邱明善，但據其現住肥城，遂執爲數千年之祖籍，但持一新刊之家譜，遂執爲六十世之確證。且考其譜內，可疑之處不一，所錄前代詩文，皆不見於古書，其文不合格，詩不諧律，亦如出一手。公議所繫，名器所關，未便因一面之詞，遂爲創立博士。應請旨交該省巡撫學政，詳細覆查，如果確有實據，再行題請。儻難斷其必是必非，則疑以傳疑，仍照乾隆十六年所定，給以奉祀生可也。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訓示遵行。

請敕下大學士九卿科道詳議旌

表例案摺子 同上

竊惟旌表節烈，乃維持風化之大權，必一一允愜人心，方足以示鼓勵。伏查定例，凡婦女強姦不從，因而被殺者，皆准旌表。其狹遭強暴，力不能支，網縛捺抑，

竟被姦污者，雖始終不屈，仍復見戕，則例不旌表。臣愚昧之見，竊謂此等婦女，舍生取義，其志本同。徒以或孱弱而遭獷悍，或孤身而遇多人，強肆姦淫，竟行污辱，此其勢之不敵，非其節之不固。卒能抗節不屈，捍刃捐生，其心與抗節被殺者，實無以異。譬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四體繫縛，衆手把持，強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庭哉？臣掌禮曹，職司旌表，每遇此等案件，不敢不照例核辦。而揆情度理，於心終覺不安。質之衆論，亦多云未允。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同詳議。如憫其同一強姦見殺，而此獨所遭之不幸，與未被姦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使人人知聖朝獎善，略迹原心，於風教似有裨益。如其中果有不可旌表之精理，爲庸耳俗目所不能測者，亦明白指駁，宣示中外，以祛天下後世之疑，是否有當，伏祈訓示。

孫樹馨推陞刑部陝西司郎中謝

恩摺子

同上

伏念臣年逾八袞，職忝六卿，精力漸頹，涓埃未效。自惟衰朽，方內省而多慚，何意鴻慈，尙頻加而未已。前者臣子汝傳，已以寫官之隸，游登州牧於滇南，今茲臣孫樹馨，又以任子之班，旋擢星郎於比部。九重錫福，駢連在兩月之中，三世叨榮，忭慶集一堂之內。捐糜莫報，感愧難名，臣惟有共矢忠誠，互相勸誡。雖曰才同樗櫟，清慎勤亦務盡乃心，明知蹇似駑駘，少壯老惟各殫其力，以仰酬高厚深仁於萬一。

命以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

子少保銜併管國子監事謝恩

摺子

同上

伏念臣燕南下士，河北庸材，仰蒙高宗純皇帝，破格栽培，棄瑕錄用，重登翰苑，共編東壁之圖書，游陟卿班，久典南宮之禮樂，飲沾雨露，未效涓埃。迨聖主之當陽，已微臣之漸老，乃蒙我皇上人惟求舊，曲賜優容，法每從寬，特加矜宥。念愆尤之叢積，時切慚惶，方

悚仄以難安，敢希遷擢？何期鈍質，遽登政事之堂，竟荷洪慈，得預參知之列。而且宮銜寵錫，尤晉秩之殊榮，國學兼司，亦有才之重任。非常遭遇，實夢寐之所不期，逾分恩施，豈捐糜之所能報？撫心自問，銜感難名，臣惟有殫竭丹衷，贊襄黃閣，此諸向陽之葵藿，務盡真誠，不以薄暮之桑榆，稍存懈志。寅清夙夜，益修典禮之三千，策勵精神，冀答高深於萬一。

恭謝恩免河間天津各屬積欠官修大名元城民隄賞給所借籽

種摺子

原上編卷五

欽惟我皇上籌寓延洪，恩膏稠理，事未形而早計，綏甯每預於幾先，惠已溥而彌增，錫賜恆逾於格外。邇以滄瀛之下隲，宿雨未消，兼之魏博之通川，餘波忽溢，疏防迅速，時時上廬，夫宸襟撫字周詳，處處皆勞，夫睿算固已漁莊蟹舍，寂無鴻雁之鳴，月堰虹橋，不長魚龍之舞。而乃天心仁愛，博施寧濫而無遺，聖澤

宏深，子惠有加而靡已。軫念九河之故地，實匯羣流，毘連兩淀之通津，易停積水。前者歉收春麥，正供業已先蠲，今茲甫檢秋禾，舊負又復全免。民力寬紓之後，更遣寬紓，人心和樂之餘，倍增和樂。至於民修隄埝，原出閭閻，官貸資糧，例還倉庾。何意攀菱而舉，錫悉支公帑之金，以及布種而栽秧，均荷溫綸之賜。德音下沛，一時宣布乎陽平，喜氣交融，千里遙連乎渤海。十八屬宿逋盡豁，見施仁之無吝於多，一二邑僻壤亦周，識加惠之不遺於細。先知稼穡，無逸者道自延齡，敷錫庶民，保極者德還歛福。長聽郊圻鄉遂，人歌擊壤之詩，併見僦侏兜離，歲歲進稱觥之樂。

恭謝恩加展賑直隸二十四州縣

摺子

同上

欽惟我皇上澤浹黃圖，恩先赤縣，得大久照，六十年雨露原深，與物皆春，五百里郊圻尤近。賜租加賑，撫綏無不周詳，減賦寬徵，稠疊殆難鏤述。計金粟度支

之數，數比恆沙，論閭閻沾沃之深，深逾滄海。至去年之積潦，經大吏之上聞，彌軫艱鮮，倍關宵旰。省耕省斂，時時垂念，其有無，施貸施蠲，處處預謀，其補救命守臣以履畝，用防一二之或遺，詔農部以持籌，動輒萬千而不惜，積逋盡免，倍充裕其蓋藏，元氣全蘇，業恬熙於耕鑿，乃以多方宣洩，雖無大上之河魚，猶虞幾處飛鳴，偶有未棲之澤雁。深念昔疏積水，惟燕趙爲較深，何緣今請增糧，比魯齊而轉減。丹毫批答，九官咸仰識，皇心黃閣傳宣，三輔遂又沾聖屋。先檢歉收之最甚，賜粟六旬，次稽罹患之差輕，加餐一月。西大陸而東瀛海，一千里膏沐天膏，北潞水而南廣川，廿四邑共蒙帝澤。乍聞溫綽，眞夢寐之所不期，溥洽歡心，非歌頌之所能寫。當綺甲循環之歲，惟祝延年永久，如干支之繼續不窮，值上辛祈穀之餘，所期受福駢蕃，比禾麥之豐穰無數。

表四 選一首 原三首

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

原上編
卷六

臣等奉勅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立鋼維於鼇極，函列雲珠；媿刪述於龍躡，契昭虹玉。理符心矩，絜三古以垂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太清耀東壁之星；懸圃三成，上帝擴崑西之度。文章有象，翠媿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自阜肇圖其地絡。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籀授黃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維孔鮒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讎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

撮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勸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鈿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王，元遷三館之輻；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櫓。莫不前徵邃古，丹壺溯合雒之蹤；毖發空林，青簡狙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添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藁存班固。爬羅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螺丸麻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贖重約，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囿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輿而輶轄，軌順經涂；俵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既丐殘膏；鰲廣彌蕪，百兩篇更珍贖鼎。丹青失膏，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留；或如許綠紉紅，踵駁文而莫悟。蘭臺度貯，多如賄改添經；棗板摹傳，遂至誤尊開本。故祕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讐；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熙累洽，雲

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閱，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惠周融，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瑞席蘿圖，神凝松棟，播威棧於十曲，響震靈夔，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鷲，帝嬌歌詠，已懸九萬瓊樓，臣向編摩，更緝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治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徹於義海，昭陽韶歲，特紳翰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榛楛宜剪，命刊削其譎言，灑液堪珍，勅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百杓之琴，古壘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剩，或有存留，宛委藏餘，不無佚漏，十行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啓獻書之路，逸經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扨舵，孟家東洛之船，玉軼飛鈴，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王棨之所未聞，筍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

紫認槐廳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金鏤濡香，品第詳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讐，別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曠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二而題柱，懷鉛握槩，學官願効其一長，切線割圓，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龍墀，增置鈔胥，競抽豪於虎僕，圖與史並陳，左右粉本鈎摹，隸與蝌兼備，古今絲痕，躡扁曹連什五，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窳良，均稽研於計簿，提綱挈領，畫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棐几筠籬，傳餐徧給於大官，珉糜珠餚，溫鑪圍炭，紋凝鵝鴿之青，朗覽涵冰，色映玻璃之白，花輒入直，地同兜率天宮，蓮炬分行，人到瑯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騰囊帷蓋之餘，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辦，香霏辟惡，擁書何止百城，瀋漬險糜，削藁甯惟兩屋，譬入衆香之國，目眩瞀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

神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駭聞見所未曾，實令虎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睿鑒，提玉尺以量才，仰稟天裁，握銀華而照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瑣，卽荷絲綸，務襲完璧。吳澄易翼，辨顛倒乎陰陽，楊簡詩音，斥混淆乎周漢。稗官剿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摘象胥之譌異。醮章祈福，發凡於劉跂之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熙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衢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泊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聖訓彌彰，鑿澄珠磔。詰經忌繫，黜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溯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贗古誣真，五柳之名宜辨。七箴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囊九好，排斥中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香奩脂盞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聖主之品題，立分白黑。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開緘，丹毫親詠。五家易說，歧塗附闢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詳乎括地。前車後鑒，

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儆，洪咨夔跡類探囊，藕玉川之餘瀋。四箴誤註，甯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醜醜，細辨班書，碎腋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毀，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凍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並訂。黨碑再勒，嗟揖盜而開門，權箴彌張，嗤教星而替月。西湖游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贖，蒐舊志於陽安，金刻稀聞，寶遺文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從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愧彼中興，至正刑章，斥其左袒。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鄺註桑書，剖源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逾漢雋之精，經筭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

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徵蘇頌。算窮杪忽，九章研鮑瀚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讖記，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唐遺事，深譏首鼠於宋元曲，洎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結聰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舉詞條而擢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墓。太平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困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卮言，南宋枝談，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鸞之膠，並採郊禱，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

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叱吟之癖。杜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獨斷，咸稟睿裁，懿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繫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儀璘懸耀，揆景躋趨，鏞棧先鳴，聆音腐。黠鐘方警，啓蓬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膏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傳寫相爭，齊炙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於添簪，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如以乾行至健，七旬之念典彌勤，雖照無遺，一字之褒譏恆審，梁騶練士，庚郵遞初寫之函，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爲釜，兼搜刊板之訛，芋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豪釐不漏，戩旁添待補之戈，塗點必

嚴，羅上辨續加之罔。削除不盡，時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指其竟同曳白。明周繼芥，共欽睿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愧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惰，督課雖詳，荷寵邀榮，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梁聯句，聽鳳律之新聲，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祖帖雙鉤，帙簇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擢穎，憾魚子之華牋，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罌翠管，細索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映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錠貯朱提，珍毳豐茸，帕裁白氈。雕盤列釘，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恩，惟以文章爲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爲縮本。曩長庚之紀歲，慶叶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繕，挹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條逾數載。香薰蘭楨，方粗就而未終，閣簞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淪，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繼乃瀆增以四。

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勸總彙之鴻裁，已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人九集之非，嚴汰而寧拘門戶。上沿虞夏，咸挹海以求珠，下采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篋璋分圭合，延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探錄，真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本，總歸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岳，倅此壯

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當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囊螢，識同鬪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逢仙，延緩歲時，僅類鞠通之食墨。仰蒙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簣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寶笈，對軒鏡之澄光，恭進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範狀，若應矩而重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玉。連綿告戒，竚看四奏天閭，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化，帝機還經緯之功，皇極敷言，王路示會歸之準。觚稜雲構，崑峨乎銀榜璇題，方策星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之日月。並五經以垂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忭之至。

謹奉表恭進以聞。

此集中第一篇大文字，蓋四庫全書開館，吾師卽奉命總纂，自始至終，無一息之間，不惟過目不忘，而精神亦足以相副。經手十年，故撰此表，振筆疾書，一氣呵成，而其中條分縷晰，纖悉具備。同館爭先快視，莫不歎服。總其事者，復令陸耳山副憲吳稷堂學士合撰一表，屬吾帥代爲潤色，改就終不愜意，仍索此表，書兩人銜名以進。乃高宗純皇帝明鏡高懸，謂此表必係紀某所撰，遂特加賞一分，咸驚睿照之如神也。今刻八集中，謹識於後，門人劉權之。

露布五

選一首 原祇一首

平定兩金川露布

同上

臣聞威揚星鉞，非螳斧所能支，怒奮雷殛，雖蠶叢而亦闕。應天者勝，定申四冢之誅，恃險者亡，難負三苗之固。故王師仗順，歷百戰而無前，逋寇偷生，終一朝

而就熟。靈夔震吼，西人之膽全寒。雄虺摧藏，南粵之
纓遂繫。恭承睿略，已縛渠魁。竊惟兩金川者，俗帶蠻
荒，人原羌族。金牛關道，爲五丁未鑿之餘。玉斥分疆，
在一水相連之外。九氏雜處，率遺種於冉駹。八國參
居，盡隸名於默啜。路通的博，問唐戍而皆迷。郡接汶
山，出漢封而更遠。蓋四萬八千歲後，至建興始控以
城，而五百六十人中，在嘉靖尚名以寺。羈縻忽絕，古
來徒繫虛名，叛服不常。此輩遂成天性。泊我朝，鶴驤
討罪，初定峨岷。狼種傾忱，全收印笮。桃關置堠，已歸
版籍之中。檀布輸賓，久定臣民之分。百年培養，漸如
奚別東西。兩部區分，遂似宛名大小。沐天朝之雨露，
各長子孫。割蠻土之山川，自成聚落。而乃中山狡獸，
最解忘恩。西部遺羌，從來善盜。苞藏桀點，縱橫黃石
之墟。突肆貪殘，蹂躪青衣之外。吠同蜀犬，忽爭骨以
磨牙。毒類巴蛇，竟孽山而掉尾。往者戊辰之擗伐，玉
弩騰芒。實因郎卡之憑陵，銅頭興暴。乃以驚弦落羽，
鼻不東飛。負矢哀鳴，鵠知北向。天心仁虔，許還松堡。

之師，望度宏寬，容免竹王之戮。凡以綏柔荒裔，俾板
楯之知歸，何期孤負深恩，仍夜郎之自大。爪牙暫戢，
密蓄機心，羽翼未成，轉修舊好。吐蕃嫁女，羈勃律之
歸唐。泝罕釋讎，結先零而窺漢。陰謀未遂，十稔先盈。
遺孽猶存，九嬰彌亂。凶殘有種，索諾木虺復爲蛇。貪
冒無知，僧格桑狐因假虎。沙車構怨，稱戈鄯善之城。
般囑與戎，喋血羅支之帳。四鄰倣擾，月明而軍柝宵
驚。二豎披猖，風吼而戰雲晝起。疊生同室，雖爲蝸角
之爭，境接中原，漸慮犬牙之錯。屢吹毒燄，似聞旺烈
遺風，敢播謠詞，擬逼姜維故壘。蓋兩階干羽，終莫格
其頑心。八陣風雲，自宜申其顯討。乃以邊臣計左，未
能宣布天威。闔帥謀疎，無以欽承廟算。始則印歸印
谷，陽受約而彌驕。繼乃城屬兜題，已失巢而復得。僧
格桑投林斃免，將三窟之重營。索諾木振羽奇鷁，更
九頭之彌點。借降人以弔誅，初同婦嫁維州。留部長
而不歸，正似王囚阿惡。迹其實渠以割地，具有深謀。
足知挾衆以窺邊，終爲後患。敢圖悖逆，僉云罪已通。

天，苟不翦除，深恐勢將滋蔓。皇上是以威湯鉞，迅調銅符，式震軒夔，重開玉帳。乾隆癸巳六月，詔以臣阿桂爲定西將軍，以臣豐昇額、臣明亮爲之副，握虎鈴以命將，星動河魁，引鶴列以陳師，風馳山子，旗分柳綠，滇黔秦楚之兵，糯暎花紅，彭濮微髻之卒。宣明賞罰，令嚴而壁壘一新，簡汰疲癯，氣奮而笳簫倍響。復以禁中羽騎，初時未果從征，因而城上整弧，所向莫爲前導。牙璋飛召，爰蒐健銳之雄，桐鼓交鳴，併簡索倫之衆。攜來飛矢，天邊齊射，狼星倚作長城，闔外甯驚鶴唳。四奇四正，共成風后之圖，九拒九攻，誓覺溫禺之血。龍吟畫角，雪山之亂石皆鳴，馬振連錢，玉壘之危峯欲動。蓋將永清乎邊徼，務在擒王，所以大合乎軍鋒，不辭用衆。星樞高挈，周萬里以提衡，地絡歧分，用三驅而取道。睿謀指示，共瞻軒帝南車，衆志騰騰，齊出益州北部。一軍別駐，俾成窳尾之形，兩路兼攻，各據擣署之勢。山川聚米，已全境之周羅，戈甲揜雲，乃中權之架入。是歲十月，臣阿桂等由資哩諸處

進兵，收復鄂克什官寨。芙蓉淬刃，新軍皆初試之鋒，薜荔懸厓，舊路是曾經之地。絞人宵潰，競自棄爲卬籠，楚幕晨空，俄全清乎甌脫。川原如故，已遷之鄴鄩仍歸，井竈不移，待救之江黃先慰。十一月進攻路頂，宗明郭宗收復美諾，千重鬱嶺，青壁無梯。一綫延緣，黃雲迷徑，當年伏莽，僧格桑藉以潛藏。此日負嵎，索諸木特爲障蔽。崇墉再伐，尙因壘而不降，齊燼重收，竟背城而思戰。機槍燄吐，囂矜之氣方張，睥睨塵昏，格鬪之聲遂合。風生勁弩，平疆犀手三千，雪壓危巒，直接雲梯七百。弓刀爭響，峻嶒之石骨皆摧，樓櫓平頽，睽睨之旄頭倏墮。揚旂搥鼓，一時三逐殘兵，按籍披圖，兩日再收故地。闔其門戶，已椿長狄之喉，撤彼藩籬，早斷匈奴之臂。甲午正月，進攻谷噶了口，初臨寇境，一九早已泥封，橫阻前茅，千嶂都如笏插，蜂房密綴，異敗亡鳩合之餘，虺毒橫吹，正僂倖鴟張之後。銅丸走坂，憑高者藉勢囂爭，石角鈎衣，躡險者排空馳突。弩張劍拔，兩軍之銳氣皆新，雷轉山驚，三鼓之

餘音不竭。喧呼沸地，似翻骨母之潮，煙燄迷天，忽結
蚩尤之霧。戰酣不解，應龍之翼彌張，力竭難支，妖鳥
之巢乃覆。於時臣明亮，亦由赤丹爾思攻破馬尼牙
旂並建，輔車之勢相維，羽檄遙通，犄角之形早據。獨
當要路，既無旁顧之虞，徑擣中堅，益奮直前之氣。三
月，臣阿桂抵羅博瓦，外郛是恃，秦人倚函谷之關，舊
壘原堅，晉帥阻偏陽之國。四峯矗立，高深皆自難窮，
八壘回環，左右多能相救。羊腸詰曲，非一旅所能攻，
蛙徑紆環，乃互軍之並進。分明例隊，數符太乙之旂，
飛矢揚兵，氣壓常山之陣。參差遞起，驚飄警之無恆，
蹊跋橫行，駭枝梧之不定。山精血染，條半化於青燐，
木魅巢傾，遑罷吹其碧火。會以風吹山帶，乍浮迎陣
之雲，水挽天河，預灑洗兵之雨。苦衣夜滑，未利行師，
嵐氣晨蒸，且留養銳。計其時日，正同虞帝之七旬，簡
我車徒，乃及宣王之六月。是月，克色溯普進克喇穆
喇穆，及日則了口，七月，又克該布達什諾木城，及格
魯瓦角諸寨。兩軍夾擊，都如絕地而飛，一隊潛行，忽

似自天而下。四山陰合，霧濃而伏豹爭騰，萬木聲號，
雨急而怒龍奮攫。蠻氍密挂，雖側足以難登，鬼彈驚
飛，終仰攻而不避。丹厓平裂，真彎沒石之弓，翠巘中
摧，如有破山之劍。轉鬪萬峯之下，幾歷千盤，出師一
月之中，因成三捷。兼以橫摧鉤楯，道如刊木而通，因
之徧蒸團焦，勢似焚山而獵。雷能破柱，一聲而斷，梯
紛披，火自生風，四顧而殘煤空舞。地中鼓角，真草木
之皆驚，雲外旌旗，早山川之相望。重巖複岫，巨靈之
蹠齊開，羈魄殘魂，貳負之尸遂滅。然而大軍未合，猶
紆道以求通，黠寇多歧，當出奇以制勝。披榛得路，一
時幾費踣躡，括地成岡，萬里乃蒙鑿照。與天合契，信
必克而無疑，惟聖前知，果圖功而有獲。十月，由日爾
八常噶之下，孛噶爾博之上，取道攻得默格爾進據，
密拉噶拉木，併克凱立葉諸寨。武陽別出，廣漢先驚，
斜谷方開，陳倉徑度。股肱雖在，拊其背而難施，首尾
空存，斷其中而莫救。鼙輪捲地，聲酣而山鬼皆逃，火
繖燒雲，勢烈而沙蟲俱化。三周不注，連逐齊師，一出

井陘，併空趙壁。深林搜伏，旁批蟻穴之柯。高嶺屯兵，徑卓虎牙之帳。乙未正月，克康薩爾。四月，克木思工噶克丫口。山河表裏，勢既居高，谿谷崢嶸，迢尤絕陡。過斯以往，俯攻卽似建瓴，據此而爭，死守亦同奪刃。困猶力鬪，更惑九折之厓，險已難升，兼阻千秋之雪。敵先有備，卽得隙而後投，兵貴乘虛，待不虞而始動。梯衝忽合，易水晨驚，鵝鴨齊鳴，蔡州齊襲。一則遲以兩月，用三日而畢收，一則稽以九旬，越一宵而立潰。要津得據，武牢竟扼其吭，大勢全歸，上黨已居其脊。艱難爭險，頻年幾度待籌，奮迅摧堅，茲夕始爲如志。然而遜克宗者，懸車束馬，我原避險而來，穀弩枕戈，彼尙增埤而守。小能害大，舊聞蜂螿之言，後或乘前。古有螳蟬之譬。五月，旣得噶爾丹寺噶朗噶舍圖柱卡，乃遣臣豐昇額等，銜枚卷甲，曲歷蛇盤，附葛攀藤，直探虎穴。神方助順，霧迷五里之陰，人盡潛蹤，花懸百重之影。一呼忽起，震屋瓦以全飛，諸道交攻，數圍枚而已逼。爾弓爾弩，排圍難施，我斧我斨，鑿垣競入。

豺狼當道，於今忽得全平，魑魅不逢，從此無憂竊發。七月，進攻昆色爾，及拉枯寺喇嘛科爾三寨，蓄則大海，諸處霜濃路滑，未怯山行，月黑風高，最宜夜戰。直摩溝壘，爭看突將先登，已逼門庭，肯聽蠻奴死拒。萬山皆響，立頽鉅鹿之沙，一炬橫飛，遽烈崑岡之火。布金成地，唱林唄而無靈，築石爲居，殲蠻墟而悉掃。六丁雷電，橫驅着甫屆三朝，兩路麾幢，會合着途臨一水。適臣明亮，旣破宜喜之後，亦廓清日旁一路五十餘里，進攻額爾替石真噶諸寨，盡得上下沙爾尼之地。雕旗遙望，欣聲勢之相通，金析時聞，覺威稜之益壯。成功有日，約其紮夫兇渠，乘勝過驅，遂先圍其舊砦。八月，大兵攻勒烏圍，五重危磴，鐵骨含青，一帶洪河，銀濤翻白。高塘揭孽，共成獸角之形，堅壘周環，曾是鷓鴣之地。噶喇依遙資屏障，儼築重關，轉經樓近與毗連，竟成夾寨。潰兵歸保，逆徒猶目蜂屯，大旆臨攻，醜旅依然螳拒。於是鉤連長棧，先防援應之途，緹曳飛杠，預斷逋逃之路。平埋坎窞，竊同韓信囊沙，橫

激雷霆，未許割鄴掘地。長圍既合，俄飛走之俱窮，孤
堞將傾，乃騰凌而並入。金戈晃耀，三千之控鶴齊呼，
玉宇高寒，十五之明蟾恰滿。四圍礮火，中天掣劍缺
之鞭，一片刀光，半夜射望舒之魄。堅城既破，直入齋
令浮尸，窮寇仍追，曾遺樓閣對簿。十一月，進克四里
科布曲安，古噶窩，又克朗阿古則朗噶克丫口，旋
據噶占。十二月，由瑪爾古當噶，取舍齊雍中兩寺，遂
直擣噶喇依，屢征屢下，全成破竹之形，彌入彌深，真
類剝牀之象。迫於頃刻，信幕燕之知危，經以須臾，尚
釜魚之乞活。盤瓠之六男六女，多隨母以歸誠，哀牢
之十子十妻，半繫家而納款。惟茲逆豎，守陴之嬰已
聞，自保孤城，銜璧之迎未肯。旣而臣明亮等，掃清河
西諸處，渡河而來，後路之兵，亦乘勢招撫。嗚呼，其額
特會達，詭寨隨而續至。大軍旣會，一時爍若星繁，列
校爭前，四面圍如月量。雲羅萬里，周陸而飛鳥難迅，
鐵網千絲，截水而游鱗不渡。外援已絕，焉無可寄之
書，內顧無謀，是已窮之技。不降不戰，理難聽其苟

延，且撫且攻，勢將出於生縛。乃乘彼亂，渴無拜井之
泉，爰鼓我師，怒躍射氈之矢。火珠激逝，煙漲成雲，金
磬碎訇，燄飛掣電，戰塵瀕洞，聲喧而地軸皆搖，殺氣
蒼黃，力猛而天梯直上。逆酋索諾木，求生無計，餘息
空存，欲死不待，驚魂半餒。諭之莫省，不爲鄭伯牽羊，
悔亦難追，乃向班超抱馬，遂率其兄弟，涉羅奔甲爾
丸沃雜爾斯丹巴，及兩士婦，與大頭人丹巴沃雜爾
阿木魯緯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偕兩喇嘛，挈所屬
二千餘人，捧印麾前，沈首乞命。夙沙自潰，窟穴全空，
盤索成禽，妻孥並繫。狂童右桎，不留身獍之蹤，孽黨
反矜，未漏鯨鮑之網。剗壕處處，業已焚巢，貫索纒纒，
非同獻馘。妖星墮地，雲開石紉之山，魔雨凹晴，花暖
桃川之樹。北上之柝車一發，九娃知威，西師之饒吹
將遠，六軍奏凱。粵自戊辰以後，凡兩征而邊燬始清，
聿從辛卯以來，經五載而戎機乃蕝。蓋事殊擒關，路
別中原，勢異征淮，據非平地。削成峭壁，山山皆九渡
之河，絕出懸崖，步步是七盤之嶺。隨心取徑，更無蜀

棧相連，到處藏兵，總覺幄師可禦。故其地僅千餘里，而往來莫得其途，其衆僅三萬人，而出沒莫知其數。仰賴我皇上珠鈴獨渥，密運兵謀，金鏡高懸，熟籌地理。申明軍律，飭司馬之明條，整肅戎行，選羽林之勁旅。發金錢而弗惜，民不知勞，輓芻粟以常充，士皆宿飽。恩威並用，人人懷效命之心，指授無遺，事事稟先幾之算。所以稍稽歲月，終得有成，備歷崎嶇，卒能奏績。魚蠶未闢之地，列戍開屯，葛姜莫到之鄉，陳師鞠旅。罪人斯得，藁街待正，明刑荒徼咸寧，板屋永霑渥澤。黎風雅雨，和甘過大渡河邊，羌竹蠻花，葱蔚接無憂城外。巴渝舊舞，齊隨破陣之歌，蜀國新絃，總奏平邊之樂。往者天山左右，宣威而宛馬東來，今茲益部西南，討叛而參狼內向。後先一轍，總聖皇獨運之謨，上下千年，皆舊史未聞之事。從此鏡歌十曲，召岐伯以重增，定知譯曲三章，接唐鼓而踵獻。域中慶洽，闔外歡騰。臣等仰藉聲靈，幸禽醜逆，星郵迅發，剋期書到甘泉，雲棧飛馳，側想邑名聞喜，戢兵鬱野，彌昭軒

皇教戰之功，偃伯靈臺，聿瞻姬室修文之盛。臣等曷勝踴躍歡忭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疏六 選一首 原祇一首

擬請重親民之官疏 同上

臣宗道言：臣聞聖人在上，其智可以周天下之務，其心可以通天下之情，而其勢不能徧天下之人，家至戶曉以爲治，相去者遠不相及也。古帝王知其然，故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用以寅亮天工，宣布德意。雖封建郡縣，其制屢殊，而臂指相維，事同一致。故生民之命，嘗繫於親民之官，而居是官者，其人乃不可以不擇。臣伏見五季紛爭，民生凋敝，休養生息，莫之或遑。我祖宗誕受天命，混一九州，厚澤深仁，今已三世。陛下卽位以後，宵夜旰食，百廢具興，升中告成，於昭萬禩，雖唐虞三代，無以加茲也。而獨於親民之官，若未加意，豈以其卑而忽之耶？以寸轄制輪，尺樞轉關，權之所在，不限大小，封疆大吏，所任不爲不

重，然銜天子之命，赫然建節鉞以臨之，百姓視之，僅下天子一等耳。其勢愈重，其體愈尊，而於民間休戚之故，愈闊絕而難通。故古之循吏，下僚多而大臣少，勢使然也。知州通判，其位卑，易控愬也；其勢近，易察核也；其所治狹，易周覽也；其見民數，易相習也。其資望輕，雖履閭閻，問瑣屑，而不以爲褻也。上達下情，下宣上德，是亦天下之轄與樞矣。陛下輕之，毋乃未深計耶？且夫吏治易弛而難張，官方易淆而難澄，一不經心，其弊百出。方今清公守法，約己愛人者，守令之中，豈曰無人？然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器車之材，不規自圓，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橫者毛鷲搏噬，其貪者谿壑不盈，其誦者巧詐售欺，其懦者昏憤敗事，而貴族權門，依勢作威者，又錯出於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補千百人之患也。况此一二人者，無所激勸，亦將隨而波靡哉？良由視之太輕，核之不力，而蠹政害民，勢遂至此也。陛下兢兢業業，日有萬幾，誠不能於銓除之時，一一親見。然臣竊觀周禮之法，論辨官材，掌之

大司馬，八柄詔王，掌之大家宰。源流得失，責在大臣，請慎簡宰執，責以以人事君之道，委以進賢退不肖之任，於遣任之時，以言語觀其才能，以容儀觀其德器。雖未必周知心術，而拔十得五，亦足風厲天下，磨礪漸久，庶乎澄清。至於縣令以下，雖不當以細事煩大臣，亦宜以臺諫等官，裁其去取。慎之於始，與治其敗露之時，所得所失，相去萬里；陛下儻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七 選一首 原五首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論 原上編卷七

天下有各見之端，而所以管攝之者則無二，天下有至變之勢，而所以綱維之者則有常。蓋其動而著也，皆一理之所分，故其散而殊也，皆一理之所貫。聖人之至德要道，其蘊於心而見於身者，雖不可以一事盡，而要心操其至一以圖之，誠以至一之中，固不一者所莫能外也。故周子特明其說曰：『誠五常之本，

行之源也。』蓋嘗論之，通書之所謂誠，卽圖說之所謂太極也。太極一實理，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以行，而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誠一實理。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見誠之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誠於以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也遂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天而地道無不該，在人而人道不能外，皆實理之自然而已，又何疑於五常百行之本源於是乎？則嘗就本之說而思之，一本之根，一草之莖，而草木之精英悉具焉，卽草木之形質，亦無不含焉。生而爲柯，生而爲葉，生而爲華，生而爲實，莫非其一本之中，元氣真精，具於至足，而暢茂條達，皆其不自已者也。又嘗就源之說而思之，河出崑崙，不過一勺，江出岷山，不過濫觴，而其既也，宛轉乎九折，曼衍乎千里，支分派別，綺交脈注，桑欽之所不能記，而道元之所不能註也。亦其天一化生之氣，有以醞釀蓄洩於其間，而流於既溢耳。則夫誠之理一存，而五常百行，皆莫外

者，不可以想見也耶？蓋五常皆性之見端，而誠者性之所以爲性，百行皆心之運行，而誠者心之所以爲心，天理渾然，至聖之道也。祛妄存真，希聖之功也。其所爲斤斤相示也，意良深矣。此有得於中庸之旨乎？誠也者中也，五常百行，所謂和者也，抑有得於夫子之意乎？誠也者一也，五常百行，所謂貫者也，至誠而已矣。非有得於聖道之深者，烏能爲是言哉？朱子以爲直接孔孟之傳，不虛也。

序八 選二十七首

本卷載七首原六十四首

甲辰會試錄序

原上編卷八

乾隆四十有九年，會試屆期，詔以臣蔡新、臣德保典其事，而以臣紀昀與臣胡高望副之。得士百有十人，錄其文尤雅者，刊呈御覽，臣例得颺言末簡。伏念臣北地庸材，過蒙知遇，出入翰林者近三十載，凡文字之役，率得簪筆敬從。中間自蹈愆尤，復荷皇上棄瑕錄用，典校祕書，疊被恩榮，洵佐司馬。方自愧未效涓

埃茲復簡任文衡，彌增悚仄，竊惟經義取士，昉自宋王安石，然俞長城所刻安石諸作，寥寥數行，如語錄筆記，程試之制，定不如斯。其出自何書，亦無可考證。疑近時好事者所爲。惟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入自獻于先王一篇，發揮明暢，與論體略同，常卽經義之初式矣。元延祐中，定科舉法，經義與經疑並用，其傳於今者，經疑有四書疑節，經義有書義卓躍，可以略見其大凡。明沿元制，小爲變通，吳伯宗榮進集中，尙全載其洪武辛亥會試卷，大抵皆闡明義理，未嘗以矜才炫博相高。成化後，體裁漸密，機法漸增，然北地變文體，江變學派，而皆不敢以其說入經義，蓋尺度若是之謹嚴也。其以佛書入經義，自萬歷丁丑會試始，以六朝詞藻入經義，自幾社始，於是新異日出，至明末而變態極矣。我朝龍興，斲彫爲樸，列聖以來，時時以釐正文體爲訓。我皇上丁寧告誡，尤愷切周詳，是以士風醇厚，文教昌明，至今日而極盛焉。夫設科取士，將使分治天下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

衷於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於經。其明經與否不可知，則以所言之是非醇駁，驗所學之得失，準諸聖賢，以定去取，較他途尙爲有憑。而學者求工經義，不得不研思於經術，藉以考究古訓，誦法先儒，不涉於奇袤之說，於民心士習，尤爲先正其本原。經義一法，至今不變，明體達用之士，亦時時挺出於其間，職是故也。今之所錄，大抵以明理爲主，其逞辨才，贅雜學流於僞體者不取，貌襲先正而空疎無物，割剝理學之字句，而餽飭剽竊，似正體而實僞體者，亦不取，期無戾於通經致用之本意而已。若夫人品心術之邪正，視其人他日之自爲，略之短長，待望天子他日之甄別器使，非場屋之文，所可審覘其生平，而臣等之識鑒，亦萬萬不能至是，固不敢撫卽文知人之說，虛陳於黼座前焉。

丙辰會試錄序

同上

嘉慶元年丙辰恩科會試，命禮部尚書臣紀昀、方正

考官，而副以左都御史臣金士松，兵部右侍郎臣李璜。臣等矢公矢慎，詳加遴選，得士一百四十八人，詳錄其文尤雅者，進呈御覽。臣例得颺言於簡端，伏念臣北方下士，樗櫟庸材，叨荷殊知，屢司文柄。至是已再典春闈，高厚鴻慈，迴逾常格。雖才疎學淺，未能窺作者之淵源，然四十年來，受惠深重，實不敢因循遷就，隨流俗風氣爲轉移。竊以爲文章各有體裁，亦各有宗旨，區分畛域，不容假借於其間。故詞賦之興，盛於楚漢，大抵以博麗爲工，司馬相如稱合纂組以成文，劉勰稱金相玉式，豔溢錙毫，是文章之一體也。經義昉於北宋，沿於元代，而大備於明，本以發明義理，觀士子學術之醇疵。其初猶爲論體，後乃代聖賢立言，其格主於純粹精深，不主相矜以詞藻。由明 洪 武以來，先正典型，一一具在，是又文章之一體也。自學者不知古法，混爲一途，譬如郊廟禮服，而綴以金翠之首飾，爭趨捷徑，遂徇前規，豈制科取士之本意歟？至經義之中，又分二派，爲漢儒之學者，沿湖 六 書，考

求訓詁，使古義復明於後世，是一家也。爲宋儒之學者，辨別精微，折衷同異，使六經微旨，不淆亂於羣言，是又一家也。國家功令，五經傳註用宋 學，而十三 經 註 疏亦列學官，良以制藝主於明義理，固當以宋 學爲宗，而以漢 學補苴其所遺，糾繩其太過耳。如竟以訂正字畫，研尋音義，務旁徵遠引，以炫博，而義理不求其盡合，毋乃於聖朝造士之法，稍未深思乎？夫古學，美名也，崇獎古學，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隨焉，故弋獲者有之，利所集而僞生焉，故割剝讎讒，掇拾蒼雅，編爲分類之書，以備剿說之用者，亦有之。試官奉天子之命，其職在於正文體，幸承簡任，不敢不防其漸也。是以臣等所錄，惟以平正通達，不文於理法爲主，而一切支離塗飾，貌爲古學者，概不錄焉。雖文體驟更，不能奧衍閎深，遽追曩哲，然竊聞前人之論明文也，謂北 地 太 倉 如 桓 文，長 沙 嘉 定 如 周 魯，一則雖強而僭，一則雖弱而猶秉體也。臣等區區之志，亦竊附於斯意云爾。

壬戌會試錄序 全上

嘉慶壬戌三月，當會試之期，詔以禮部尚書臣紀昀，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熊枚，充正考官，而副以內閣學士臣玉麟，臣戴均元，取士如額。錄其文尤雅者，進呈御覽。臣昀例得颺言簡端，伏念臣北地庸才，叨兩朝知遇，凡校閱文字之役，十恆得預其八九。至會試爲掄才大典，自甲辰丙辰至今壬戌，亦三膺是任。自惟年將八秩，學殖久荒，衡鑒恆虞其未允，尤不敢不夙夜兢兢，竊謂國家設科取士，將使共理天下事也。士修於家而獻於廷，亦預儲其學，以分理天下事也。必深明乎理之是非，而後制事有所措，必折衷於聖賢之訓，而後自明理之是非。望賢之訓，莫著於六經，故科場以經義爲最重，所以明其理也。自隋唐以來，以詩賦試士者，不過一兩朝，以經義試士者，則自宋至元，至明至本朝，相沿歷久而不易，豈非以明經爲致用之本歟？願質文遞變，踵事增華，趨向漸歧，門戶遂

別。如食本以禦飢，其流至於講珍錯，衣本以禦寒，其流至於講纂組，波靡曼衍，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雖聖人亦不能禁絕也。在司衡者去取之間，知所輕重而已。考經義初體，不過如今之論，其式見於宋文鑑。及劉一止諸家集者，尙可考見。元人經義經疑，見於書義卓躍諸編者，亦大抵如斯。總以明理爲本，初不以文章相耀也。明初尙仍古制，後乃漸變爲八比，漸變漸遠。於是隆萬尙機局，天崇尙才尙學，失其本者遂多。而毅然自爲，各闢門徑者，亦復不少。源流正變，遂淆雜而難分。平心而論，諸派之中，各有得失，亦各有真僞。崇其真而黜其僞，亦可以酌乎其中。如成宏正嘉之理法，眞理法也。流而空疎庸陋，鈔寫講章，則爲僞。隆萬之機局，眞機局也。流而纖仄弔詭，穿插鬪巧，則爲僞。天崇之才學，眞才學也。流而馳騁橫議，循規破矩以爲才，則才爲僞。流而剽竊鈔襲，餽釘湊合以爲學，則學亦僞。司衡者不察其本，而但喜其性之所近，則荒倉駭稚，人人得售其欺。於聖天子興賢育才

之本意，或未免相左矣。臣等竭二十餘晝夜之力，往來商榷，務核其真，雖識見禱昧，不敢自保其無訛。然黜僞崇真之念，則協力矢之，均未嘗踰越尺寸也。至於三場策，原以覘根柢之學，貴其確鑿，不貴其曼衍。國家科場條例，以問十得五爲中式，寓意良深。如不論所答所問，是否相合，而但取徵引之繁富，如題中有一尚書字，則古文若干篇，今文若干篇，臚列目錄，動輒連篇，而題固未問今古文也。題中有一春秋字，則左傳某字，公羊作某，穀梁作某，比較點畫，亦每累牘。而題固未問三傳異同也。如是之類，指不勝屈，殊不足以稱實學。臣等公同核閱，亦惟以文與題應者入選，其望之斑駁陸離，而每篇灑灑千言，所對全非所問者，均置不錄。一如考校經義之法，庶幾屏除僞學，務得真才，以仰答簡任深恩於萬一，是則臣等區區之志云爾。

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

同上

甲戌夏，同年姜君白巖，持史雪汀風雅遺音贈予。曰：「雪汀歿後，其門人毛氏兄弟所刻也。」於時匆匆未及觀，已卯夏始卒讀之。嘆其用心精且密，夫聲音之道，說經之末務也；然字音不明，則字訓俱於，於聖賢之微言大義，或至乖隔而不通，所關不可謂細。諸史志藝文者，必陋小學於經類，豈無謂與？昔陸德明作經義疏，千餘年來，學者奉爲善寶。此書於集傳以外，無所發明，固不敢與陸氏齒，而因人人習讀之，救正其譌謬，以之針砭俗學，較易於信從。獨惜其不知古音，故叶韻之說多舛誤，又門目太瑣，辨難太激，於著書之體亦微乖。退食之暇，重爲編錄，汰繁就簡，棄瑕取瑜，較之原書，似爲完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有所潤飾，而不更其意者，亦曰此仍史氏之書，予無與焉耳。於時休寧戴君東原，主予家，去取之間，多資參酌，恨白巖遠在象山，未獲共一審定也。

六書分類序

同上

周禮六書皆古文也。許叔重授以說小篆，義相通爾。然叔重所載古籀，纔百分之一二。其偏旁點畫，乃不盡可以六書推。蓋漢時所存亦僅矣。唐以來嗜古之士，搜剔金石，掇拾殘賸，字始漸多。其書亦不概見，所可見者，郭忠恕汗簡所引八十一種而已。顧忠恕以古文偏旁區爲部分，端緒頗不易尋。夏竦取忠恕所輯，仿徐鍇說文韻譜，作古文四聲韻，以韻分字，以隸領篆，較爲易檢。故後來撰錄，體例相沿。其歧而別出者，宋戴侗六書故，強分門目，多不精核。元楊桓六書統，變例橫生，紛紜膠轕。明魏校六書精蘊，杜選支離。自我作古，益不可爲訓。汝寧傅帶菴先生，病諸家撰著之蕪雜，乃排纂古篆，用夏氏之例，領以隸書，卽以隸書偏旁分部，俾絲牽繩貫，苦網在綱。其門目一宗，御定康熙字典，遵聖代同文之制也。其字博採諸書，各註所出，示有徵也。間附考註，別疑似也。晚出別體，存而不刪，取其備也。傳寫異同，因而不改，闕所疑也。蓋積平生之力，歷久而後成編。先生歿，子孫珍惜，不

輕以示人。今歲先生之曾孫韓城大令清渠，謀付剞劂，以公於世。會以報最至京師，介孫編修淵如，求序於余。余謂是書有二善也。夫古文改小篆，小篆改隸書，雖輾轉相因，實各爲一體。譬諸父子祖孫，一脈遞承，而形貌有似有不似，不能強之使同也。戴氏明說作篆書正，古籀小篆，溷淆不分，安在其能正也。是書小篆古篆各分註，不戾於古矣。張有作復古編，援據說文，訂正小篆，不以改隸書也。周伯琦作六書正譌，已稍穿鑿，亦未以古籀改小篆也。黃氏諫作從古正文，皆以小篆改隸書。魏校變本加厲，更以古籀改小篆，奇形異態，至不可識，是豈可使百官治，萬民察耶？是書兼列諸體，惟人所擇，可行於今矣。然則先生所纂，雖多述舊文，而體例謹嚴，具有條理。學者從此沿流以得源，因同而考異，匪惟篆刻之模範，抑亦小學之門徑矣。較諸諸俗而陋，不諧俗而務行怪者，相去豈止逕庭哉。先生諱世堯，字賓石，庸熙己未，嘗以博學鴻詞薦。後以選貢官延津教諭。遷四川資縣知縣。

乞養歸，閉門著述，卓然成一家書。是書其一也。亦足以見一斑矣。

安陽縣志序

同上

白阜所圖，遐哉邈矣！志方域者，惟禹貢周禮爲可信；然古文簡略，弗詳弗盡也。志地理者，始漢書，今之志書，實史之支流；然一代之地志，與一方之地志，其體例又不同也。故修地志者，以史爲根柢，而不能全用史；與史相出入，而又不能離乎史。其相沿之通弊，則莫大於夸飾，莫濫於攀附。一夸飾而古蹟人物，輾轉附會，一攀附而瑣屑之事迹，庸沓之詩文，相連而登。余嘗叨預修國史，是當代志書之所聚也。又嘗叨校四庫書，是古來志書之所聚也。參互考校，求唐宋元之志不甚謬，至明而謬始極。當代通都大邑之志不甚謬，至僻邑而謬益甚。其體例謹嚴，考證詳確者，千百之一二耳。癸亥之春，偶見趙君渭川新修安陽縣志，試閱其目，井井有條，多合古法。觀其書，則大抵以

康氏武功縣志，韓氏朝邑縣志爲椎輪，而稍稍通變。先以圖，次以表，挈其綱矣。次以志，次以傳，次以記，析其目矣。殿以藝文，乃仿古人之目錄，不似近人之附載詩文，其體例不亦善乎？而每條必有考證，不徒雜襲乎舊文，其敘述不亦確乎？最擅場者在附安陽金石錄十三卷。考稟集古碑，始梁元帝，未聞有所訂正也。歐陽兗公趙明誠以下，往往據石刻以糾史傳之訛。近時錢辛楣翁覃溪，以舊碑參稽同異，各稟然成書。然則是志之精確，其本在是矣。豈區區夸飾附會者所可比乎？此弊一除，而攀附之弊，不祛自退矣。雖以趙君此志爲地志之通例可也。余性孤直，文章不能作諛詞，故凡以地志求序者，均謝不爲。今得此志，乃自改其例，我自謂尙能知趙君。趙君儻亦知我矣乎？

河間孔氏族譜序

同上

天地之道，綿互無極，昆侖磅礴，一氣之所融結者，山

河兩戒，周絡廣輪，雖章亥所不盡步，支榦皆一一可尋。卽歧脈別行，蜿蜒千百里，而絲牽繩貫，亦皆可由未以溯本。其體大，故其量宏也。聖人德配天地，其教垂於千萬世，其澤亦逮於千萬世，自史記世家以後，今所傳者，敘述淵源，莫古於王肅家語之本姓解。語原本在史記之前，今所行家語，乃魏王肅所僞撰，以申難鄭之意，故漢書藝文志家語條下，顏師古註曰：「非今所有家語也。」一歷代通儒考辨，俱有明證。故今敘之史記後，考求故實，莫古於南宋孔傳之東家雜記。歷朝纂錄，不可殫數。至明史列傳，以衍聖公世次列入儒林；先師功德，延及子孫者遠矣。其譜牒系述，曲阜世襲之緒，宋金間南渡之宗，炳炳然無論矣。其分支別出，散在四方者，數千年來，不知凡幾。中間世遠年湮，佚其房眷者，又不知凡幾。幸而支派可考，是卽先師之靈爽式憑，一本之愛，雖千萬里視若一堂，千萬人視如一身者矣。不及其可考而綴輯之，使葉不歸根，不重可惜歟？且先師系出於宋，世家於魯，而禮經所載，乃自稱曰某般人，聖人之心，不忘其本，始可見矣。爲子孫者，不又當仰而

體之歟？周之族姓，掌於太史，秦漢以後，此制不行，士大夫於是有家牒。李善文選註引揚子雲家牒，知其事始於西漢。六朝至唐，矜重門第，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以譜牒爲史部之一門。沿及宋元，此風復墮，然稽古之儒，懷敦本睦族之思者，頗時時問作。廬陵眉山二譜，尤爲後來所取法。然則咏駿烈，誦清芬，士大夫知禮意者，猶不敢聽族系之失考，而况聖人之後，可不時爲輯補，以伸水源木本之心哉？余姻家孔君□□，系出唐太常沖遠，以太常陪葬昭陵，子孫遂家西安。越十四代，以戍守遷居涼州，又十三代，以勞績隸錦衣衛籍，又遷於河間。前明所謂忠順屯也。國朝順治初，有以軍功授世職者，故有一支隸旗籍，而旅屬則仍爲河間籍。雍正癸丑，嘗輯族譜，同里戈勉齋前輩序之。迄今六十餘年，□□虛子姓日繁，遷徙不一，將來或殘闕失次，乃重加釐訂，定爲斯編。走書五百里，乞序於余。余料自先姚安公修譜後，余於乾隆丙戌，曾一續修。今三十餘年，久欲再輯，而老景頓唐，鹿鹿尙未就緒，心

恆歎焉。嘉口口是舉，是余所有志而未逮。因書此弁首，以志余愧，且以告天下士大夫，勿視此爲不急之務也。

紀曉嵐詩文集卷二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塾先氏編輯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點校

序八 選二十七首 本卷載二十首
原六十四首

景城紀氏家譜序例 原七編卷八

有世系支派，而後諸譜之分合，如網在綱，故弁於譜之前，譜首者，諸譜之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八世以下其歧矣，有此譜而後攝於一也。有源有流，派別乃明，故次之以支譜。《略稱子雲家牒》載以甘露二年生，文選王儉集序李善註引玉海引之作元年周氏譜翼翼以六十四卒。劉孝標世說引即譜詳生卒古法也。詳其生而後長幼辨，詳其卒而後忌日之禮可舉也。故次以生卒譜。譜具矣，益以族居記，懼渙也。益以塋墓圖，懼湮也。益以聯名紀世圖，懼紊也。十七篇者，絲牽繩貫，蓋繁非

繁，復非復也。斯譜也，視舊蓋有損益，而意未始不相師也。右序分篇之例

譜題景城，示別也，有同縣而非族者也。北陽村小河王家莊之紅皆非同族，崔莊著矣曰景城，不忘本也。漢將軍晉司徒族系既別，少瑜吳姓，史亦明書七十二流合源殊，逸無顯證姚安公修乙亥譜，不述姓源，慎也，系述不博稱猶前志也。四門九支，支譜詳之，然其文則散見也。弁以圖提其綱也。二世至七世，諱字佚矣。數則可以墓稽也。存其數，明四門之所以分也。四門之祖，今但知非同產耳。一從再從，不知也。孰兄孰弟，亦不知也。昭穆靡徵，則所述宜自親者始，故支譜首杜石公房也。次廷楷公房，次廷舉公房，廷楷公於屬近，廷舉公於屬差遠也。廷弼公等宗派失傳矣，故殿支譜焉。東門一支一譜，嗣續蕃也，餘則數支共一譜，子姓寡也。婦譜卒而不譜生，其卒於我，其生不於我也。其卒有忌日之禮，其生非長幼所繫也。記族居於塋墓前，先卜居而後營兆也。遷徙雖近必書，重之也。營之域，墓之

位，各以羅經分方隅，形家法也。必起度於始葬之一墓，墓位疑，則取四線之交，墓域疑，則取四線之末也。

次聯名紀世圖於末，嗣續無窮之思也。右序編之例。

譜皆書名，臨文不諱也。佚名則字，佚字則次第。今日

佚次第則記以方空，逸周書穆天子傳方空辭窮也。序述

之文皆書字，佚字則名，亦辭窮也。十五世以下皆名，

卑乎我也。十三世以上曰某公，尊也。十四世則惟字，

齊乎我也。別支十三世者，亦惟字，尊殺也。別支之譜，

婦有氏而無族，闕者衆也。弗闕者亦從，同同也。嘉會

兩嫡並書，美之公無子立孫，中闕一世，不書，禮有其

變，事從其實，無所飾也。三賢公之曾孫，乃名中賢，誤

也。因其誤而書之，禮無追改也。庶子不書所生母，統

於嫡也，異母之子不記載。統於父也。歿而無嗣者，書

別於存而有待者也。無子而婦守節者，雖未立嗣，亦

不書，宜有嗣者也。婦改適者，舊譜皆書，庶氏之母，孔

門不諱，經義也。晉王氏之譜，蓋併離婚不諱也。世說

引。今不書，穩夫凱風孝子，抱無言之恫者也。子未

成丁者，舊列其數而無名，今註名，取備也。其不自見於譜，則猶前志也。右序雜書之例。

序世系源流於譜，前唐書宰相世系表，及歐陽氏蘇

氏譜皆然。三蘇氏譜見嘉祐集十二，蓋古譜序法也。

世說註中，因氏居太原，郡縣為郡著姓，一兼作

封於溫，子孫因氏。志藝文略，錢氏有慶，系譜復有慶

圖，據錢氏例也。通志藝文略，錢氏有慶，系譜復有慶

亦圖，按牒相轉之明證。譜首上溯始祖，而中間六世，闕

所不知，歐陽氏例也。以下七世，其譜亡。詳字與官

爵及婦族，據世說註所引諸譜也。其無官者，晉魏氏

譜稱處士，世說註下之引魏氏譜曰：「今不從，惡

飾也。漢代碑陰，民與處士別也。蘇氏譜註不仕，今不

註，無庸註也。佚名書字，書次第，皆歐陽氏譜例也。高

子字仲仁，亡其名，又楚之二。魏晉諸譜，婦皆註名，今

不註，據孔叢子也。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衛將軍文

復，一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又或註次

第之名也。婦人於夫氏，引羊氏譜，今不註，婦以夫為長幼也。惟

兩張夫人註，辟不成文也。佚父族者，書其里，司馬氏

譜例也。世說註下別支里族皆不書，則蘇氏譜例也。蘇氏譜惟蘇某氏有子註生幾子，歐陽氏譜例也。蘇氏譜世冠子字文，弗別也，其無子者註名下，亦歐陽氏譜例也。蘇氏註於次格，在末格，則例窮也。歐陽氏譜格盡別起者，重書一世，明所承也。書第一譜之末，又書第三譜之末，又書今次譜惟註某之子，省複也。圖則重書第四譜之首，今次譜惟註某之子，省複也。圖則重書，省註也。支派失傳者，入譜，荀氏家傳例也。世說註引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隸川，未詳其始末。」後裔無考者，入譜，歐陽氏譜例也。歐陽氏譜凡後裔無考者，皆於名下註闕字。蘇氏譜於祖父之名加諱字，歐陽氏譜則從同，譜者一族之公，非一人之私也，故不從蘇氏也。序述之文，歐陽氏蘇氏皆名，蘇氏乃至名祖父。族譜後錄稱吾祖果吾父序。今不從，嫌斥也。詳譜本宗，別支則略，歐陽氏蘇氏例皆然。然二家之譜，一支一譜者也，今之譜，一族一譜者也。一族一譜，各詳所出，即彼此可以互明。一族一譜，例無別見，義不得而偏略也。蘇氏譜生卒註名下，今排比年月，為生卒譜，亦統序一族之法也。古法不記遷徙，今記從

歐陽氏也。歐陽氏譜曰：「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記女之所適，譜下之，上引之，上引之，上引之。」也。譜載塋墓，據楊氏譜也。潘昂霄謂：「蘇氏譜，今不記從蘇氏也。」則參用金石列也。潘昂霄謂：「蘇氏譜，今不記從蘇氏也。」圖象者，內畫墓樣，各標其穴，某人其石，歐陽氏譜載嵌之祭堂，堂上無祭堂，則嵌園牆，其上石，歐陽氏譜載行事，今不據，據唐書經籍志，始合為一傳，記家譜，各不相屬，舊唐書經籍志，始合為一傳，記家譜，各蓋譜為通名，故家傳亦得稱譜，而譜則然，各不自為書也。入譜之歲，古無正文，庾亮終於十九，阮朮卒未弱冠，二氏之譜載焉。庾亮會見世說註中之上，阮朮卒未弱已二十，老泉乃不列於譜，非所詳也。譜稱至和二年考之時，已二十，前姚女公定以十六歲從籍版也。法始以十六歲成丁，見晉書范寧傳。今仍之。○右序損益古法之例。古以紀謚系者為牒。史記三代世表司馬貞詩曰：「王氏有家譜，復有家牒。」唐書藝文志：「王方慶王方慶又王氏有家譜，復有家牒。」十五卷家譜二十卷。」又以紀世次者為圖，故歐陽氏譜所列世系，全為表式，而別署曰圖。然史記年表，桓譚謂旁行邪上，並效周譜，語見南史劉杳傳。劉則譜式本同於表。劉總謂譜

者普也，註序世統，事資周普，龍見二十心，則譜為紀世
 之正名，仍曰譜，從朔也。古但曰某氏譜，皆曰某氏譜，
 惟下之疑，王渾一，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稱家譜，疑其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所載也。隋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隋志唐志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李氏譜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譜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見分枝，其省為支，則據北齊書魏收傳文也。
 楊遠，其省為支，則據北齊書魏收傳文也。
 傳文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西辭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諸田次，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故以田次，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人以二見，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文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公諱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孝德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民者物山，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故碑之稱，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民也。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見仲山，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釋九，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婦曰某夫人，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據歐，唐志有文，曰家譜，據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陽氏譜也。名夫人，黃氏等，則皆繫夫人之
 曰夫人，據朱子語類也。漢語九，曰尊神之詞
 曰元配，據晉書禮志也。後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王介甫源墓誌文，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父與因繼母之配，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隱公及昭武氏，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韓愈昭武氏，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軍公昭武氏，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婦人，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晉吳國，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遠近，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之共，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例之，曰元配，據晉書禮志
 皆列後，諸子百家，法言越絕書論衡潛夫論文
 心雕龍類不勝數，序皆列後，說文汗簡類
 越絕書例也，有標目焉，史記正義例也，說文汗簡類
 篇目亦列後，然旁證少矣，故弗為其僻也。陸氏釋文
 詩序，易序，書序，皆列後，序卦移於李鼎傳
 準之，序卦移於李鼎傳
 也，序卦移於李鼎傳
 皆列後，諸子百家，法言越絕書論衡潛夫論文
 心雕龍類不勝數，序皆列後，說文汗簡類
 越絕書例也，有標目焉，史記正義例也，說文汗簡類
 篇目亦列後，然旁證少矣，故弗為其僻也。陸氏釋文

錄入篇數。今弗從。亦辭也。小目列上，大名列下，古經解史傳類然。禮記目錄曲禮上第一疏引呂靖曰：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陸游作南唐書此古本小目列上，大名列下之明證。尚由舊也，重甄移之，陋也。語見錢曾讀古制也，法從古，類也，一家之書，從所好可也。右序編次

史通削繁序

同上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記載之法，惟散見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特撫而不可已。劉子元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備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

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併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註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所短，而詮釋較爲明備，偶以暇日，卽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糾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尙皆相屬，因鈔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華，亦大略備於是矣。昔郭象註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誡之。

張爲主客圖序

原上編卷九

張爲主客圖一卷，世無刊本，殆佚久矣。其文時散見唐詩紀事中，長夏養疴，卽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

鈎稽排纂之，可以考者，猶七十有二。張氏之書，幾還舊觀矣。願其分合去取之間，往往與人意不相愜，豈如詩品源出某某之類，約略臆測耶？抑爲去諸人甚近，其說或有所受耶？唐人論詩最不苟，高仲武書鄭都官排之甚力，此書孤行唐末，人無異詞，又何也？夫儒者識見，繫乎學問之淺深，吾黨十年以前所詆訶，十年後再取閱之，帖然悔者不少矣。又安知愜吾意者必是，不愜吾意者必非耶？因鈔而存之，識諸卷首。

唐人試律說序

同上

詩至試律而體卑，雖極工，論者弗尙也。然同源別派，其法實與詩通，度曲倚歌，固非古樂，要不能廢五音也。邇來選本至夥，大抵箋註故實，供初學者之剽竊，初學樂於剽竊，亦遂紛然爭購之，於鈔襲誠便矣，如詩法何？今歲夏，棗強李生清彥，甯津侯生希班，延慶郭生墉，及余姊子馬葆善，從余讀書閱微草堂，偶取其案上唐試律，粗爲別白，舉其大凡。諸子不鄙余言，

集而錄之，積爲一冊。因略爲點勘而告之曰：「余於此事，亦所謂揣骨聽聲者也。」然竊聞師友之緒論曰：「爲試律者先辨體，題有題意，詩以發之，不但如應制諸詩，惟求華美，則鑿積之病可免矣。次貴審題，批窾導會，務中理解，則塗飾之病可免矣。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終之以鍊氣鍊神。氣不鍊，則雕鏤工麗，僅爲土偶之衣冠；神不鍊，則意言並盡，與象不遠，雖不失尺寸，猶凡筆也。大抵始於有法，而終於以無法爲法，始於用巧，而終於以不巧爲巧。此當寢食古人，培養其根柢，陶鎔其意境，而後得其神明變化，自在流行之妙，不但求之試律間也。若夫入門之規矩，則此一冊書，略見大意矣。是書也，體例略仿瀛奎律髓，爲詩不及七八十首，采諸說不過三兩家，借以論詩，不求備也。詩無倫次，隨說隨錄，不更編也。其詞質而不文，煩而不殺，取示初學，非著書也。持論頗刻覈，欲初學知所別擇，非與古人爲難也。管窺之見，不過如此，如欲考據故實，則有諸家之書。」

後山集鈔序

同上

後山集二十卷，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也。近雲間趙氏刊行之，顧衍記詩四百六十五篇，編六卷，文一百四十篇，編十四卷。今本乃詩七百六十五篇，編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編九卷。又衍記詩話談叢，各自爲集，而今本談叢四卷，詩話一卷，又理究一卷，長短句一卷，皆入集中，則此本又非魏氏手錄之舊矣。壬午六月，從座師錢茶山先生借閱，令院吏毛循鈔之。循本士人，所鈔不甚誤，而原本訛脫太甚，九卷以後，尤不勝乙。因雜取各書所錄後山作鉤稽考證，粗正十之六七，乃略可讀，因得究其大意。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之一祖三宗；而左袒西崑者，則培擊扶摘，身無完膚，至今嘔嘔相詬厲。平心而論，其五言古剗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

不免直，喜以拗折爲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質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嶸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爲少陵遺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乘短取長，要不失爲北宋巨手。向求循聲附和，譽者務掩其所短，毀者並沒其所長，不亦僨耶？其古文之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可參置於昌黎半山之間。雖師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似較其詩爲過之。顧世不甚傳，則爲諸鉅公盛名所掩也。余雅愛其文，謂不在李翱孫樵下。又念其詩，珠礫混雜，徒爲論者所藉口。因嚴爲刪削，錄成一編。非曰管闕之見，可以進退古人，亦欲論後山者，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戶詬爭，閔然佐鬪，是則區區之志焉耳。

烏魯木齊雜詩序 全上

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鞅掌簿書，未遑吟詠。庚寅十二月，恩命賜環；辛卯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敘舊游，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一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詮次。因命曰烏魯木齊雜詩。夫烏魯木齊初西蕃一小部耳，神武著定以來，休養生聚，僅十餘年，而民物之蕃衍豐贍，至於如此，此實一統之極盛。昔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惟有文章。』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詠休明，乃其舊職。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將欲俾寰海外內，咸知聖天子威德邅隆，開闢絕徼，龍沙葱雪，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爲耕鑿絃誦之鄉，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無極，實所至願，不但燈前酒下，供朋友之談助已也。

愛鼎堂遺集序 同上

三古以來，文章日變，其間有氣運焉，有風尚焉。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爲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爲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風尚所趨，則人心爲之矣，其間異同得失，縷數難窮。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鬪巧爭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頽敝之習，亦不欲黨同伐異，啓門戶之爭，子然獨立，自爲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爲一途焉。明二百餘年，文體亦數變矣。其初金華一派，蔚爲大宗，由三楊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久相沿，羣以庸濫庸廓爲臺閣之體，於是乎北地信陽出焉，太倉歷下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詰屈聱牙爲高古，以抄撮餽釘爲博奧，餘波四溢，滄海橫流，歸太僕斷斷爭之弗勝也。公安竟陵，乘間突起，么絃側調，僞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汝陽傅莊毅公，當羣言淆亂之時，獨稽古研精，學

有根柢，深知文章正變之源流。徒以國步方難，急需幹濟，務其大者遠者，不遑與詞章之士爭筆墨之短長。而案牘之餘，不廢著作，莫不吐言天拔，蟬蛻塵囂，非所謂我用我法，不隨風尚爲轉移者歟？蓋公天性孤介，遇義所不可爲者，雖觸忤權貴，不少避言，心聲也。其人不諧時趨，其文亦不諧時趨，固其所矣。公著書凡三十餘種，明季兵燹，率多散佚，惟秦蜀幽勝錄、修玉錄、僅著錄四庫全書中，遺集十卷，亦多殘闕。今公六世孫翰林檢討□□先生，掇拾編錄，勒爲□□卷，命長君韓城令□□校正刊刻，以播世德之清芬，不以余爲卑陋，屬余爲序。余概夫有明末造，社論沸騰，凡屬搢紳，幾於人人有集，類以龐雜詭僻之文，轉相標榜。末學膚受，俯拾殘剩，亦遂可依附取名，莫不謂枚馬復生，賈董再出，韓歐而下弗屑也。迄今一二百年，或覆瓿，或化塵埃，而公之遺集，乃巋然獨存，豈非毅然自爲，不隨流俗爲俯仰，剛正之氣，足以自傳歟？又何必規規然趨風尚，規規然變風尚哉？

冶亭詩介序

同上

冶亭宗伯，以所編詩介示余，人不求備，詩不求多，蓋唐人河岳英靈集例也。適客至共讀，客慨然曰：「美哉七子之餘響乎？」余曰：「子於七子有歎耶？夫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唐以前毋論矣，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其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黃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爲鄙野而弊極焉，八人變爲幽豔，昌谷飛卿，遂爲一代之圭臬，詩如詞矣。鐵厓矯枉過直，變爲奇詭，無復中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邱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三楊以後，臺閣體人，沿及正嘉，善學者爲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爲復古之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鏗鏘震耀，風氣爲

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七子，則襲摹擬，漸成窳白，其間模軼而出者，公安變以盛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縟，如塗塗附，無以相勝也。國初變而學北宗，漸趨板實，故漁洋以清空縹緲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趙秋谷掇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麟則銜之終身，以一言中其隱微也。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而終爲正軌。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治亭此集，大旨以新城之超妙，而益以飴山之劄刻，誠得七子佳處，而毫不染其流弊者。如以七子末派，併其初祖而疑之，則學杜者，杖屨學李者，輕剽，亦將疑李杜乎哉？一客憮然而去。會治亭索余爲序，因書以質於治亭，然歟否歟？治亭諒有以教我。

香亭文稿序 同上

孫樵謂文章如面，諒哉斯言。夫天下之人，同是耳目口鼻也，而百千萬億之中，曾無一二貌相肖。卽偶一二相肖，而審諦細微，亦必有終不肖者，豈物物而雕刻耶？氣化而成形，萬物一太極，故同稟一氣，則同形一物一太極，故各分一氣，則各貌，皆自然而然耳。豈如模造面具，一一毫釐畢肖哉？心之成文，亦猶氣之成形也，才力之殊，無論矣。卽學問不殊，而所見有淺深，則文亦有淺深。故同一明道，而聖人之言，賢人之言，大儒之言，吾黨能辨。同一說法，而佛語菩薩語祖師語，彼教亦能辨。自前明正德嘉靖間，李空同諸人，始以摹擬秦漢爲倡，於是人人皆秦漢，而人人之秦漢，實同一音。茅鹿門諸人，以摹擬八家爲倡，於是人人皆八家，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模造面具，其斯之謂歟？久而自厭，漸闢別途，於是鍾伯敬諸人，以冷峭幽渺，求神致於一字一句之間。陳臥子諸人，更沿湖六朝，變爲富麗，左右佩劍，相笑不休。數百年來，變態百出，實則惟此四派，迭爲盛衰而已。夫爲文不根

祇古人是備規矩也，爲文而刻畫古人，是手執規矩，不能自爲方圓也。孟子有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是雖非爲論文設，而千古論文之奧，具是言矣。夫巧者心所爲，心所以能巧，則非心之自能爲學。不正則雜，學不博則陋，學不精則庸，雜而兼以陋且庸，是惡能生巧？卽恃聰明以爲巧，亦巧其所巧，非古人之所謂巧也。惟根本六經，而旁參以史子集，使理之疑似，事之經權，了然於心，脫然於手，縱橫伸縮，惟意所如，而自然不悖於道，其爲巧也，不有不期然而然者乎？余不能爲古文，而少長京師，頗聞前輩之緒論，持以商榷，率斷斷寡合。今老矣，名心久盡，不復措意於是事，益絕口不談。不期無意之中，得香亭侍郎所見與余合。讀其文，於古人不必求肖，亦不必求不肖；於今人不必求不同，亦不必求同。其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短而味長，言止而意不盡，與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恆使人黯然有思，墨然高望。余嘗泛舟嚴瀨，浮嵐掩映，清波見底，一樵一漁，一花一草，

皆寥寥有世外意。以爲勝西湖金碧山水，故有何須更說江山好，破屋荒林亦自殊之句。今於香亭之文，殆作如是觀矣。會香亭自編文集成，因書夙所共談者，以爲序。

沽河雜詠序 全上

雜詠風土，自爲一集者，唐以前不概見，今所得見者，自南宋始然。大抵山水名區，追懷古跡，一邱一壑，皆足以供詩材。又舊事遺文，具有記載，不過蒐羅典籍，以韻語括之，曾極董董傑傑，往往一集至百篇，蓋以是也。天津擅渤海之利，故繁華頗近於淮揚，然置衛始於明，置州升府，割河間七邑隸之，亦六七十年事耳。故其地古跡頗稀，明以前可屈指數。河海襟帶，港汊交通，雖鳧汀鷺渚，頗具水鄉之勝；而地無寸山巖洞，潤谷之幽深，栖仙靈而狎猿鶴者，亦未之有也。文士往來於斯，不過尋園亭之樂，作歌舞之歡，以詩酒爲佳興云爾。無括其風土都爲一集者，非才不能，地

限之也。蔣子秋吟偶客長蘆，獨能採掇軼事，證以圖史，爲沽河雜詠一百首，仍摭拾舊文以註之。其考核精到，足補地志之遺；其俯仰淋漓，芒情四溢，有劉郎竹枝之遺韻焉。余不至斯土五十餘年矣，讀之宛如坐漁莊蟹舍之間，在白頭故老，指點而語舊也。後山詩云：『巧婦莫爲無麵餅。』如秋吟者，真能爲無麵餅矣。註中所引有沾上題襟集，近人作也。余平生不喜入詩社，不能識諸君子，亦未見是集。然讀秋吟所引風義婉約，亦足當嘗鼎一臠。秋吟此集，與之聯鑣齊駑，同爲藝林佳話無疑也。彼南宋數家，不出爾時江湖一派者，殆不足道矣。

袁清愨公詩集序 同上

余兩女皆適袁曙海，臬使子，以臬使交最契也。其得交於臬使，則以臬使兄清愨公故。憶自乾隆戊辰至甲戌，清愨公方宦京師，與秦學士澗泉、盧學士紹弓、張編修松坪、周舍人筠谿、陳舍人筠亭、王舍人穀原、

左舍人羹塘、丁舍人藥圃、錢詹事辛楮，及余與從兄懋園，均以應禮部試，結爲文社，率半月而一會，商榷制義，往往至宵分。中間暇日，又往往彼此過從，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花命酒，日夕留連，時以詩句相倡和。一時朋友之樂，殆無以加也。數年間，十二人中，成進士者七，各從仕宦，相晤遂稍稀。又數年，升沈聚散，所遇不齊，舊雨凋零，宴游閒寂，惟清愨公與余時相見。及公入參樞密，出督畿輔，以遠嫌之故，書問併疎。至公華屋邱山，而故友十歿七八矣。然追懷曩昔，儼然如昨日事也。嘉慶丙辰，公次子繼勤編公詩集爲四卷，郵寄京師，乞余爲序。余啓讀之，宛然月下風前，與公拈韻之日，中懷根觸，百感蒼茫，能勿老淚縱橫哉？公遭際聖朝，敷歷中外，以經濟立功名，以操守勵風節，載在國史，光耀汗青，豈復藉月露風雲，與詞客爭長短？然詩以言志，古聖所云，心術學問，皆於是見。公詩和平溫厚，無叫囂激烈之語，平正通達，無纖仄詭俊之意。卽流連花月，賦咏禽魚，亦皆天趣盎然。無

枯槁蕭索之氣；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耶？公爲漁洋山人之孫壻，漁洋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飴山老人，顧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蹈隙，左右佩劍，彼此互譏。論者謂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除門戶之見也。公詩不愧爲王氏壻，而讀公之詩，慨然遠想，可見其人亦足以兼攝趙氏法；其殆蟬蛻是非之外，而毫無畦町於中者乎？是亦足見公心矣。曩與公論詩，嘗持此議，公不以爲非，每持以告人，或不盡相許。今序公詩，附著此意於篇末，知音者希之感末，輒轉余懷矣。

雲林詩鈔序

同上

揚雄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爲賦言也，其義則該乎詩矣。風人騷人，遐哉邈矣，非後人所能擬議也。而流別所自，正變遞乘，分支於三百篇者，爲兩漢遺音；沿波於屈宋者，爲六朝綺語。上下二千餘年，刻骨鏤心，千彙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

變相耳。末流所至，一則標新領異，盡態於江西；一則抽秘騁妍，弊極於玉臺香奩諸集，左右斷斷，更相笑也。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師遞有加增。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夫陶淵明詩，時有莊論，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李杜韓蘇諸集，豈無豔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光祿雲林先生，早年貢成均，領鄉薦，而屢躓於禮闈。中年登第通籍，服官郎署，介介自持，以古儒者自策勵。晚年遭逢聖主，知遇方深，而先生遽造東萊之末疾，不竟其用，論者惜焉。平生寡所嗜好，亦不甚喜通交游，惟偶所有感，輒發於詩。今就養京邸，優游多

暇，乃自訂舊詩爲幾卷。令子秉綬，余甲辰所取士也，持以求序於余。余反覆雜誦，覺先生之學問性情，如相對語。蓋不惟香奩玉臺之辭，萬萬不以入翰墨；即他所吟咏，亦皆以溫柔敦厚之旨，而出以一唱三嘆之雅音。陸機云：「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先生其殆兼之乎？是真詩人之詩，而非辭人之詩矣。余因序先生詩，輒舉大序發情止義二語以起例。亦以後人或流於一偏，而雲林詩得性情之正，爲可貴也。

一一樟詩鈔序

同上

詩至少陵而詣極，然唐人自李義山外，罕學杜；元結殷璠以下，選當代之詩者，亦無一家錄及杜，其故莫詳也。至於南宋，始以少陵爲一祖，而黃山谷陳後山陳簡齋爲三宗，於是江西體盛，而呂紫微宗派圖作焉。故江西者，少陵之流別也。所列二十七家，人不盡江西，詩亦不盡似杜，併不盡似黃陳。蓋黃陳因杜詩

而萃甲新意，呂紫微諸家，又沿黃陳而極其變態，各運心思，各爲面貌，而精神則同出一源。故不立學杜之名，而別得杜文外之意，異乎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似，宏音亮節，實爲塵飯土羹也。劉知幾論史家學古，有貌同而心異，有貌異而心同，可以比例推矣。至嘉定以後，陸放翁劍南一集，爲宋季大宗，其學實出於曾氏。故趙庚夫題茶山集，有曰：「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放翁作茶山墓誌，又稱其詩宗杜甫黃庭堅，是陸出於曾，曾出於江西之明證。特源遠流長，論者不復上溯耳。鐵樓先生，生於江西，而詩格出入於劍南，初官於滇，近綰綬分符於畿輔。凡仕宦之所閱歷，道途之所游覽，以及家庭之離合，朋友之酬酢，意有所觸，輒寄諸吟詠。其詞俊逸清新，其旨則溫柔敦厚，雖不斤斤作黃陳體，亦不斤斤作杜體，其遙接江西之派，則灼然無疑也。先生與余未相識，而與余門人陳子質齋交最厚，不以余爲譾劣，介質齋求序於

余初學詩從玉溪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闕涯涘。嘗有場屋爲余駁放者，謂余詆謫江西派，意在煽搆，聞者或惑焉。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爲蜚語，羣疑乃釋。今因先生是集爲著其詩格之所自，且明余於江西一派，未有異同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鶴街詩稿序

同上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旁抒其美刺而已。心靈百變，物色萬端，逢所感觸，遂生寄託，寄託既遠，興象彌深。於是緣情之什，漸化爲文章。如食本以養生，而八珍五鼎，緣以講滋味。衣本以禦寒，而纂組錦繡，緣以講工巧。相沿而至，莫知其然而亦遂相沿不可廢。故體格日新，宗派日別，作者各以其才力學問，智角賢爭，詩之變態，遂至於隸首不能算。然自漢魏以至今日，其源流正變，勝負得失，雖相競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概，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從

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邱，仿滿魏似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問青邱之體裁如何？則莫能舉也。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余嘗謂古人爲詩，似難尙易，今人爲詩，似易實難。余自早歲受書，卽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今年將八十，轉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攜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嘉慶辛酉，童鶴街侍郎以疾卒於學使任，其嗣君以余與鶴街相契久，舉其平生詩稿四卷，乞序於余。余久不爲詩，亦不甚索觀人詩，久且不與人論詩，故不知鶴街有是集。今觀所作，一一能抒其性情，戛戛獨造，不落因陳之窠臼；而意境遙深，隱合溫柔敦厚之旨，亦不僨古人之規矩。其鮮華秀拔，神骨天成，不強回筆端，作樸素之貌，而自然不入於纖麗，是真能自言其志，毅然自爲一家。

矣。惜余四十餘年，日與游而不相知，徒於風流頓盡之後，撫其遺文，慨然遠想，如見故人也。有詩如此，自足以傳，原不必借余爲元晏。所以不辭而序之者，余嘗謂太冲求序於元晏，而千百年後，元晏不甚以文章著，轉賴序三都賦一事，傳爲美談。余於鶴街，儻亦如斯乎？

積靜逸先生經義序 全上

謂清歌妙舞，不如勝水名山；謂珠玉錦繡，不如彝鼎書畫；謂肥馬輕裘，不如蒔花養竹；此所謂不解事人矣。然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士各有志，究亦莫能相強也。嘗通此意以談藝，詩古文自明。正嘉以來，前後七子，倡言復古，而僞體於是大興，然未敢以其說入經義。蓋以詩古文皆自立言，而經義則代聖賢言，聖賢之言，不容以雜說亂也。其以選體入經義者，則崇禎中幾社爲職志，然選言猶慎，臥子彝仲諸遺篇，可覆按也。末學承流，失其本始，於是選體爲經義，而孔

會思孟，俱變爲詞賦家矣。操觚之士，但鈔得分類之書數冊，卽可以雄視一世；而先正遺稿，塾中束不復觀，坊間亦置不復刻。後學欲求見典型，竟莫由焉。嘉慶丁巳冬，觀菊於積子慶亭家，慶亭出其大父靜逸先生經義數十首相示。先生生於康熙中，尙及見當時碩學，其文多徐健菴、仇滄柱、孫起山、方朴山、雲衢、儲同人、王虛舟諸公所點定。雍正癸卯，舉於鄉，出高安朱文端公、桐城張文和公之門。後官侍講學士，與昌平陳紫瀾先生善，故三公所點定者尤多。其文按脈切理，具有典型，信爲淵源之有自，與無師之學迥然有殊。再四雘誦，覺耳目爲之開朗。昔王李縱橫之日，歸震川獨抱遺經，與之撐拄，當其時弗能勝也。日久論定，公道乃明。雖弇州之傲然自命，後題震川遺像，亦有千載惟公，繼韓歐，余豈異趣，久而自傷之語，豈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乎？先生之文，余不敢蹈文社標榜之習，遽謂可追步震川，然位置近代儲王諸公間，實無愧色也。慶亭將謀剞劂，求序於余。

喜其不失古格，因不辭而序之如右。

絳雲別誌序

同上

生生世界，轉若鷗輪，種種因緣，幻如泡影，鶯飛草長，人間多早謝之花，桂老蟾寒，天上無長圓之月，傷心黃土，幾玉碎而珠沈，埋骨青山，終金銷而石泐。去來一瞬，瞿曇借譬於芭蕉，夢覺兩忘，莊叟委心於蝴蝶，良有以也，豈不然乎？然而才士情多，佳人命薄，吟連秋蟀，恆哀厲而彌長，絲引春鸞，輒纏綿而不盡。彼雄蜂與雌蝶，會合參差，或孤鳳與離鸞，幽憂阻隔，疎桐缺月，憶驚起之回頭，畫角斜陽，感重來之照影，情難自已，悲不待言，至成連理之枝，復拆同心之蒂，鴛鴦待闕，歡娛之日無多，鸚鵡呼名，離別之期遽及。綠珠吹笛，訝哀韻之先聞，紫玉成烟，悵離魂之不返。百年長恨，伊人遞隔幽明，萬世無期，此別遂終天地。繡幃却扇，憶當時宛似仙游，錦瑟驚絃，悵一霎真如夢破。縈回一念，難憑萱草以消憂，繳繞千重，誰向丁香而

解結？是尤非忘情太上，所能斷其夤緣，說法空王，所可剗其愁緒者矣。女史絳雲者，簡亭先生之侍姬也，系從京兆，樹紀田荆，家住析津，人稱燕王。四非奏曲，前身本是仙娥，王母侍女，有田四非兩字聯名，夙世原從詞客。辛幼安有妾姓田，因名曰田田。筆牀硯匣，時參鍼黹之間，脂盞香奩，具有詩書之氣。楸枰暖玉，巧運心靈，桐衲冰絃，妙傳指法。神棲淡泊，不容輕許。王昌志乘幽閒，詎肯一窺宋玉，懸知未嫁，幾勞鐵網之千絲，待價斯沽，合得珍珠之十斛。夙緣偶遇，忽逢青鳥之媒，嘉禮初成，恰似彩鸞之駕。柳枝五首，擬酬知己於樊，南荷葉雙垂，遂委終身於耒。斯時也，駝駒翠帳，時共清言，繭紙烏絲，兼多新詠。太白舉杯以邀月，望若神仙，小紅低唱以吹簫，儼然圖畫。鬪南朝之裙屐，能教見者生憐，誇北地之胭脂，或亦聞而遙妬。風臺月榭，對斯人足以自娛，茗盃薰鑪，老是鄉亦何所憾，而乃慧難兼福，玉不堅牢，樂反成悲，花纔頃刻，梅兄馨弟，斷腸本種於前生，蘭姊瓊姨，抱恨遂綿於終古。香魂一去，驚聞薤

露之聲，遺挂虛存，悵憶梨雲之夢，爲歡未足，四句之
嫵婉方新，有數難移，廿載之光陰，何促？雖無情者，寧
不悽然！所以感念存亡，追維今昔，蘇玉局悼傷之什，
對此茫茫，張司空兒女之情，何能已已？繁音婉轉，大
有新詩，輒語依稀，兼成別傳。埋香葬玉，覺悽動乎肝
脾，賸馥殘膏，諒感均乎頑豔。白太傅之吟都子，誰其
繼之？沈下賢之記汜人，近乎是矣。嗟乎！色是空，空卽
是色，固可澄觀。因生果，果又生因，亦由自造。玉環可
辨，知前身再世之非誣，金鈿同堅，信天上人間之相
見。三生石在，姑此時聽我銷髮，一瓣香存，會有日證
公結願。

蔣東橋兵部五十序

同上

聖世無遺賢，故雖蕭散夷曠之士，亦各能以學問文
章，自致於仕途。然其嶽崎之氣，與超然物外之懷，則
不以窮達異也。乾隆己酉，御試諸省考官，余叨奉命
預校，閱得一卷，吐言天拔，意象多在町畦外，惜其詩

旁註一字，不入程式。方咨嗟擬議間，同事諸公取視
之。僉曰：「此選試官，非選中書舍人也，以文章爲主，
繕寫小誤，不爲害。」竟破格收之。初糊名不知爲誰？
半載後，或言爲兵部主事蔣君東橋也。越歲庚戌，遇
皇上八旬慶典，士大夫競作詩歌，祝延萬年，鉅製鴻
篇，鏗鏘震耀，殆不可殫數。余於姻家張司務處，見連
珠一冊，雅而不賾，穎而不纖，奇矯自喜，如鮑參軍之
飢鷹獨出也。詢之，亦曰：「蔣君東橋作。」益心識其
人，然迄今尙不相聞問。蓋余少日，嘗以詩壇文社，馳
逐名場，老而閱歷世途，意氣消歇，不復與勝流相角。
君又落落寡合，退食之餘，惟閉戶著書，不復知有酬
酢事，故兩不相值也。後余子汝似，與君之子秋吟，偶
相遇，因相契厚。余頗惡兒輩事徵逐，然於案頭見秋
吟考具詩一冊，知能世其家學，因聽其往來勿禁。旣
而秋吟從汝似乞余文壽君，汝似姑以告，而疑初未
相識，無可措語。余曰：「吾曹讀書論古，遇高風逸韻，
恆撫卷想見其爲人，豈必曾相識哉？」因語之曰：「

致壽之道有二：一曰壽世，金有鎖，石有泐，而所鑄刻之文，終不可磨滅是也。一曰壽身，人之一身，精氣神而已。營營於外，則神恆勞，神勞則氣耗而精消，形因以敝。達者樂其在我，外物之得失，惟其所遇，則神恆恬。神恬則氣聚而精凝，形因以不衰。山林高士，往往耆年是也。蔣君文章足以傳，而淡泊寡慾，又足以自養其生，二者其兼之矣乎？惟蔣君以科第起家，而宦途頗坎坷，論者每爲深惜。余謂雲中之鶴，翔翺自適，澗底之松，支離不中繩墨，是皆無用於世，而古來相與詠歌之，圖畫之，若憾不得與爲儔侶者，而鶴與松亦以自全其天，不與凡禽雜木同腐朽。人各有能有不能，少陵太白何必定爲姚宋李郭哉？余之壽蔣君者止此，若夫一切祝嘏之詞，余本不能作。又聞將乞梁山舟前輩書，山舟固蕭散夷曠者，余懼其見之闕筆也，亦弗敢作焉。汝似因秋吟以質蔣君，或亦相視而笑，不病余之不善頌耶？

梁天池封翁八十序

同上

有安命之學，有立命之學，是二者若相反，然安命卽立命也。夫徼倖於所不可知，是謂不安命，頽然而不爲所當爲，是謂不立命。不徼倖所不可知而務爲所當爲，久之未有無獲者，是謂安命以立命，其理昭昭然也。乾隆甲申，余視學福建，得梁生斯明斯儀兄弟於童試中。時封翁年五十餘，偕其長君斯震，次君斯志，與試諸生間，俱高等。觀察朱石君告余曰：「是其家自明以來，爲諸生者十四世矣；雖未有掇巍科，登顯宦者，然其志初不以此爲得失也。」余聞而壯之。旣而梁生兄弟相繼舉於鄉。乙未，斯儀成進士，有聲詞館。今歲癸卯，封翁壽躋八袞，梁生乃先期屬余爲文以佑。余因謂之曰：「人自數歲受書，孰不期奮身功名耶？一挫於有司，憤矣，再挫，疑矣，數挫以後，悔而謝去者，不知凡幾。況能傳及再世，况能傳及十餘世，困頓三四百年而不悔，此其人海內不數家也。困頓至十餘世，命也，困頓十餘世而不悔，安命也，此其志足立命矣。今聞封翁諸孫，復翹然庠序中，蒸蒸繼起，

福澤方未艾。而老人躬膺錫命，齒髮康強，身名俱泰。此在數載以前，封翁豈遽期如此耶？莫之期而自如。且其勢將有不止於此者，所以爲能安命之效也。江出岷山，不過濫觴，河出崑崙，狐可躍而過。迨迂曲行數千里，衆水會之，乃極天下之浩渺，豈非彌積彌盛，遂沛然不可遏抑耶？此足以驗立命之學矣。斯儀兄弟，敬爲傳語封翁前曰：『期頤壽考，可以自致，其理亦如是也夫。』

尹太夫人八十序

同上

內閣學士尹君楚珍，改官禮曹，高宗純皇帝恩許歸養。蓋太夫人年已七十餘矣。嘉慶四年，詔徵君至京師，俾條論時政。仍以太夫人年高，加給事中銜，俾歸終養。且特賜摺匣，許由驛奏事。一時士大夫以爲榮。尹君瀕行，特過余邸云：『辛酉某月，太夫人年八十，乞余文爲壽。』余文曷足重太夫人？顧余與尹君先德松林舍人，爲甲戌同年，同入詞館，又同以樸掘甚

相得。尹君繼入詞館，松林又時使以所作詩賦，就余商榷。故朝紳之內，知其家事者，莫若余。使祝嘏之詞，屬他人操筆，不過推原母教，概以丸熊故事，稱太夫人賢而已，不能得其實也。卽以尹君讜直，足以顯親揚名，爲太夫人慶，亦未盡得其實也。然則太夫人居心行事，卓然與古人爭光者，非余縷述，世弗能知，余固弗得辭也。蓋尹君之初遭外艱也，奉太夫人歸故里，服闋以後，卽擬請終養。太夫人曰：『汝父子世受聖恩，是不可不報。以我老耶？我困健，以路遠耶？我身自往來，亦三四月可到，非必不能往返也。』尹君俛首不敢答，然終不治行李。太夫人督促再三，則踴出一簡曰：『服官以來，竊見外吏所爲，有不愜於私心者，出而不言，此心耿耿終不安。言則書生一隅之見，未必悉當於世務，或轉爲太夫人憂，故寧不出也。』太夫人方據几坐，索視其稿，振衣起立曰：『兒能上此，卽受禍，吾無憾，雖並我受禍，亦無憾。兒行矣！自今以往，爾置我度外，我亦置爾度外，均無不可矣。』尹

君之毅然抗疏，蓋由於此。士大夫間有竊惜尹君，不爲太夫人計者，是烏知尹君，又烏知太夫人哉？今太夫人耳目聰明，康強不衰，上受格外之恩榮，下受南陔之孝養，殆以閨壺之身，而有士君子之行，以德邀福，固其理耶？抑嘗聞晉人之言曰：「廉頗、藺相如雖死，千載下奔奔有生氣，曹蜎、李志雖見在，奄奄如泉下人。」然則人之壽與不壽，不在年歲之修短，叔孫豹所謂三不朽也。太夫人之壽永矣，豈復與尋常壽母較年之大小哉？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無建白，平生恆內愧。尹君今爲太夫人祝，追憶舊聞，又深愧於太夫人，雖不知太夫人視余何如，或以此序據實成文，差勝於泛泛頌祝，徒以期頤富貴相期者，不棄其言，爲欣然進一觴，亦未可知也。

旌表張母黃太孺人節孝序

同上

世之論者，輒爲烈易而節難，以烈或激於一時之義，而節則貞諸百年之久也。然節亦正不一矣，使天降

閔凶，稱未亡人，上猶有舅姑之依，下不無兒女之戀。此雖抱天下之至痛，然仰承色笑，俯視呱呱，俱可相與慰藉，則猶未爲甚難也。若夫孤苦零丁，兄弟終鮮，而能以孱弱之年，矢靡它之節，爲宗祊延已絕之緒，則非有特立不易之操，不足以幾此。張母黃太孺人，南皮前尋甸州牧黃公諱鉅之女，儒士張公諱燕嘉之配也。結褵半載，張公遽殞，孺人年甫十六，悲哀號泣，痛不欲生。徒以祖姑年高，忍死謀奉養，因以伯兄子塤瑜爲嗣，恩勤教誨，無異己出，竟屹然得成立。迄今孫曾繞膝，且寢熾寢昌，將光大其門閭，向非孺人以一木之支，中外捫揜，斷不能至是。孺人之節，詎不偉歟？余聞孺人祖姑及姑，並以節著三世，冰霜萃於一門，實爲近今所罕觀，其邀室天子旌表之典，良爲不忝。余又聞孺人少習詩禮，而尤嫻於女紅，自遭罹閔凶，益專志於是。嘗謂人心必有所注，斯妄念不生，故侍親撫孤之餘，恆繡字不輟。所繡班大家東征賦，點畫精妙，殆滅盡鍼線之迹。彭芸楣冢宰偶得借觀，

目爲藝林鴻寶，自爲題跋，而命其季女繡之。女卽諒適曹地山宗伯之子，未婚守節者也。余嘗展册敬觀，如勁柏貞松，森然對峙。此在孺人爲末節，然物以人重，附識之，以爲墨苑之佳話焉。

跋九 選二一首 原一十三首

御製題孫覺春秋經解六韻恭跋

原上編卷十

乾隆癸巳，詔求海內遺書，以充四庫。中外獻書及格者凡十三家，皆擇其珍祕之本，御製詩章，弁於首，俾世守以示褒異。臣的幸與其數，蒙賜題孫覺春秋經解七言律詩六韻，寶墨輝煌，垂光奕世。旣而命以是書，付武英殿劄闕。戶部尙書臣王際華宣示定本，第四句下有御註周麟之跋云：「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恭心，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者，積有年矣。』其說雖

未必盡然，而是書爲當時所重，亦可見矣。」八十七字，第十一句下，有御註「此書於紹興間，陽羨邵輯任高郵時，鏤板郡齋，攜李張顏，又因其移書，以周麟之跋語，附益卷末，識而棄之。今爲翰林紀的所藏，僅有抄本耳。」五十四字。蓋限於卷端尺幅，未及備書，而其詳則載御集。踞讀之餘，彌增忭幸，伏念臣學殖荒蕪，謬蒙簡擢，得總司編錄，徧窺石渠金匱之藏，已爲望外。乃復以家傳舊笈，上塵睿覽，邀錫奎章，稽古之榮，尤逾常格，實不勝臆藻之至。謹恭慕宸翰，鐫勒貞珉，以昭恩遇，併敬述始末，傳示子孫，俾無忘焉。

御製壽民詩恭跋 同上

臣聞周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中庸首章，乃以天地位，萬物育，爲致中和之極功。蓋氤氳化醇，皆生機也，蟄飛蠕動，皆生意也。然或有所天闕於其間，則其生不遂，於是聖人有參贊之功焉。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是也。故橫海之鱗，必於巨壑，近網

畧者則不能干雲之木，必於穹巖，戕斧斤者則不能老壽之民，必於太平之世，叔季凋敝者亦不能理之自然，如操左券矣。我皇上御極五十有五年，太和翔洽，桐生茂豫，億兆胥登於仁壽。臣在春官，檢核舊籍，每年以百歲請旌者，不能縷數。今歲正月，恭逢聖壽八旬，州郡以百歲奏者尤衆，是非氣淑年和之驗歟？其尤幸者，或以兄弟比肩，或以夫婦齊眉，或以一堂五代，或以恭遇巡省，鳩杖迎鑾，得邀宸翰之殊榮，用著熙朝之上瑞，而昭優禮耆耆之盛典。見於御製詩集者，炳炳麟麟，榮鏡宇宙。臣謹恭錄成冊，以垂示奕禩，自此以往，聖壽益長，聖澤益渥，黃髮台背之叟，荷賜奎藻者，亦益繩繩不已。恭俟御製詩集，以次續編，以次頒行於海內，臣更將以次敬書，用彰久道化成之極盛焉。

書後十選一十三首

本卷載六首
原二十四首

書毛氏重刊說文後

二則 原上編卷十一

自李燾說文五音韻譜行於世，而說文舊本遂微，流俗不考，或誤稱爲徐鉉所校，許慎書琴川毛氏始得舊本重刊之，世病其不便檢閱，亦不甚行，其板近日遂散失。然好古之士，固寶貴不置也。此書爲字學之祖，前人論其得失甚具，用其相承增改之故，徐鉉所記亦甚詳。惟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林罕之說，指爲晉轍令呂忱所增入，其論頗疏。考慎自序云：「今鈔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又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其數亦具在。則罕所稱呂忱字林多補許氏遺闕者，特廣收說文未收字耳，非增入說文也。字林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韻炯字，澁字，四江韻噉字之類，注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不載，是其明證。」蓋考之未詳也。己卯正月二十五日，閱通考所載五音韻譜前後二序書。

孫愐唐韻世無傳本，獨此書備載其反切，唐代韻書之音聲，部分粗可稽考。康熙字典所載唐韻音某者，皆自此書采出，非真見孫愐韻也。則此書之可貴，不

但字盡訓詁之近古矣。

書浦氏史通通釋後 二則 同上

史通號學者要書，其間精鑿之論，足拓萬古之心胸，而迂謬褊激之處，亦往往不近人情，不合事理，固宜分別觀之。長夏略爲刪削，以朱紫綠三色點之，輕議古人，自知庸妄。然子元敢於詆孔子，則踵而效者，子元亦不能咎矣。

浦氏此注，較黃氏本爲詳，所評亦較黃爲精審；惟輕改正文，及多作名士誇詐語，是其所短耳。

書韓致堯翰林集後 二則 同上

致堯詩格，不能出五代諸人上，有所寄託，亦多淺露。

然而當其合處，遂欲上躡玉溪，下與江東相倚軋。則以忠義之氣，發乎情而見乎詞，遂能風骨內生，聲光外溢，足以振其纖靡耳。然則詩之原本，不從可識哉？

陽和陰慘，四序潛移，時鳥候蟲，聲隨以變，詩隨運會，亦莫知其然而然。論詩者不逆挽其弊，則不足以止其衰，不節取其長，則不足以盡其變。詩至五代，駸駸乎詞入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且無詩矣。豈通論哉？就短取長，而纖靡鄙野之習，則去太去甚焉，庶幾乎酌中之制耳。

書韓致堯香奩集後 三則 同上

香奩一集，詞皆淫豔，可謂百勸而並無一諷矣。然而至今不廢，比以五柳之閒情，則以人重也。著作之士，惟知文之能傳人，而不知人之能傳文，於此亦可深長思矣。閱翰林集，竟因併此集點閱之，並識其末。身列士林，而詞效俳優，如律之以名教，則居然輕薄子矣。然而唐室板蕩之時，視長樂老之醇謹，其究竟何如也？九方臯之相馬也，取之於牝牡驪黃外，有以也哉？

香奩之詞，亦云褻矣；然但有悱惻眷戀之語，而無一決絕怨懟之言，是亦可以觀心術焉。

書黃山谷集後

五則 同上

涪翁五言古體，大抵有四病：曰腐，曰率，曰雜，曰澀，求其完篇，十不得一，要之力開窾奧，亦實有洞心而駭目者，別擇觀之，未嘗無益也。

七言古詩，大抗離奇孤矯，骨瘦而韻逸，格高而力壯；印以少陵家法，所謂具體而微者。至於苦澀鹵莽，則涪翁處處有此病，在善決擇耳。但觀漁洋之所錄，而菁英亦略盡矣。

涪翁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語，殆長吉所謂強回筆端作短調耶？五六言絕，大抵皆粗莽不成詩。

涪翁七言絕，佳者往往斷絕孤迥，骨韻天拔，如側徑峭崖，風泉泠泠，然粗莽支離，十居七八，又作平調，率無味，人固有能不能耳。

東坡評東野，比之於蟹螯。予謂山谷亦然，然於毛骨

包裹中，剝得一瓣，自足清味，未必遜屠門大嚼也，要在會心領略耳。

書李杏浦總憲年譜後

同上

乾隆辛亥正月，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卒於官。孤子之拭等，以公生平篤實，不欲以世俗粉飾之文，違其素志，而又不忍先德於弗傳，乃刊公手著年譜，以存出處之大概，屬余校定。余讀竟，喟然曰：「昌黎稱銘人如銘己，知人銘不如己銘之確也。公與余同出陳白厓先生門，又同在翰林，不數日輒相見。乙巳以後，余與公並老矣，同在九卿，又不數日輒相見。中間宦轍南北，不數相見，然聲息恆相聞，故公行事，余知之爲悉。即公未仕以前，學問之始末，家庭之散聚，功名之得失，亦往往於爐香杯茗之前，追述當年，爲余話舊。余知之亦悉。今觀是譜，與余夙昔所見聞，如重規疊矩，蓋無一字粉飾於其間，公之立心，於是可見。公諸子能以公之心爲心，於是亦可見矣。嘗觀古今記載

之文，真與僞參半，然僞者鋪張揚厲，震耀一時。究之天下之人有耳目，後世之人有考證，是是非非，終不可掩。其真者，雖無意於表暴，而天下之人有耳目，後世之人有考證，或以一二事傳，或以一二語傳，亦終不可掩也。然則公作是譜，其不求傳而自傳乎？余爲跋尾，亦竊附中郎之作有道碑也。

紀曉嵐詩文集卷四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塾先氏編輯
會稽蔣抱玄著超氏點校

書後十選一十三首

本翁載七首
原二十四首

題姚姬傳書左墨溪事後

原上編
卷十一

堅苦卓絕之行，多生於憂患之中，尋常孝友，則本分事耳。然本分之中，有骨肉不以相期望，鄉閭不以相責備，而纏綿篤摯，務自行心之所安，若有所必不得已者，雖其志不在立名，第以為適盡其本分，然本分之中，已加人一等，即謂之堅苦卓絕可矣。夫失偶不取，或以老或以貧，皆常事也。墨溪年未至老，貧亦未至不能聘一婦，徒以食指繁多，不欲以養妻子之力，分養父母兄弟之力。遂以血氣未定之年，毅然絕室家之樂，非天性足勝其私情，能若是久而不變乎？善

事繼母，世俗以為難，君子不以為難也。墨溪非惟善養繼母，且以養繼母之故，至於厚幣招之，亦不肯遠離，此非特繼母如母，直併如母之見亦無矣。雖君子能不以為難乎？且夫堅苦卓絕之行，或往往過中失正，不近人情。墨溪有兩弟弟又有子，不娶不至妨似續，其非務為詭異，不顧其安可知。其事繼母也，不以定省服事之文，而惟以不忍就遠館，不就遠館固常事，不足駭俗；其非塗飾耳目，苟求聲譽，亦可知也。然則墨溪其古之獨行歟？余感墨溪能為人所不能為，而姬傳之文，又足闡發其隱微，讀之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因題數語於後，以著墨溪非矯激，姬傳非標榜焉。

書蔣秋吟考具詩後

同上

榴花詩始見漢末，是詠物之祖，詠器具詩，如燭籠鏡臺之類，頗見於齊梁。其詠一家之器具，連章駢作，則天隨子其權輿矣。元人敷衍，動至百篇，頗為該備。近

人搜索纖微，至繭虎鯨鶴，亦入賦詠；然未見詠及考具者，豈非索諸六合之外，而失諸眉睫之前歟？辛亥七月，偶於姻家陳君聞之處，見此冊，雜誦再三，喜其點化故實，筆有鏤錘，而寄託又復深遠，使遇皮陸兩翁，拈毫對壘，未知古今人孰勝負也。因題數語於冊末，以質當代之稱詩者。

書漢瓦當搨本後 二則全上

同年王司寇瀾泉，官西安時，以未央宮瓦數片見寄，惟此一片裂爲二。搨墨刻者李生，家於西安，知土人僞造漢瓦狀甚悉。余使徧視諸瓦，皆不語，至此裂瓦始摩挲太息曰：「真二千年外物也！」伊子墨卿，嗜古成癖，乃從余乞去，束以銅而琢爲硯，余旣爲銘之矣。墨卿搨摹其文，將求博雅君子詠歌之，因爲書其始末如左。

老硯工方某，言古人作瓦，不爲硯計，凡細如澄泥者，僞也。然瓦必堅緻，始入土千歲不朽爛，凡鬆脆粗疎，

多沙眼者亦僞也。所論頗入微，觀此瓦益信。方又言漢印漢瓦，其字多不合六書，以皆用隸不用篆；又出工匠之手，非士大夫所爲耳。觀此瓦漢字，文曰漢井天下所論亦有見也。

書黃庭帖跋尾後 二則全上

宋末黃庭經一冊，有董香光跋二行，連於搨頁，乾齋相國以下十五跋及二題名，則書於護頁者也。本蔣爰亭所藏，爰亭以贈余，余嘗以進呈石庵相國，見之曰：「董跋神采生動，是興到之書，帖則僞本，宜祕府不錄也。緣諸跋字多殘蝕，進呈時難於裝潢，乃獨留香光一跋，而以殘頁贈墨卿。後瑤華道人定此帖爲真本，向余索之，香光跋遂隨之去，而此殘頁孤行矣。賞鑒之家，古來聚訟，元章長睿，攻訏紛紜，余不知書無以定此帖之真僞，姑記其本末，俾好事者知原帖原跋皆尙存，或他日劍合延津，亦未可知耳。」

瑤華道人云：「此帖墨色黯淡，火氣俱無，非近代之

物。且黃庭刻本，見於諸家法帖者，從未見此搨，苟非宋石，此刻自何而來耶？又云：『吾見黃庭多矣，未見如此本之朴拙者。石庵或以與他本不類疑之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之謂矣。』

書劉石庵相國臨王右軍帖後

同上

詩文晚境多頹唐，書畫則晚境多高妙。倪迂寫竹似蘆，石田翁題詠之筆，每侵畫位，脫略畦封，獨以神運天機所觸，別趣橫生，幾幾乎不自覺也。石庵今歲八十四，余今歲亦八十，相交之久，無如我二人者。余不能書，而喜聞石庵論書，蓋其始點規畫矩，余見之久而擬議變化，擺脫蹊徑，余亦見之。今則手與筆忘，心與手忘，雖石庵不自知，亦不能自言矣。此所臨摹，以臨摹爲寄焉耳。勿以似不似求之。

書陸青來中丞家書後

同上

乾隆戊午，余與陳光祿楓厓，讀書董文恪公家，續而

至者，爲竇總憲元調，劉侍郎補山，蔡殿撰季實，劉觀察西野，李進士應弦，及陸中丞青來。課誦之暇，輒雜坐斯與堂東廂，以文藝相質正。諸君各意氣飛揚，不可一世；青來獨落落穆穆，不甚與人較短長。或花晨月夕，小酌以息勞苦。談笑鋒起，青來危坐微笑而已。然文恪公頗器許青來，後相次登第，從仕宦，多躋顯達。惟青來以清操勁節，爲當代所稱。文恪公常曰：『人品自一事，功名自一事，此世俗之見也。礪人品而建功名，乃真功名，有功名而不失人品，乃真人品。』若青來者，可謂不負師言矣。余少好嘲弄，往往或侮青來，青來不爲忤，嘗私語季滄洲曰：『滄洲名顯杭州，公文恪公晚年工曉嵐易喜易怒，其淺處在此，其真處亦在此也。』余聞之，有知己之感，故與青來尤相善。今青來久逝，余亦衰頹，回憶當年，宛如隔世。忽於令子處見青來家書十三通，平生心事，隱隱具在筆楮間。其於家庭之間，一字不苟，尙如是，後之覽者，益可以見其平生矣。人往風微，老成凋謝，徘徊四顧，遠

想概然；若斯人者，豈易數數觀哉？

書奏節婦江氏事略後 同上

嫡庶有別，古禮也。然孔子刪詩於二南，錄小星江有汜，作春秋書紀叔姬，獎善則無以異也。世多以陶母稱闔德，考劉孝標世說注引陶氏語，則陶母實亦側室，而自古頌美無異詞，且有誤引以稱嫡者。然則禮之所別，名分焉而已，至撐拄綱常，砥礪名教，庶與嫡豈有別哉？且非僅無別已也，女之立節難於男，庶之立節尤難於嫡。能讀書則明理，不讀書則不明理；自視尊則自愛，自視微則不自愛，勢固然耳。呂新吾葬禮翼曰：『爲節義而死者，雖少雖賤，必祔。』通儒之論，足破迂拘，節婦之事，爲宜大書而特書者，可以思矣。願自惟離鸞別鶴，青鏡白髮之膚詞，不足以爲節婦重，故敬書節婦之尤宜表章，以告夫好持苛禮者。

策問十一 選四首 原一十六首

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之一 原上編卷十二

問孔子後，儒分爲八，然學術無殊，至宋而洛蜀二黨，各立門戶，於是有程蘇之學。洛黨又自分兩歧，楊時一派傳於閩，周行己一派傳於浙，於是有新安永嘉之學。程守禮法，蘇以爲僞，蘇尚文章，程以爲難。新安談心性，辨儒墨，永嘉以爲迂腐。永嘉講經濟，務博洽，新安以爲粗浮，果皆中其失歟？周密齊東野語，極揅擊程氏之徒，程敏政蘇氏禱杙，抑又甚焉。固黨同伐異之見，然二家毋亦均有賢者之過歟？周公手定周禮，聖人非不講事功，孔子問禮問官，聖人非不講考證。不通天下之事勢，而坐談性命，不究前代之成敗，而臆斷是非，恐於道亦未有合。永嘉之學，或可與新安相輔歟？抑實有不可並立者歟？望朝刑政修明，儒者久無朋黨之習，尙論學術之得失，可平心而決從違，其詳抒所見。

問功令以詩試士，則試帖宜講也。然必工諸體詩，而後可以工試帖；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齊梁綺靡，去李杜遠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

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黃爲元祐大宗，元好問論詩絕句，指爲滄海橫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擊壤流爲濂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然據理而談，亦無以難之。昌谷集流爲鐵厓樂府，是破壞詩律者也，然嗜奇者衆，亦不廢之，何以救其弊歟？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爲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循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摹甲新意，流爲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和聲以鳴國家之盛，於多士有厚望焉，其詳悉以對。

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之二

同上

問史家褒貶，宜祖春秋，歐陽修新五代史，書法謹嚴，而後人病其漏略，卒不廢薛居正書，繁與簡，宜何從歟？宋濂元史，多沿案牘之文，世以爲譏。宋祁新唐書

多用雕琢之詞，世又以爲譏，其得失究安在歟？史記漢書列傳，多載詞賦，後人以爲近於總，宋新唐書凡詔令皆不錄，後人又以爲失載，王言當以何爲準歟？劉知幾欲廢表志，是誠偏見，然如宋書之志符瑞，魏書之志釋老，漢書之表古今人，唐書之表宰相世系，亦未免徒釀繁文，如斯之類，能詳數諸史之表志，指其某例當刪歟？明史天文志有圖，蓋測量非圖則不解，故翔是例也，亦有似此當增者歟？後漢書論後有贊元史則論贊俱無，以誰爲是歟？諸生卽翔步玉堂，備著作之選，其詳悉以對。

問屈宋以前，無以文章名世者，枚馬以後，詞賦始多，典論以後，論文始盛，至唐宋而門戶分，異同競矣。齊梁陳隋，韓愈以爲衆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權倖，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韓愈平淮西碑，李商隱推之甚力，而姚鉉撰唐文料，乃黜韓而仍錄段文昌作。元稹多綺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

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黃爲宋代巨擘，而魏泰東軒筆錄詆黃爲當其拾瓊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絕句，亦曰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凡此作者論者，皆非淺學，其牴牾必有故焉。多士潛心文藝久矣，其持平以對。

書十二 選二首 原六首

與余存吾太史書 同上

昀再拜啓，存吾太史閣下，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予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舛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

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昀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己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昀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於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採，惟高明詳裁之。

與朝鮮洪耳溪書 同上

紀昀頓首：奉書耳溪先生執事，前因東琛入獻，得接

容輝見道氣深醇，峙立交閭如霜林獨鶴，已驚爲丰采迥殊。迨承謙挹，不鄙眇之不文，以大集見示，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公餘雜誦，宛然與君子面談，嘆有德有言，理誠不謬。眇才鈍學疎，本未窺作者之門徑，徒以聞諸師友者，謂文章一道，傳自古人，自應守古人之規矩，可以神而明之，不可以僞而改之。是以暖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欲以側調么絃，新聲別奏。今統觀雅製，實愜素心，是真異地之同調矣。不揣庸陋，竟爲徐無黨之續。先生亦許以賞音，是我二人，彼此以知己相許也。夫人不相知，日接膝而逸若山河，苟其相知，則千萬載如旦夕，千萬里如庭除。清風朗月，儻一相恩，但展卷微哦，即可作故人對語矣。前兩接手書，俱已裝潢成軸，付小孫樹馨收貯。茲拜讀華藻，亦併付珍弄。此孫尙能讀書，俾知兩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將來佳話也。茲因鄭同知歸輶之便，附上水蛙硯一方。上有拙銘，白瑪瑙搔背一件，郎窰康熙中御鑿今百年各系以小水中丞一件，葛雲瞻茶注一件，宜興之工各系以小

詩，先生置之几右，時一摩挲，亦足關遠想也。臨楮馳溯不備。

銘十三 選三十一首 原一百二十七首

御賜浮筠硯銘 原上編卷十三

帝曰汝眇，嘉汝校文，錫汝紫雲，粵嶠之珍。眇抃以欣，榮媿銘勳，敢不勗以勤。賜硯多以龍尾石，惟編輯水端溪舊阮石，其製爲竹節之形，臣敬名曰浮筠。

水田硯銘 同上

流水周圍，中抱石田，筆耕不輟，其終有豐年。宛肖水田，溝塍紆曲，忽憶燕南，稻青柳綠。溝洫之制，尙見於水田，不乾不溢，則有年。眇調其燥溼，惟墨亦然。

雲龍硯銘 同上

龍無定形，雲無定態，形態萬變，雲龍不改。文無定法，

是卽法在，無聘爾才，橫流滄海。
韓孟雲龍，文章真契，此非植黨，彼非附勢；渺渺予懷，
慨焉一唱！

圓池硯銘

同上

池中規，硯中矩，智欲圓而行欲方，我聞古語。

鄭夾漈硯銘

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硯，鬱攸乎予心，匪物之玩。孫樹
案江西農人鑿井得古硯，腹有夾漈草堂字，裴文達
公以稻三斛易之，後先大父續修通志，公因付焉。硯
之左側有邵公齊然題識曰：「曉嵐受詔繕通志，漫
士先生以夾漈舊硯贈之。」閩谷居士爲之銘曰：「
墨纏斑斑，閱人幾軀，稜剝缺字不毀，夾漈有靈，
式憑此六百年後，侍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

阿文成公瓦硯銘

同上

上相西征，用草露布，歸以贈予，用編四庫；雖片瓦哉？
予奇其遭遇。

仿西漢五鳳甄硯銘

同上

覃溪作硯於嶺南，皆山得之贈曉嵐。曉嵐銘曰：「賦
而銛。」時壬戌歲三月三。
蕉葉白，世所稱古中駟，今上乘；譬韓歐已遠，有王李
之代興。

風字硯銘

同上

風字樣，傳自古，瘦削之，乃似斧，喜其輕，易攜取，上直
廬則用汝。
其碎也適然，其成形也宛然，因其已然，乃似本然。問
所以然，莫知其然，此之謂自然。而然。舊荷葉硯墮地，
風字形，因琢
爲風字硯。

琴硯銘

同上

濡筆微吟，如對素琴，絃外有音，淨洗予心，邈然月白
而江深。
筌山鼓琴，沈思忽往，含毫邈然，作如是想。

無曰七徽，難調宮羽，此偶象形，昭文不鼓。書與儻酣，筆風墨雨，亦似胎仙，聞琴自舞。此硯刻鐵稍工，而琴徽誤竹七點，因戲爲

銘之無絃琴，不在音，仿琢硯，置墨林，浸太清，練予心。琴硯式，然絃徽曲肖，則俗不可耐，命工磨治，略存形似，庶乎俗中之雅耳。

竹節硯銘 同上

介如石，直如竹，史氏筆，撓不曲。

筍不兩歧，竿無曲枝，孤直如斯，亦莫抑之。其斷簡歟，乃堅多節，略似此君，風規自別。

桃硯銘 同上

曼倩三竊王母桃，墮而化石沈波濤，水吞沙蝕堅不銷，圭角偶露驚舟蛟，漉以琢硯登書巢，尙有靈液濡霜毫。

天然荷葉硯銘 同上

作荷葉形，而不甚肖，畫竹似蘆，倪迂之妙。

壺盧硯銘 同上

因石之形，琢爲此狀，雖畫壺盧，實非依樣。

既有壺盧，無妨依樣，任吾意而畫之，又不知其何狀。

嶺雲硯銘 同上

觸石生雲，綿緯數縷，膚寸而合，用汝作霖雨。

幻態如雲，自然入妙，此硯之別調。

小斧硯銘 同上

斧形雖具，而無刃可磨，亦無可執之柯，其無用審矣，且濡墨而吟哦。

連環硯銘 同上

連環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

墨藪硯銘 同上

凹凸坡陀，聚墨良多，大書壁窠，濡筆文河，烏雲涌兮

墨水波，元虬奮擲兮翼我佩阿。

龍尾石硯銘 同上

剛不拒墨，相著則黑，金屑斑斑，歛之古石。

堅而不頑，古硯類然，久矣夫此意不傳。

忽曰羅文，遽為端裝，我視魏徵，嫵媚如此。余為鮑樹堂跋世孝

祠記樹堂以此硯潤筆喜其柔膩無新阮剛燥之氣因為之銘。

淄水石硯銘 同上

淄水石，含密理，小馮君贈紀子。

凸者任磨，凹者聚墨，君子念哉，秉爾謙德。

刻鳥鏤花，彌工彌俗，我思古人，斲雕為樸。

松化石硯銘 同上

松化為石，博物者所識，松何以化，格物者所不能測。

適中硯材，取供翰墨，其變幻固無庸於究極。

聚星硯銘 同上

如星夜聚，睽睽其光，或疏或密，或低或昂，是為自然之文章。

仿宋硯銘 同上

石則新，式則古，與其雕鏤，吾寧取汝。嘉慶三載，歲在

戊午，曉嵐作銘，時年七十有五。

墨銘 同上

汝以客卿，封於卽墨，筆耕之田，卽汝侯國。一勺挹甘，

片雲凝黑，好助文瀾，泔洋莫測。

筆斗銘 同上

司筆之神，果佩阿歟？姑妄聽之，為卜此居，予書苦拙，

汝其相予。

毛穎之族，茲焉假館，我有指揮，莫聽驅遣；此操縱之

無術，非爾曹之驕蹇。

一木所斲，如無縫塔，譬彼文章，渾成者勝於湊合。

筆牀銘 同上

珊瑚筆格，化爲錢樹，我以木雕，應無是慮。翡翠之牀，變而斲木，物忌太華，吾從其樸。果有佩阿，司我筆札，儻倦欲眠，就此石榻。

陳蕃下榻，爲徐孺子，我重筆公，亦待以此禮。

珊瑚架筆，惟孝穆之詞華，今憩汝以板榻，汝應愧汝不生花。

毛穎子孫，其徒實衆，氣類不殊，町畦安用？枕藉同牀，何分伯仲？如解生花，不妨各夢。

墨牀銘 同上

十二龍賓，未必隨我，儻曰有之，且於此坐。墨以動耗，硯以靜壽，時息爾勞，爾亦可久。子不磨墨，墨且磨子，我鑒斯言，今先磨爾，爾且待於此。

水滴銘 同上

莫笑東坡翁，自嘲飲墨水，文筆老彌枯，正緣胸少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慎爾所染，勿玷爾德。井華水，貯文房，雖餘瀝，翰墨香。

解錐銘 同上

不可解者不解解之，可解而不解，乃借力於斯；其釋爾躁，無焚爾絲。

平鑿銘 同上

斧非爾力，不能洞穿，爾非斧力，亦不能攻堅；相資爲用，毋畷重於一偏。

算盤銘 同上

馬之幾足吾不知，况乃握算爭毫釐，家儲此器積藏之，旁人拊掌先生癡，掠剩使者有所司，壯哉雀鼠好自爲！

方勝合銘 同上

上下同心，政理以成，內外同心，家室以甯。吾見夫挾貳志者，始自利而終自傾，戒之戒之，毋誤用其聰明！

墓表十四 選一首 原三首

內務府郎中黃鍾姚公墓表 原上編 卷十四

冗散而談恬退，貧宦而談清高，安居無事之時，慷慨而談氣誼，此夫人之所能也。當進取之途而恬退，處脂膏之地而清高，臨得失利害之交而忠厚存心，氣誼自任，斯非君子不能矣。以余所聞，內務府郎中姚公殆庶幾乎？公少習文翰，抱經濟才，初筮仕為筆帖式。雍正丙午，世宗憲皇帝澄清吏治，選筆帖式為知縣，公膺首薦，既而念從兄亦預薦，當無一家並得理，遂以讓兄。己酉，遷主事，辛亥，遷員外郎，乾隆丙辰，遷郎中，辛酉，遷堂郎中，乙丑，命往吉林，同將軍理參務。丙寅，督理江甯織造，兼權龍江關稅，九重特達之知，駸駸嚮用矣。而因親老遽乞歸，浮沉郎署，幾及十年。丙子，再命權九江關稅，會遭微疾，遂不赴，竟以銀庫

郎中終。是皆功名之士，所策足先登，求之不能必得，得之不能遽舍者。公獨澹泊甯靜，進退從容，無所營競，繫戀於其間，公之品居何等也？堂郎中為上下之樞紐，職任繁重，似國初六部之啓心郎，而六部之事，內府皆具，尤非啓心郎之專司一曹者比，故最號要職。即織造鈔關營造司造辦處銀庫參務，亦皆度支之藪，出納浩繁，世之所謂美官也。稍得沾漑，當不憂貧。且公自壯年，即遭匱乏，上而供二人之菽水，下而捫搗米鹽，經營婚嫁，左支右絀，拮据萬端，更非無藉於是者。一旦坐銅山金穴之側，似難以忘情，公乃身履華臚，志仍儉素，月俸以外，一無所求。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公見可欲而心不亂，所守又居何等耶？又聞雍正辛亥，公官營造司員外郎，小吏偶不戒於火，獲罪且不測。公引為己過，吏乃得未減，雖幾至罷官，不少悔。夫官政有闕，委過胥徒者，不知凡幾，禍福所關，或不惜鍛鍊周內以成之，此恆情也。公於本非己過之事，甯失一官，以全數人之命，非仁人

君子能如是用心乎？世宗憲皇帝綜理幾務，甄別人才，明照如日月，矜慎名器，尤不欲假借毫釐。雍正己酉十二月，御書福字，賜內外廷臣，雖卿士或不得預。公獨以新進末秩，邀格外之榮，豈非帝心簡在，知公之異於衆歟？雖公天性孤直，落落然不合於俗，又恆自引退，未竟其用；然升沈有命，天所爲也，品行則人之自爲也。苟立身不愧古人，不以富貴有加，不以淹滯有損也。公卽不躋卿相，亦何憾哉？公諱吉保，黃鍾其字，先世襄平人，祖諱某，順治初，從龍入關，因隸籍漢軍。考諱某，嘗監督御倉。公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年六十有三，以某年葬於某原。嘉慶戊午，余扈從灤陽，公之子良，適官避暑山莊副總管，優直之餘，爲余縷述其先德，請爲墓表，以發幽光。余雖不及見公，然憶尹文端公亟稱公，與良所言合。文端公一朝名德，語必不誣，因撮其大凡，表之如右，雖多所挂漏，亦足見公之生平矣。

中議大夫賜三品服肯園鮑公暨

配汪淑人墓表

同上

碑誌之文，古男女皆有之，然爲婦作則不題夫，爲夫作則不題婦，金石例也。宋以來間有題某公合葬碑誌者，然亦不著婦姓氏。其夫婦並題，則明以來之濫觴也。歛鮑御史勳茂，將合葬考妣，先期以狀來，乞余表墓。余乃竟用明人例，夫婦並題，非曰委曲以徇俗也。文無定格，衷於理而已矣。理亦無定法，歸於是而已矣。禮以義起，非古之明訓歟？蓋述夫之美，兼及婦德，如史之附傳，其德相均，足以相配，則合傳之例，馬遷亦有焉。按狀鮑公諱志道，字誠一，號肯園，配汪淑人，並歛人。公以古誼種善士，淑人或讚襄之，或推公意而自爲之，其事皆昭昭在耳目。如公侍父病，凡五閱月，衣不解帶。淑人之侍姑病，亦以三日新婦，周旋茵榻，左右無方，故鄉黨並稱其孝。公之弟啓運，八歲失母，公天性篤摯，曲盡教養之道。淑人亦如撫所生。

故鄉黨並稱其友。公故寒士，然慷慨好施，急人之急，如己事。淑人初處困約之時，亦往往脫簪珥，質衣裙，濟親串窮乏，故鄉黨並稱其義。公以先世慈孝堂故阯，在龍山之麓，其地弗善，特遷於山岡，爲銘誌之。宣忠堂者，遠祖尚書公舊宅也。又葺其頽廢，爲尚書公祠，增置祀田，以貽久遠，並贊助宣忠派之不能婚者。鮑氏故多孝子，建世孝祠以祀，使子孫八歲以上，卽入觀禮，更捐金取息，給族衆之助祭者，以常分胙。淑人亦篤念本支，嘗修西沙溪三婆塘祖墓，躬自督工，不避風雪。每自揚州歸里，必先祀宣忠堂，徧招族人，贈金有差。又構屋八楹，爲族人貯農器，置田百畝，取租給族之衆婦，自以平日節儉，乃積有是費，名其田曰節儉，事事皆先得公意。至族婦四人，終身苦節，無力請旌。淑人廉訪其事迹，而公上之於朝，尤同心合力而成矣。公好義舉，歛故有紫陽山間二書院，歲久頽圯，膏火亦無所資。公捐金萬有一千，並修復之，至今絃誦日盛。歛有水曰北河，環郡城之西，迤橋北岸，

而入漸江，漫淤旣久，漸徙而西，與豐樂水合流，漲沙日深，迤橋之流遂絕。形家以爲西流白里之水，闔郡人文所繫也。公獨力捐貲，築水射當其西南，障之使東，以刷久結之沙，故道頓復。揚州自康山以西至鈔關，北抵小東門，路多積水，雖以輓砌，沮洳如故也。公易輓以石，行者皆稱便。淑人深居閨闈，不能周知外間事，而足迹所及，重築大母塲七星墩塲田水溪橋諸道路，至今里人能道之。雖役有大小，費有多寡，其用心與公何異乎？夫坐擁高貲，意氣自喜，慷慨而談任俠，視金穴自封者，加一等矣。然席豐履厚，物方有餘，可以視之不甚惜。如以寒門之素，銖積寸累，致富貴，物力之艱難，其知之矣。而公與淑人，能重義而輕利，不其難乎？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或士大夫好濟物而內有恇詞，或閨閣喜施予而外多掣肘，此人情之常，卽事勢之常也。公與淑人，不謀而自合，相觀而益善，不尤難之難乎？其人其事，均不可以尋常測，而謂可以金石之例拘乎？故婦統於夫，正例也，婦與夫

各足自傳，變而並書，亦變而不失其正也。春秋之法，內女非嫡不書，而紀叔姬以媵書，賢也。淑人與公並題，亦此志云爾。千秋萬世，視余所表，可以知其非委曲徇俗矣。

逸事十五 選二首 原祇二首

曹宗丞逸事 原上編卷十四

曹慕堂宗丞，余甲戌同年也，交最契。慕堂卒時，余適以校理祕籍在灤陽，闕爲面訣，意恆靈然。既而讀石君所作墓誌，辛楣所作神道碑，慨想生平，宛如對晤，不勝山陽隣笛之悲。惟是慕堂立身之本末，二君言之雖詳，其文均篤實無愧詞，足信天下而傳後世。然有一二逸事，爲碑誌所未及，爲乾隆辛巳，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清祕堂中，與同事相嘆咤。慕堂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

何必爲悼惜？如灼知其枉耶？則司院事者所司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乃邀衆同詣長院，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褻，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求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名姓，併列於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人皆先後致通顯，無知緣慕堂得免者。慕堂亦終身未自言也。同年陳侍御裕齋，年過四十，未有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慕堂倡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裕齋夫婦相繼歿，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藥，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老爲捫腕，然莫能爲力也。慕堂又鳩率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當時論者，或以慕堂爲多事，慕堂恬不介懷。嗟乎！朋友以異姓列五倫，所貴乎濟緩急，恤患難，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時酒食徵逐，聲氣攀援，怡然親若兄弟，及身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視其後人之隄危，亦安貴此朋友耶？慕堂此舉，余時有所牽制，未能赴約，然心恆愧焉。論者乃以己不能爲，轉非慕

堂之能爲，抑亦僨矣！慕堂天性恬淡，超然於聲利之外，似不甚預人事者。又和平靜穆，言訥訥如不出；而此二事乃見義必爲如此，賢者固不測哉！余十六七歲，入名場，三十通籍，仕宦四十餘年，閱事非一，閱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誼，指不數數屈也。人往風微，慨然遠想，因書以示受之侍御兄弟，俾存諸家乘焉。

記李守敬事

同上

明末河間被兵，曾伯祖鎮番公，年尙幼，爲兵士繫以去。至章邱，乘夜逸出，比曉，偃偃無所適。忽一人諦視良久曰：「若非四官耶？勿畏，我故若家僱工。」李守敬也。詢及家事，相持泣，泣已，扶之行，沿途乞食，食不足，則守敬自忍飢，行三四日，鎮番公疲不能步，則拾得破獨輪車輦之，崎嶇寇盜間，瀕危者數月。餘抵河間，河間已墟，聞太恭人避兵在景城，則又輦之景城，然後叩首鳴咽去，酬以金不受也。嗚呼！義矣！或曰：「守敬本崔莊人，性簡傲，傭工輒爲人所逐，故流落他縣。」

然當患難中，不負其心如此，可多得歟？

傳十六

選四首

原十首

懌堂先生小傳

原上編卷十五

懌堂先生姓賈氏，諱延泰，字開之，先世自萊陽遷故城，衣冠蕃衍，遂爲望族。先生賦質最穎異，承籍家學，刻志誦讀，然恬淡沈靜，出於天性，視雕華之士，以聲譽相馳驟，意泊如也。雍正壬子，舉於鄉，無矜色，既連上公車，不第，亦無抑鬱之色。年漸長，思以捧檄娛老親，乃援例爲中書舍人。舍人雖閒曹，然密邇政府，又職司翰墨，與詞林氣類最相近，文酒讌談，易於款洽。先生獨落落穆穆，公事以外無所預，退食以後，惟與山人衲子，鬪茗敲枰，門外幾無車馬跡。舊交有通顯者，招往見，唯唯不拒，亦竟不赴約。宦數載，以親老乞假歸，色養之暇，蒔花種竹，嘯詠一室，恆手自煮茗以爲樂，若不知居城市中者。迨養親事畢，或勸以補官，先生謝曰：「吾性疎慵，卽爲官亦無益於世事，况行

年六十，日就衰頹，顯親報國，付諸子孫，吾不能白髮出山矣。自是以後，惟杜門訓子姪，時時以書史自娛，興會所至，間亦賦詩摹帖，詩風格多近西崑，而能獨得溫厚之意。書初仿歐陽信本，繼仿松雪，能以勁婉驛騎兩家，然均不多作，寄意而已。惟喜鈔書，每得善本，且誦且錄，恆漏下數刻，不能止，自少至老，如一日。屬纏之際，猶喃喃作誦書聲也。平生胸懷蕭散，衣食不甚擇美惡，亦不問家人生產事，似不知馬幾足者。顧於九章算術，推究至精，於舊法多所增損，往往出古人意想外。迺知研桑心計，非所不能，特性不好耳。甲辰正月，遭微疾，遂奄然逝，年七十有四。平時嘗誡諸子曰：「今之送死者，吾惑焉，彼勳業文章，固足以垂不朽。其他往往奔走大人先生之門，丐一言以爲光寵，試覆而射之，則書撰人姓名，與所以稱道其親者，可付而得也。夫親無其實而貌以名，與貌他人何以異？余老矣，異日必無以諛墓之文誣我。故諸子於先生之葬，不敢乞人爲墓誌，卽先生之志趣可想。」

矣。論曰：「明儒學案，先生曾祖所刊也；先生口不講學，而制行不愧古君子，是真講學者也。平生不屑屑於名利，殆所謂能見其大歟？嗚呼！恆情烏足以測之？」

怡軒老人傳

同上

怡軒老人，從兄懋園之別號也。兄以乾隆丁卯舉於鄉，丁丑成進士，官中書舍人者八年。以省親乞歸，體羸善病，遂不復仕宦。田居多暇，惟以詩書謀子孫，或與平生老友以詩酒相娛樂，目所居曰怡軒，因自號焉。昔先大夫的未仕也，以兄天資篤厚，愛之甚至，亦督之甚嚴。迨昫漸長，先大夫已官戶曹，簿書有程，不復能自訓課。遂遣昫受業於東山董先生，故先大夫之學，昫不能盡得，而兄乃獨得其傳。兄與昫同爲諸生，同舉鄉試，互以讀書相淬礪。顧昫於文章喜詞賦，於學問喜漢唐訓詁，而泛濫於史傳百家之言，先大夫恆病其雜。兄則文章必韓歐，學問必宋五子，非惟誦其言，且一一體驗躬行之。故先大夫嘗稱兄深醇

有根柢，非昀所及。後兄與昀同官京師，昀早涉名場，日與海內勝流角逐於詩壇文社間。兄則恬退寂寞，杜門與三數同志晨夕講肄而已。憶丁亥春，昀服闋赴補，兄方家居，臨行送以一詩，有句云：「敢道山林勝鐘鼎，無如魚鳥樂江湖。」其志趣可以想見。後昀以不自檢束時蹈愆尤，雖幸荷聖主委曲保全，得存今日。然中間顛蹶憂患，蓋亦屢矣。兄之識度，亦何可及哉。兄今歿十六年矣，鄉黨稱長者，及士大夫稱儒者，均必爲兄首屈一指。兄之子汝倫，作兄行述，載事蹟始末甚詳。同年翁覃溪詹事，撰兄墓誌，梗概亦粗具。然兄之生平，有覃溪所不及知，而汝倫所不能言者，昀因撮舉所遺，爲兄小傳，聊竊附於追書逸事之例。夜深燭炮，回想慨然，不禁老淚之縱橫也。

棗強知縣任公傳

同上

公諱增，字蔚嶺，又字損之，別號寓圃。本蕭縣巨族，因居河南永城，遂以永城籍應試。乾隆甲戌成進士，乃

改歸江南。早年即以文章鳴，咸以爲東觀西清之選，然僅歷宰五縣，竟坎壈以終。初官直隸南和，繼署宛平，旣而補棗強，後又官山東禹城。愚民皆有惠政，而世顧多稱任棗強，從其治績之最著者也。南齊謝朓，終於尙書吏部郎，而至今稱謝宣城，其亦此例矣。公之宰棗強也，自乾隆庚寅至甲午，不盈五載，然父老至今有去思。著漢廣川郡，今分爲二州一縣，景州德州皆沃土，而棗強尤得其上腴，故殷阜甲於鄰邑。然富者不能如巴寡婦清，以財自衛，而好以客氣相凌藉，故訟牒最夥。中間一二點才，讀鄧思賢之書者，又陰陽掉鬪，媒孽其間。希分餘潤，豐益構不已。公嚴明而敏捷，於兩造情僞，不可欺以術。又杜苞直，謝請託，毅然不可干以私，談笑坐治，而囂風不競，民氣皆淳。富者皆得以保其富，棗強墟市，胥役率多方箕斂，謂之雜稅，雖負販者不免也。雖寒機紡織，得布不盈疋，得線不盈斤，亦不免也。其聚也衆，其取也則雜，取於衆人之手，所出不過數十錢，故民恆忍而不校，官亦

不甚聞。公廉知其狀，厲禁里長保正，而貧民以不擾。又建普濟堂，施衣煮粥，收養孤貧，而繆寡孤獨之無告者，亦靡不得所，是非視國如家，視民如子乎？其尤爲人所難能者，王倫之亂，距棗強一日程耳。太平日久，人不習兵，鶴唳風聲，一宵數警，人洵無固志，多謀棄家以逃。適公以宛平舊案，部議鐫秩去，代公者已捧檄至，咸謂公可攜家趣會城。公慨然曰：「丁亥之歲，吾嘗以規避褫職，已自分老牖下。己丑迎變，蒙賜復原官，得有今日，聖恩再造，吾耿耿不忘也。寇焰方熾，此城惟一典史，一把總，擁兵徒數十，勢不能拒敵。新任者與民未相習，亦不能團聚鄉勇，合力守禦也。我一去，則民必散，民一散，則賊必乘虛來據城，城陷而此縣不可爲矣，吾寧與城存亡耳。」乃部署捍禦之方，與新任者分陴以守，閱月餘，事定，乃行。公有造於棗強大矣！置其他所歷官而獨稱棗強，豈無故哉？嘉慶庚申七月，公之子銜薰，以政聲懋著，擢知棗強，適得公舊治地。癸亥正月，又以卓異調天津，其治

棗強，猶公之治棗強，棗強人皆曰：「公有子也。」余謂傳傳氏譜者，蓋非一家，而天獨使公子踐公之位，豈非故示巧合，使爲善者憬然悟哉！余嘗誌公之墓，公之子以石埋幽壙，不能徧傳於世也。會修棗強縣志，復乞爲公傳，因舉公卓然可傳者以應其請，餘事則狀誌具存，今不復贅焉。

蘭圃舒公家傳

同上

公諱其紳，字佩斯，蘭圃其號也。任邱人。年十三而孤，卽刻自樹立，從伯父讀書荆門州署，泛覽百氏之言，發爲文章，沈博絕麗。弱冠補縣學生，老師宿儒，競相嘆異，以爲必以科第世其家。公亦奮自淬礪，慨然有承明著作之志；而太夫人急欲以捧檄慰晚景，不欲遽違母志，乃筮仕。乾隆庚辰，得四川墊江令，引見，調山東滋陽；蓋翹然出衆之概，聖主已一睹而識之矣。到官，判決如老吏，然循循撫字，仍不失儒者風。甲申丁內艱，丙戌補陝西鄠縣，庚寅調咸陽。辛卯以恭辦

皇太后慶典入都，特授榆林府知府，遷擢最速，且越階爲近年以來所希有。咸謂聖主知人善任，斷非無故而破格，公之才略，必有深契天心者，故能邀異數如是也。甲午值調陝西兵征金川，委公監送，果以紀律嚴明得上考。丁酉調同州，卽以是歲調西安，西安首郡最繁劇，公坐理裕如。巡撫畢公嘗嘆曰：「古所謂惻怛無華，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者，殆舒君其人耶？」遂舉卓異，得召對。辛丑甘肅叛黨初平，上念公才，特調蘭州，經理善後諸事宜，其中竅要。壬寅擢浙江鹽法道，浙人聞公數理劇郡，意必踔厲強幹，使人凜然畏比，至乃恂恂一書生，莫之測也。蒞事後，杜絕餽遺，卽蔬果亦不受，又似稜角峭厲者，益莫之測。然公意則謂巖政在督課，課出於商，商資於民，民足而後商足，商足而後課足，所謂治病者，求其本也。故委曲調劑，不見作爲之迹，而國計民生，胥陰有所裨。再署臬司事，不博精明之名，亦不博寬大之名，平心推鞠，細入豪芒，秋讞獄牘，刑部訖無所改易。蓋

久之久之，浙人乃知公之用心，而公之精力，亦盡於在浙五載中矣。丁未九月，以積勞卒於官，卒之日，上官如失左右手。錢塘梁山舟侍讀介介少許可，與公會無半面交，公歿之後，乃爲公誌墓，稱以所至無赫赫名，而嘗有去後思，豈非公論具在人心哉？然後知聖主特達之知，非偶然也。余與舒氏爲姻家，因撮敘始末爲公家傳，而系以贊曰：「公才足以爲能吏，然而卒以良吏著，蓋公本讀書人也。夫窮經以致用耳，仕而有濟於物，斯不愧儒者矣。何必以科第致身，始爲能讀書哉？」

紀曉嵐詩文集卷五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蟄先氏選輯
會稽絲抱玄著超氏點校

墓誌銘十七

選七首 原二十五首

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

墓誌銘

原上編卷十六

乾隆辛亥正月，左都御史李公卒於位，越歲正月，元配馬夫人繼卒。癸丑五月，孤子之棫等，乞寶公東臯相地於費莊。甲寅六月，奉公及夫人柩合窆，而乞劉公石菴書誌銘。劉公謂必余撰文，乃親書，因以文屬余。余文何足當石菴書，石菴又何取乎書余文？正以余嘗校勘公年譜，當不失實云爾。公諱綬，字佩廷，號杏浦，又別號竹溪，然學者惟稱杏浦先生也。先世自山東遷宛平，曾祖諱進，會祖諱龍，均未仕。父諱孔嘉，

官雲南永昌府知府，皆以公貴，覃恩贈一品。公生而俊邁，有幹略，年十七，永昌公以罷官滯滇中，即能奉母，牛太夫人歸里，營大父葬事，豐儉皆中禮。治家嚴肅，而門庭雍睦，兄弟互相切劘，允璧齋弟梅村，相繼取科第，其餘幼弟諸姪，婚官皆藉以成就，而收恤徐氏孀妹，卒教其子朗元，登科入仕，尤士大夫之所稱。平生貞不絕俗，不欲曉曉露圭角，而義所當為，未嘗不為。如官奉天府丞時，奏燬前明違礙碑碣，官湖南巡撫時，奏賑茶陵水災，奏增衡柳諸路驛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俞允。官御史時，奏吏部胥魁受賕，奏浙江巡撫匿災，並邀褒嘉，尤不愧風憲矣。性喜讀書，暮年尚手錄文，選作詩不下數千首，皆替子孫藏弄，不欲與才士爭名。然文章具有法度，一典鄉試，兩督學政，兩任奉天府丞，所甄拔皆得人。其奏定盛京宗學章程，增設副管，司察核，併奏修藩陽書院，聚諸生講肄，教士亦具有規程，即公所學可知矣。公生於康熙癸巳，雍正乙卯，中式副榜，乾隆丙辰中式舉人，壬戌

中式明通榜，授萬全縣教諭，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申授職編修。乙亥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庚辰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壬午提督湖南學政。乙酉授奉天府府丞，辛卯以保舉教職鑄秩。壬辰授通政司參議，癸巳再授奉天府府丞，己亥授通政司副使。庚子授大理寺卿，壬寅內閣學士，癸卯三月兼文淵閣直閣事。七月提督江西學政，甲辰五月授江西巡撫，旋調湖南，八月調湖北，乙巳正月授兵部侍郎，五月調工部，十一月兼署兵部，丙午兼署吏部。丁未授左都御史，己酉入直尚書房，賜紫禁城騎馬。凡掌風憲四年，卒年七十有九，富貴壽考，公可謂兼之矣。配馬夫人，荏平縣知縣諱嵩之女，少公三歲，年十七歸公，紡績佐讀，早同辛苦，家庭孝友，得夫人之助爲多。至公撫徐氏孤甥，夫人約以婚姻，而自督之誦讀，訓責之嚴，與諸子無異。稍或懈弛，輒泣涕霑襟，屢陳其母之苦，務使感動而後已。夫收恤親黨，已稱古誼，不棄貧賤，字以愛女，又加人一等。至策勵譙訶，不避嫌怨。

卒使有成，此真士君子之所難矣。用心如是，宜與公同以恩榮終始也。公子二人，長之棻，官柳州知州；次文杞，官工部司務，卽由永城縣丞，特旨改京秩侍養者也。女七人：適徐朗元，宗室書昌，韓燕，韓燮，汪應鈴，趙德紹，孫源濤，孫七人。烜己酉拔貢生，官深澤縣教諭，烜監生，燿附學生，炳煥，煥熊並幼。曾孫二人，甯城承基，似續蕃衍，亦足見公及夫人之遺澤焉。銘曰：「公所自敍事皆有稽，我括爲誌，譬疊矩而重規，君子書之，庶幾曰是無愧詞。」

前刑部左侍郎松園李公墓誌銘

同上

公與余同以乾隆甲戌登進士，是科最號得人，其間老師宿儒，以著述成家者不一，高才博學，以詞章名世者不一，經濟宏通，才猷雋異，以政事著能者不一，品酒鬪茶，留連倡和，以風流相尚者亦不一。故交游款洽，來往無夙期，讌會無虛日。余少年意氣，亦相隨馳騁，顧盼自豪。公獨落落穆穆，清靜自守，於同年無

所同異，亦無所親疎，若蕭然於仕途外也。數十年來，升沈不一，登九卿者僅六人，而公實居其一。論者謂窮達有命，不在聲華之相耀也，是固有然。然公以恬退樸訥之性，而卒受殊知，得躋通顯者，亦自有由。公由翰林改刑部時，有翁強污其婦，婦爪傷翁而得免，畏其再逼，遂自盡。衆謂傷翁不孝，不宜旌，公謂婦此時惟恐不免耳，是無妨於孝，仍宜旌。錢文敏公從公言，公緣是知名。由郎中出守廬州時，奸民葉虎，倡順刀會，爲暴於鄉里。公捕治渠魁，而嚴戢其黨，卒消亂於未萌。由江西鹽法道擢浙江按察使時，諸商感公革陋規，疏鹽引，瀕行贖以八千金，公力拒不受。由湖南布政使獲譴，再起爲福建汀漳龍道時，力懲海濱剽悍之俗，終公之任，無械鬪。修造戰船，嚴禁以舊料抵新料，積弊一清。官江蘇布政使，僅四月，清釐賑務，所全活甚衆。官湖北巡撫時，會歲歉，舊官不能察屬吏，賑恤未周，姦黠者或強借富民糧，豪猾者又執而生瘞之。公奏請悉行究治，撫字多力，机隍者以安。又

廉知十年前，盜糾衆入民舍，肆劫掠，而吏匿不報，立置羣盜於法。參治歷任各官罪，而吏由是儆。盜由是戢。優詔褒嘉，遂有兼署總督之命。知公之勤於其職，簡在帝心者久矣。迨年近七旬，自覺精力消減，即不敢久居要任，致察核不周。天子亦俯鑒其誠，改司秋憲。蓋力所不能爲者，即不敢爲，知凡所敢爲，即爲之而有餘矣。豈泛泛委時任運者哉？雖以荆江泛溢，失於預防，落職，而工竣以後，仍特賜按察使銜，俾頤養於林下。嘉慶丙辰來京，八千叟嘉宴，恩禮有加，亦皆非偶。然先師阿文勤公嘗曰：「仕宦措足於實地，可無顛蹶，卽意外失足，亦必不至破顛損骨。」至哉言乎！公其知此意矣。公諱封，字紫綬，松陵其別號也。先世江西豐城人，明洪武初遷山東壽光縣之斟灌莊，故世稱斟灌李氏。曾祖諱迥，康熙甲辰進士。官刑部右侍郎，祖諱樸，官南漳縣知縣，父諱烈，官蘇州府同知。公生於雍正元年十一月，卒於嘉慶元年九月，元配郭夫人，繼配朱夫人，俱先公卒。子三長鈐，官工部

司務次銓乾隆丁酉科拔貢生由四庫全書館分發署江西建昌府同知次鈐縣學生女五適王緯璧劉鼎燮王庭蘭劉世煊王充彬孫六曾孫一公長子早卒長孫景沆將奉公與兩夫人及側室陳孺人柩合葬於九巷莊先塋遣使走京師乞余爲銘余與公同舉迄今四十三年矣故交零落有若晨星間居京師者僅查給事濛樣戈太僕仙舟繫朝籍者惟余一人在林下者亦止王侍郎蘭泉王光祿西莊錢詹事竹汀沈運使旣堂殷伏羌會詹及公尙時通音問回憶少年文酒之會杳若前生公今奄化又少一人矣俯仰今昔百感紛來爰慨然而爲之銘曰「人以官富公以官貧貧則貧矣而秋水無塵吁嗟乎吾黨又少此一人。」

戶部陝西司員外郎季荀馬公墓

誌銘 同上

士負瑰異之才大抵期以文章經濟見於世得酬其

志者天也。或限於所遇，學而不克竟其業，仕而不克竟其用，亦天也。至隨所遇而各盡其道，則存乎人之自爲矣。余誌季荀馬公之墓，核其生平而微識其志焉。公諱潤，齊河人，自先世以來，有厚德，故子姓蕃熾，甲於一邑。公本生父曰重華公，以世父魯生公無子出爲之後。幼穎異，喜讀書，若有夙慧。稍長，從淄川張榆村游，益肆力經史，泛濫於古作者之文，各得其要領，下筆輒輒落落有奇氣，出應童子試，卽爲舉使檜門。金公所知，拔縣學第一，僉謂掇青紫如拾芥，比入秋闈，竟不利。時太夫人切望顯揚，急欲覲毛義之檄。公慨然曰：「文章工拙有定，而場屋之遇合則無定，歸熙甫十上公車，陳大士六旬登第，恐非老母所欲待也。」乃輟舉業而策仕，得戶部陝西司員外郎，是司最號繁劇，公剖決釐剔，老吏皆斂手。大學士舒文襄公時領部事，於僚屬少許可，顧獨賞識公，初保送上諭處行走，旋委監平糶，並能舉其職，乃委辦現審處事，公準情酌理，務得其平，凡所鞫斷，兩造皆稱無枉。

縱。方駿駿期大用，而太夫人年已七十有二，本生父重華公，年亦八十有四矣。會得家書，知太夫人有微恙，卽援例乞歸省。上官憐惜公去，而情詞懇惻，聞者感動，竟亦不忍奪，乃具奏准歸。歸後烝烝色養，無間晨夕，逮太夫人及本生父母，皆享高壽而終。公亦壯懷日減，自揣再入曹司，非復昔日少壯比；遂以未竟之志，付之子孫，而林泉終老矣。論者謂公抱雋才而不第，懷略而不顯，皆以娛親養親之故，頗爲公惜。然孝者百行之本也，公不得於登高科，陟臚仕，而獨得之於此，所得抑亦多矣。余又聞公有妹適李氏，公憂其貧，贈以宅一區，田五頃，錢編修敦堂，嘗負公數百金，敦堂沒，卽折券，且爲經紀其妻子。又有友人老乏嗣，公捐貲爲置妾，竟得一子。乾隆壬辰，山左饑，公捐糧千石，付社倉，多所存活。邑有大清橋，七省孔道也，歲久剝圯，公獨力新之，行旅得不病涉。其他厚德多類此，然此在他人爲卓行，在公又爲緒餘矣。公生於雍正戊申七月，卒於乾隆己酉閏五月，年六十有

二。配李恭人，歷城雍正己酉科舉人諱儀，女。子五：長夔龍，官大理寺右寺丞，次震龍，候選州同，次田龍，縣學生，次文載，文光女，二孫，三孫女。一右丞兄弟將葬，公於峨眉山，北之新阡，以余於公爲姻家，冒寒走京師，乞余爲誌。余義無可辭，乃綜括梗概而系以銘曰：「其仕也博親之歡，其不仕也，將戒養於陔蘭；或進或退，各得所安，雖未盡其才乎？知公無憾於九原。」

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坳堂方公

墓誌銘

同上

劉文正公有言曰：「士大夫必有毅然任事之心，而後可集事，必無所牽就附合，而後能毅然任事。又必一塵不染，一念不私，而後能無所牽就附合。至於仕宦升沈，則有數焉，君子弗論也。」余承師訓，恆抱愧心。乾隆庚辰，分校會試，得諸子桐嶼，其性剛勁無所阿，雖登鼎甲，入翰林，卒外調一郡，坎壈以沒，巧宦者恆指爲前車。然桐嶼乾隆壬午典試山東，得方子坳

堂，剛勁過於其師，固未嘗不以功名終。蓋坳堂自辛卯成進士，分刑部學習，得貴州司主事，癸卯遷浙江司員外郎。丙午遷雲南司郎中，己酉出爲江西饒州府知府。庚戌遷江蘇蘇松道，有尼之者，遂以病乞歸。壬子病痊，仍往江蘇候補，甲寅署理松太道，旋補江甯鹽巡道。嘉慶戊午遷貴州按察使，己未遷江蘇布政使。庚甲閏四月，以積勞成疾，奏請解職，遂以是月卒。其在刑曹也，值新更秋讞之例，凡金刃殺人之案，概定爲情實坳堂，分別其輕重，固爭不得，後果蒙高宗純皇帝指示改正，緣是爲同事所服，亦緣是爲同事所忌，淹滯殆十年。又嘗兩上書與司寇爭，司寇雖微愠，而心重其人，故卒排羣議而特薦之。其在饒州也，值阮光平入覲，沿途守令多釀金飾供帳。坳堂曰：「聖天子以威德服四夷，非誇以靡麗也。」戒所屬皆勿與，頗忤上官。旣而密偵其居官實一介不取，乃轉以此知坳堂諸事倚重焉。其初擢蘇松道也，饒州新守已任事，坳堂具船將行矣。適營弁緝鹽波及良

善，衆洶洶不平，營弁遽以民變告，且請徵兵。坳堂曰：「新守與民未相習，民弗信也。」兵自出曉諭，捕首倡者二十五，分別置法，而申請上官，褫營弁，不動聲色，大難立平。其署松太道也，閩廣洋盜竄入吳淞，總督巡撫提督會師於寶山。坳堂獨建議曰：「衢山與大小羊山，江浙之分界也。港汊叢雜，盜船隨處可寄，一得風潮之便，倏忽出沒，猝不及防。當其乘風而來，迎擊之，則彼順而我逆；及其趁潮而退，追擊之，則我後而彼先，是使盜常憑勝勢也。請於要隘多設伏，俟其至，則縱使過而躡其後，遇其退，則扼不使前，以待後隊之追剿，盜雖黠無能爲也。」衆從其議，盜果大摧。時督師皆大吏，坳堂一監司耳，卽坐受指揮，未爲緘默，而籌畫方略，慷慨陳詞，以一身任勝敗之責，此其用心，豈苟且自全者所知乎？其爲江甯鹽巡道也，缺至清苦，而煩劇特甚。坳堂緝訟師，剔衙蠹，戢強暴，弭盜賊，事事注以全力，而尤以砥礪風俗爲先。遇事則我用我法，若不知有宦途酬應事，同官習聞其

丰采，亦不以爲訝也。其爲貴州按察使，僅八閱月，爲江甯布政使，僅三閱月，沈幾默察，尙未肯輕有作爲。然其以病乞歸也，硃批奏摺，有此人可惜之旨。然則坳堂之生平，天鑒之矣。使其沈疴早瘥，開府建牙，固堂握中事。卽天不假年，未竟其用，而以孤寒下士，中朝無葭莩之親；又負其磊落之氣，動與物忤，而數歷中外，亦不爲不通顯。然則剛柔者性也，人所自爲者也，窮通者命也，天所預定而人無預焉者也。觀於坳堂，可知桐嶼之顛躓，乃命之所爲；卽使曲意脂韋，不過自喪其所守。安見策高足，趨捷徑，必一一紆青拖紫歟？吾於是益信劉文正公之言，不必以桐嶼之事遂猶豫不果矣。坳堂諱昂，字叔駒，一字訥庵，坳堂則其別號也。先世歙人，至贈通奉大夫持干公，始占籍山東歷城，卽坳堂之考也。娶楊太夫人，又娶朱太夫人，是爲坳堂之生母。坳堂生於乾隆庚申五月十四日，卒於嘉慶庚申閏四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一。元配楊夫人，繼配趙夫人，並早卒，又繼配吳夫人。子四

世平、世興、世德、世紱，女三：一適金鄉張鎮峯，一適吳江周霞，一未受聘，孫一某。世平等將以某年某月卜葬，乞銘於余，余素重坳堂之氣節，乃不辭而爲之銘曰：佳城一閉，泉路寂寥，吾不知千百年後，或鬱松柏，或翳蓬蒿，然銅棺可朽，鐵骨則不銷。

廣東順德縣知縣鶴庵馮公合葬

墓誌銘 同上

公諱履謙，字令開，先世由山東壽光遷代州，以衣冠科第世其家，推爲甲族。六世祖諱亨期，國初遭姜瓖之亂，有全城功，祀於鄉賢。高祖諱右京，以順治己亥進士，官湖廣荊西道，亦祀於鄉賢。曾祖諱雲奏，官廣西荔波縣知縣，以治行稱。祖諱慶曾，官陝西蘭州府同知，祀於名宦。父諱鍾宿，官中書科中書，又祀於鄉賢。名德相承，蟬聯五世，蔚然爲士大夫望，更不徒以門閥爲高矣。公承藉舊業，以乾隆丙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發山東，以知縣試用。初署事濟陽，會大吏建

大新橋，檄採楊木八千株。公慮爲民累，且時方散賑平糶，物力亦未紓，牒陳其不便者數事，詞意懇惻，當事者竟不能奪。故在任僅數月，而至今有去後思。時兵部侍郎顏公希聲守濟南，後與余同官閩中，偶述其事，猶太息稱強項令也。旋實授安邱，安邱素號難治，豪健者挾持影射，地糧多爲所乾沒，積欠日增。公捕治渠魁五人，其弊立革。巡撫崔公稔，公才欲調治壽光，公以前代祖籍辭。崔公曰：「嚴正如子，卽治本籍亦無私，何祖籍之避？」壽光故善訟，公履任後，開誠布悃，隨事化導，俾曉然知是非之不終淆，詭詐之無不敗。久而漸化，訐告之事遂稀。嘗語同官曰：「天下無化外之民，在守土者御之以理耳。」蓋公之蒞事，隨地制宜，不以姑息縱姦頑，亦不以嚴酷傷和氣。故後以安邱舊案牽連致罷，山東人至今惜之。乾隆辛卯，恭祝萬壽，蒙恩復原官。丙申授廣東海豐縣，知縣海豐多頂凶之案，公虛心研鞫，務究其隱微，卽細事亦不草草。有婦人過麻瘋院，麻瘋者執而迭污之，

官吏懼爲所傳染，皆曰不得主名。公乃全集麻瘋者使婦人辨認，其獄立成，故民皆不敢爲欺隱。己亥署南澳同知，庚子兼署歸善，俄調順德，順德多劫盜，公先嚴保甲，清其窟穴。又仿古法，使一家有警，鳴鉦以聞，聞鉦者以次相傳，互相救應，盜爲頓戢。適有兄弟四人，讎殺一家五命者，捕獲其三，逸其一。公百計追覓，得於鄰境叢箐中，鄰境攘爲己功，賴聖明洞察，事乃白焉。丁未緣事鐫秩，曾有家庭之戚，哀傷成疾，遂不復出。至乙卯十月，病卒，年六十有八。懷駕馭之才，未竟其用，論者悼焉。然卽其所樹立者，已足見一斑矣。公元配劉孺人，婉順性成，事祖姑何太恭人，姑田太恭人，皆以孝稱，以癸酉七月卒，年二十有八。生子二：長步崑，乾隆己酉副榜貢生，孫曰淇瞻，嘉慶戊午舉人。次肇崧，增貢生，孫曰治平，國子監生，清聘乾隆乙卯舉人，淑度，澧蘭，並幼。繼配梁孺人，賢淑和順，克紹前徽，以乙酉十一月卒，年三十有五。生子二：曰起，紹，嵩，皆國子監生。起，嵩子曰沂，點，墨，林，紹，崧子。

曰雲林，並幼。公之長孫淇瞻，將以某年某月，奉公柩與兩孺人合葬，乞余爲銘。余與公之伯兄鶴窗，同以甲戌登進士，余先兄懋國，又與公同以丁丑登進士，知公素稔，諠不得辭。乃撮述行狀，佐以平日所見聞，敘次如右。銘曰：「公之治理，可擬龔黃，又值聖代，登崇俊良，而坎珂以終，殆才與命妨，抑不於其身蓄，而爲子孫之世昌？」

惠宏王公合合墓葬銘

同上

乾隆壬子，畿南四郡麥不登，皇上軫念災黎，既發帑金八十萬，倉穀七十萬，命有司溥賑。復慮就食京師者，或窘生計，詔五城分設飯廠十，又於城外增設飯廠五，各以御史董其事。諸御史仰體聖心，罔不實力經理，而王君秀巖分司廣寧門外之大井，路常衝衢，流民絡繹，尤擘畫盡心。余時爲左都御史，職司稽察，初以爲秀巖籍隸南宮，情篤桑梓耳。旣而知秀巖太夫人在堂，秀巖每閱數日，輒於薄暮事竣後，疾馳歸

省，且謀甘旨。太夫人見，輒怒訶曰：「民轉徙如是，聖天子憂民，又如是，汝苟夙夜勤勞，使均霑實惠，我雖日不再食，亦甘心，僕僕來往何爲？」秀巖自是不敢返。余在臺中，每與同官談及，皆咨嗟太息，以爲有古賢母風。後又聞太夫人之賢，尙不僅此。蓋太夫人歸贈公時，年十九。贈公性穎異，數歲卽能解聲偶，出口成句，皆合詩格，父母以遠大期之。贈公亦刻自攻苦，寒暑無間，乃才高運蹇，不能博一矜益，發憤下帷，漸致瘵疾，竟齋志以沒。太夫人年僅二十五，贈公家計本薄，太夫人恐以治生妨誦讀，躬率家人，拮据操作。旣而歲終會計，所入終不敵所出，乃散遣婢媼，以一身嬰荼苦。併田租之事，亦躬自檢察，使姦佃無侵漁。始粗自給。及贈公歿，遺孤長者七歲，幼者甫週年。太夫人上事老親，下撫諸子，心力殫瘁，殆晝夜無甯晷。然篤於骨肉，無婦女錙銖計較之私。贈公有姊適李氏，貧而早寡，太夫人迎與姑同居，服食皆使與姑等。以慰姑心，卒能完節，受旌表。又有妹亦適李氏，早歿，

惟遺一女，孤苦無依。太夫人撫如己出，長爲擇壻，厚其奩具而嫁之。論者以爲人情所難，信哉其難也！太夫人幼卽知書，經史皆能通大義，念贈公積學不遇，冀諸子成其志，督課頗嚴。童稚時卽口授句讀，不假外傳。遇故實可資勸懲者，必反覆申明，俾知法戒。或不率教，卽涕泣而道之。所業有進，則啖以果餌，且縷述於姑前，冀得欣慰。故諸子皆刻自樹立，各有所成。而太夫人之心力，則已殫矣。戊戌，秀巖以拔貢生廷試高等，授刑部七品官。太夫人以姑年老，留家侍奉。庚子，姑病卒，秀巖遣迎太夫人。太夫人以書責曰：「豈有姑服未除，遽離喪次，就子之養者耶？」人尤服其知禮焉。甲寅春，太夫人以疾卒，秀巖將奉柩合葬於先塋，余以同鄉，且同官，乞銘於余。余謂贈公之才，學足以掇科第，而偃蹇名場，終無所就。太夫人之節孝，當膺旌表，而已受封典，格於成例，不得請。孝子之心，皆未免有所歉也。然著籍博士弟子而沒世無稱者，天下不知幾萬億。贈公雖不遇，而公論終存，至今

爲人所悼惜，足以自傳。至旌典之設，表節孝也；太夫人之節孝，旣已彰彰耳目，亦足以自傳。然則潛德幽光，久鬱已發，秀巖復何所憾哉？其亦勉自樹立，使論者追溯淵源，益顯贈公太夫人之德而已矣。贈公諱歲業，冀州南宮人，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年二十。以次子貴，贈奉政大夫。刑部安徽司員外郎。太夫人亦南宮人，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年七十三。亦以子受封。子三：長堯晉，廩膳生，次卽秀巖，名堯恆，己亥舉人，官陝西道監察御史，次堯典，廩膳生。孫四：廣文，錫命會文勳文。銘曰：鬱鬱佳城，我爲勒銘。銘無愧詞，我得於鄉評。」

副榜貢生敬涵雷公墓誌銘

同上

乾隆甲午，太湖雷生之榮舉於鄉，典試者長沙劉洗馬權之也。洗馬庚辰會試出余房，故率所取士來謁。雷生居其間，獨衣冠質樸，如鄉塾儒生，心竊器之。雷生數以詩文來請益，與之語，性情真摯，察其行事，皆

篤實無名場奔走態。談論或至夜分，終無一語及雜事，心益器之。家奴或竊笑其迂闊，余弗爲意。雷生亦弗爲意，故雷生數往來於余家。一日，跪奉其父敬涵先生行狀，乞余爲誌。夫子弟之所行，父兄之所教也，耳濡目染，不必揣摩而自符。雷生之爲人如是，計先生亦必刻意篤行，如古君子及檢狀果與所預測者合。蓋先生少而喜讀宋儒書，又喜讀先秦兩漢之文，故立身端謹，雖友朋燕處，無慢色或閒嫖語，卽改容相對，友朋咸敬憚之。其爲文吐棄凡豔，游思冥漠，往往樵幽鑿險，奇幻不測，而大旨一軌於正。甫弱冠，爲交河王坦齋先生所賞拔，入縣庠；坦齋故李文貞公之高弟，學有端緒者也。辛酉鄉試，同考官蘭谿趙君得其卷，歎未曾有，然竟以額溢置副榜，惋惜甚恆。倦於先生，會趙君遷泰州牧，先生往謁，有爲人誣訟者，知趙君重先生，挾金求先生居間。先生峻拒，然心知其誣，竟委曲爲白之。趙君卒不知有餽金事，被誣者亦卒不知白自先生。論者謂不受賂請，此稍自愛

者所能，不受賄而仍不避嫌，其用心加人一等矣。平生不輕涉公庭，然遇當言者，必於衆中力言，官是土者，恆以是重先生。蓋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所爲，其故不在臨時也。事親至孝，父歿，謀葬地，足爲之藹。病垂危，猶恐貽老母憂，相見必強作差減狀，淚不自制，則詭稱目疾。於兄弟及諸姪最友愛，戊辰疫氣大作，舉家病者呻吟牀褥間，歿者兩柩在殯，親族不敢相過問。先生晝夜營救無所避忌，亦卒無所傳染。明僉事介公先生，先生之曾叔祖也，與周仲馭同遭馬阮之禍，世稱忠義祠，墓歲久漸蕪，先生獨力任修治，不以諉族黨於族黨，秀者勸讀書，樸者勸治生，貧不能婚嫁者周恤其乏，不以昭穆旣遠，視爲路人，其篤志爲善率類此。使其得一官，治一邑，於物必有所濟，於國家必有所報稱，而年僅四十，遽卒，所得軼事僅此，命也。雷生嘗述其論文之語，謂文心欲苦，文興欲豪，文律欲嚴，文機欲活，可謂得鳴筆之要領，非不可以致一第，而卒坎壈不遇，亦命也。然其人則卓然可傳

矣。余雖不及識先生，然因雷生之狀，知先生，又因雷生爲人以信先生，質諸曾識先生者，庶幾無愧詞乎？先生諱大鏞，號兩區，敬涵其字也。先世豫章人，明初有諱溥者，以武功鎮守太湖，子諱勳，官太湖訓導，因隸籍高祖士吉，明庠生，載邑志孝友傳。妣吳氏，明崇禎壬午，獻賊陷城不屈死。曾祖荷祚，妣詹氏，祖廷謨，附監生，妣章氏，崇祀節孝祠。父豐聲，庠生，習程朱學，語在邑志儒林傳，及蘭溪趙君傳中。母阮氏，配余氏，子三：長卽之榮，次之求，邑庠生，次之治，早世。女四：長適邑庠生曹錫三，次適馬慶踵，次適漢貢李聲溢，次適監生賂貽理，孫男六：長秉植，邑庠生，次秉毅，業儒，俱之榮出。秉業，秉祝，秉概，秉忠，俱業儒，俱之求出。孫女四：一適邑庠生周淳，一適路義，俱之榮出。一適余德寬，一適周春茂，俱之求出。曾孫四：一元仁，虎，俱業儒。秉植出，志燦，業儒，志煌，幼，秉業出，今葬於城東某山。銘曰：『貴賤壽夭，天所命也；立身行己，則在人自立其志也。嗟哉先生，固不藉乎一第也！』

伯兄晴湖公墓誌銘 同上

公諱暉，晴湖其字，系出江南上元，遷景城已十七世，公居第十四世，爲先姚安公之長子，嶷之伯兄。績學不售，以歲貢生終，今誌墓稱公，用漢故民吳公碑例也。公性淳實淡靜，視仕宦之富貴，文章之名譽，如流雲逝水，泊然無所動於心。視人事之機械變詐，亦如電光石火，一瞥卽過，漠然無所介於懷。故恆默默自守，不甚與世相酬應。嘗言每衣冠見客，如臨一大敵，不知君輩營營，何以堪此？其學似近於黃老，然篤倫常，謹言行，毫不越聖賢之規矩，又異乎六朝放達，狂縱不羈。先姚安公凡三娶，元配安太夫人，以康熙丙戌生公，繼配張太夫人無出。又繼配張太夫人妹，以雍正甲辰生，故公長，昫十八歲，幼時提挈保護，逾於所生。昫七八歲以前，初不知與公異母。稍長，雖知爲異母，然家庭之間，晨夕相對，絕不覺有異母意也。則公於骨肉之間，他可類推矣。性至儉樸，一敝裘衣

至十餘年，飲食起居，宛如寒素，然能一介不妄取。姚安公以雍正乙卯官戶部，卽以田產委公，時家猶未落，物力頗有贏。迄乾隆甲戌，姚安公自雲南終養歸，凡二十年，無一錢入私篋，婚嫁其子女，待粗具簪珥衣裳耳。庚申爲昀娶婦，乃費至數百金，曰：「此非有意爲厚薄，愛有差等故也。」此雖細故，然豈常情之所能哉？自少至老，無二色，昀頗蓄妾媵，公弗禁，曰：「妾媵猶在禮法中，併此強禁，必激而蕩於禮法外矣。平生爲文宗胡思泉，理法謹嚴，屢躡名場，終不悔。昀好爲議論馳騁之文，公弗善，亦弗禁，曰：「爾將以功名娛老親，是亦可也。」然則公拘守尺度，雖若不甚究世務，固未嘗迂闊固執，不近人情，其抱負正未可測也。娶河間縣候選州同賈公貞符女，性情與公同行事亦與公同，稱德配焉。公以乾隆丁酉卒，年七十有二，嫂先公四年卒，年七十。子六，女備，汝倬，皆監生，汝价，縣學生，汝來，汝侃，皆監生，汝健，歲貢生，女二，長適大城馬氏，早卒，壻之名亦佚。次適任邱高質璉，官

安徽鳳臺縣知縣。孫十六：樹杰，乾隆己亥舉人，樹聲，樹助，並縣學生，樹森，監生，樹發，縣學生，樹馨，監生，樹榮，縣學生，樹言，業儒，樹學，乾隆壬子舉人，樹權，縣學生，樹碩，樹楸，樹確，樹譽，樹隨，樹伍，皆業儒。孫女十二，曾孫十四，曾孫女十三。今其長孫樹發等，將以嘉慶丙辰十一月，合葬於景城祖塋。昀乃揮淚而爲銘曰：「考其心迹，類馬少游，故浩浩落落，與物沈浮；我勸貞珉，光發其幽，然非其意之所求。」

劉文定公配許夫人墓誌銘

同上

先師劉文定公，以清介聞天下，元配許太夫人，亦以勤儉端嚴，士大夫推女宗。論者謂文定之清介，由太夫人之內助，故室無交謫，得以行其志。太夫人之勤儉端嚴，由文定之家法，故齊心同願，亦得以行其志，是固有然。然古來名臣列女，立身皆各有本末，各從其性之所近，與心之所安。文定雖不得太夫人，其儼然不染，決不改其操。太夫人雖不遇文定，其刻苦自

勵，亦決不易其素。其適爲伉儷，特天作之合，使相得益彰耳。實則太夫人之行事，足以自傳，故文定之葬，既自有誌；太夫人之合葬，青垣兄弟，又別以誌屬之。按古金石例，凡合葬之誌，皆不題婦氏，統於夫也。近代乃夫婦並題，然率如附傳之體，無可述者多也。其能自以誌傳者，必有堅苦卓絕之行，不可以磨滅。今太夫人之行，可謂堅苦卓絕矣，此而不文，翰墨奚述哉？太夫人與文定生同里，幼端重而明敏，爲父所鍾愛，不輕許人；見文定而器之，因締姻好。文定時方爲諸生，室廬狹隘，不能親迎，乃贅於許氏。太夫人不以貧爲戚，間日一定省舅姑，不以來往爲勞。乾隆丙辰，文定舉制科第一，入翰林，親黨交賀，而不沾沾喜也。迨奉親就養，至京邸，理庖廚，侍起居，皆身任其事，如未貴時。姑方失明，動履需人，恆手自扶掖，未嘗一委於婢媪。所生子女十，自乳者六，仰事俯育，已日無寧暑，然拊搗家務，纖芥必周。文定雖遭逢聖主，游至卿相，而食指日繁，廩祿恆不給。太夫人經營擘畫，事

事親治，或一飯數起，或日昃不得食。文定每四鼓入直，雖甚寒暑，必先起具茗粥，整衣冠。又必持燈視門戶，廚竈而後寢，數十年如一日。嘗語諸婦曰：「婦人無外事，然須識大體，詩禮之家，往往解吟詠，工翰墨，而井臼操作，米鹽瑣屑，皆視爲末務，則主中饋者謂何耶？」七旬以後，康健轉加，咸以爲老而復壯。太夫人曰：「老寧有復壯理，或邇來以家政委子婦，得安逸耳。」然則七旬以前，無一日安逸可知矣。天性澹泊，自章服以外，無珠翠錦繡之飾，或詣親串家，不相識者，不知爲一品命婦，粉華之習，尤所壓薄。吉禮或遇演劇者，輒託故謝去，似落落不可近。然貧親友居停於家者，時其飲食，療其疾病，委曲體恤，無不至。有年老畏寒者，冬月必熾炭於鑪，手自分給，日以爲常。慈祥之意藹然也。侍僕婢至寬，惟造言構釁者，必斥責之，後亦不復追論。然教諸子則甚嚴，恆勉以刻自樹立，繼父志，報國恩，或偶過失，雖年長亦不少假借。丙午□□由中書舍人，出爲廣西同知，太夫人曰：「

廣西雖遠，吾不以阻隔爲憂，惟民社至重，汝父嘗言深爲汝念耳。』甲辰□□以南巡召試，授中書舍人。太夫人曰：『吾家雖無田園，而祠墓皆汝父所創修，恐日久就荒，其且家居，俟經理有緒，乃就銓。』己酉，青垣官禮部侍郎，當扈從避暑山莊時，太夫人有恙，青垣不能無顧戀。太夫人曰：『在官奉職，理所當往，吾疾行愈，無慮也。』其明於大義，有士大夫所不及者矣。故昫嘗謂太夫人之治家，事事不苟，使爲丈夫，治一邑必一邑治，一國必一國治。太夫人之居心，先義而後利，先公而後私，使爲丈夫，可以爲孝子，爲忠臣，惜哉！其在閨閣也，然惟在閨閣，斯益足自傳矣。太夫人生於康熙乙未九月八日，卒於乾隆己酉九月十二日，年七十有五。卒後五年，門下士河間紀昫敬爲墓誌而繫以銘曰：『梁木之摧，今三十二年，牛眠卜地，今星五週天。金昆玉友，並登雲路，而宦臺皆蕭然；豈非秉母之訓，故不失父之傳？鬱鬱佳城，曖曖長阡，一黼一珮，神棲其間，殆類乎冰壺秋月，相照映

於九泉。』

祭文十八 選一首 原二首

祭四叔母文 同上

維乾隆五十有五年，歲次庚戌，三月十八日戊戌，經筵講官禮部尙書兼文淵閣直閣事第四姪昫，敬遣第三子汝似，婦井氏，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饗之奠，致祭於四叔母尊靈曰：『先太夫人姊妯三人，先太夫人謝世，三叔母高太宜人暨叔母皆康強。昫旣失怙，視兩叔母如母，兩叔母之視昫，亦猶子。三叔母先逝，惟叔母存，昫視叔母益親，叔母之視昫亦益親。數十年來，昫一官匏繫，不能時侍左右，欲迎叔母至京，師一展積慕；叔母又患風痺，不得來。惟歲得恩賜，輒馳奉叔母，博老人一開顏而已。然叔母積病之餘，猶手製履襪，佩囊之屬，以寄昫。昫捧之感且愧，擬後三年，叔母七旬，當乞言於長安士大夫，具一卮稱慶。而春間奴子來京，稱叔母病加劇，昫心方怛怛，俄從孫

樹齋樹珊上公車，言叔母病且不起，急謀遣人往問。會奉稽察場屋之命，忽忽未及遣，訃音已至。自今以往，先太夫人之娣姒，無一人存。昀不能見先太夫人，姑以見兩叔母如見先太夫人者，從今併亦不得矣。昀獨何心，能不悲哉！尤可悲者，叔母子四人，義輪弟先卒，又李曉蒼復相繼卒，近東白弟又卒。叔母自病至歿，惟兩寡婦，一寡女，率諸孫侍疾，竟無一子視舍殮。猶子四人，昀胞兄晴湖先卒，從兄懋園居，亦相繼卒。存者惟昀一人，既隔越五百里外，不能親往理喪務；又不能匍伏總帷，恭奠一觴，昀之抱痛，更何如哉？子婦井氏，本叔母之外孫女，適歸甯遠里，得與其母同送靈旌。謹遣代薦芳醪，略抒沈痛，然昀悲慕之忱，終鬱結而不能宣也。

紀曉嵐詩文集卷六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塾先氏選輯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點校

御覽詩十九 選一百一十九首

本卷載一百一十八首 原二百九十七首

恭和御製遙亭行宮對雨三首元

韻 原下編卷一

行殿三更雨，郊原八月秋，風聲寒乍急，雲氣曉初收；
野戍荒煙濕，懸崖響瀑流，洗兵知有兆，露布出邊郵。
乍喜行塵淨，何虞馬力煩，隨車如有意，灑道豈虛言。
新霽猶含潤，微涼稍帶暄，明朝陪豹尾，安穩上天門。
南天門在遙亭北。
瑤窗馳遠眺，珠箔卷秋煙，暝色千峯濕，寒炊萬竈然；
露華初點筆，雲葉欲裁箋，應是催詩雨，廉纖送玉鞭。

恭和御製晚荷元韻 同上

天然清韻出羣芳，晚放猶餘冉冉香。秋露如螢瑩妙相，寒塘似鏡映仙裝。山中桂樹同留月，木末芙蓉共拒霜。豈是蓮心偏耐冷，恩波只有御溝長。

恭和御製山店元韻 同上

秋山澹沲畫難成，卜築誰人此力耕；茅屋幾家藏碧樹，疎籬一帶露紅荆。迎鑾從未勞供頓，近塞何曾識戰征。久在幽風圖裏住，庶民均有獻猗情。

恭和御製朝嵐元韻 同上

朝來爽氣對西山，此語流傳已久矣，但驚蒼翠襲衣襟，誰辨煙嵐何處起？豈知囊籥息相吹，月窟天根機在此，高山大澤氣潛通，皇心妙契先天理。碧綠青黃皆會心，淺見烏能窺所以？側峯橫嶺看茫然，小臣如入廬山裏。

恭和御製雨獵元韻

同上

秋山竈從氣佳哉！山嵐蒸潤山雨來，珍珠迸灑風倒捲，彎弓依舊趁雉媒。騷騷騷騷騰不止，挾雨蛟龍差可擬，驚弦響雜霹靂鳴，激矢燿隨飛電起。斗然巧中呼聲喜，雨血風毛一彈指，旌旗雖濕步伐齊，軍政從知無懈弛。文侯遇雨罷虞人，節制焉知能若此？

恭和御製霜元韻

同上

風高寒露結，塞北曉霜時。昨夜丹楓醉，先期白鴈知；微微分月色，薄薄散冰絲。蕭瑟秋山景，居然畫裏披。

恭和御製山有元韻

同上

微風動寒林，華月生遙岑。玲瓏千嶂影，彌覺空山深。顧兔何時有？玉杵無停音。虛明涵大地，太古直至今。團圍七寶鏡，此夕澄堯襟。雲車且冉冉，風馭無駸駸。湛然見萬象，愛爾當天心。

恭和御製喜雨十首元韻

同上

雨陣

萬疊雲容變態奇，斜風吹下雨琴麗。誰鞭電轂循環轉？直駕雷車次第施；懸溜如飛連臂弩，長虹敢曳竟天旗。分明節制堂堂陣，驅馭蛟龍演六師。

雨雲

關雨流雲未遽消，魚鱗片片羃長霄。爲霖沾沃彌千里，觸石氤氳幾幾朝；此際真看晴擘絮，昨來曾聽夜鳴潮。眼前多少奇峯態，都是冲融二氣調。

雨山

山頭蓋影望童童，好雨飄隨澹蕩風。洗出雲鬟真嫵媚，露來石骨倍龍從。數峯隱約煙綃外，一帶蒼茫水墨中。大似新磨明鏡出，全收丹翠映虛空。

雨田

雨餘相喚駕縷犁，處處田家布種齊。野色時看天早暮，岸痕遙問水高低。秋成預祝農官稷，夏長方當火正黎。從此年豐膏澤溥，朝霞便取綠簑攜。

雨樓

四野迢迢捲幔看，瓊樓百尺倚闌干。望中雨歇千門靜，高處風多六月寒。遠色空濛當檻入，歸雲浙瀝幾聲殘。分明面而王維畫，菁滿峯巒綠滿灘。

雨舟

園名歡喜樹無憂，歡喜園無憂樹並見佛經賞雨還登蓮葉舟。渚雁沙鷗關樂意，幽花細草待宸游。一匳鏡面和烟照，萬疊鞞紋拍岸流。更愛平添新張響，琤桴徹耳未曾休。

雨樹

綠染煙光萬萬枝，一番新雨起凋萎。宮槐更長菁蔥

色，官柳偏增嬾娜姿。葉隱蟬聲晴嘒嘒，根藏蟲語夜伊伊。眼前物態皆生意，相見皇心暢對時。

雨荷

雨中花似洛神姿，羅襪凌波微步遲。煙縷冥濛垂幕處，芳津掠漾弄珠時。沾濡不覺紅衣濕，綽約仍看翠袖披。曾記烹茶親製賦，定知荷露勝瓊飴。

雨蟬

五月來鳴候有常，繁音更此競笙簧。應緣時雨隨神蟬，得趁涼颺化野蜩。野蜩字見唐權龍哀秋日述懷詩高柳藏身陰密密，疎桐流響意揚揚。聞聲知是甘霖足，出穴何須卜蟻王？

雨蚓

泥中匿迹雨中行，繞砌長吟時有聲。崔豹古今注：蚓善長吟，一名鳴。韓愈石鼎聯句：時於唧唧如鳴茶鼎竅，蚯蚓竅微作蒼蠅聲行行

恐是草書精。晉書言蕭子雲書行行如蔡春蚓蘇軾言人有夢見蛟蛇糾結者或草書之精也。多緣土氣能蒸潤，未必花根果化生，么麼微蟲邀聖藻，因知蠕動亦關情。

和恭御製春仲經筵元韻

原下編卷二

舖座談經開寶帙，彤墀陪列簇仙裙，恩光許近金華玉，內閣學士例不得聽講臣幸以文淵閣直閣事得觀大典。天語開宣玉字書；

七奏勤蒐壁府，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以貯四庫全書臣日鴻綱皆由欽定每夜親體盤訂魚魯典學之勤實為自古帝王所未有。萬方所抑拱辰居，從知聖學心為矩一體無分汝與予。是日御論大

恭和御製至避暑山莊卽事得句

元韻 同上

南連畿甸九星郵，松漠原稱化外州，謹案歐陽忞與不能有者皆謂之花外州。紫塞今瞻仙苑啓，黃岡久付史臣修。臣奉詔修熱河志今已成書。莫言漢使通茲未，且問虞巡到此不却。是天心能保泰，民寧民瘼更深求。

恭和御製出占北口元韻

原下編卷三

黃岡東北連松漠，此地檀州有故關，留幹嶺橫千仞上，多延衛指萬峯間。熱河正前明多延衛地多延衛指萬峯間延舊作所顏諸遺欽定明史改呼嶺已隸藩封久徐達何勞版築艱乃明洪武中徐達所修中外一家無勞煠成併歲歲時巡潮河衝圯之口水亦奉旨久停葺補矣。度清蹕，好山無數好雲閒。

恭和御製留京王大臣奏報得雨

詩以誌慰元韻 同上

甘營三寸慰農人，屈指重霑恰一旬，天雨晴知知節候，關南北不限畦畛，禾麻被隴肩鋤徧，篋篋行歌入耳頻，共說溫和逢七殺，占豐原記月常寅。古以正月日河間一帶里諺則云七殺八麥九棗十菜其日溫利則是物必收往往有驗今年正月七日溫和由家早知為豐登之兆。

恭和御製山莊卽事元韻 同上

佛界地清涼，宸遊歲歲常，濃嵐時一眺，炎暑頓全忘；

消夏皇情暢，勤民睿慮長，向來無逸意，日昃未曾遑。

恭和御製賦得臨風舒錦得當字

元韻 同上

句似臨風錦，鍾嶸舊表揚，僉云潘所作，足與陸相當。
此語從江左，其傳到晚唐，豈知文有本，不以麗爲長。
睿鑒儀璣照，元音金石鏘，浮華箴俗學，藻訓仰宸章。
碕岸滋方潤，璇源祕自彰，由來求載道，理蘊溯中藏。

恭和御製過清河元韻

原下編卷四

鳳城直北虹樓接，荷笠肩鋤見幾羣；一道清波中界
畫，新苗兩岸綠平分。

歲歲初程先渡此，此間草木向陽同，黃雲穫過家家
樂，豈但官倉號裕豐。謹案裕豐倉建於清河。

青山雨過放新晴，處處烏犍趁濕耕；聖主勤民深眷
注，課晴問雨尙關情。

恭和聖製路雨喀喇河屯道中元韻

同上

蒼山曉正情，忽送雨絲輕，風伯先清道，雲師亦效誠；
霑塗關睿念，體恤慰羣情，恩賚何優渥，官錢發水衝。

恭和聖製清舒山館元韻

同上

清冷生靜意，舒暢似仙居，句偶題詩板，心猶念簡書；
蛇豕終就戮，梟獍會全除，行見傳三捷，清吟意倍舒。

恭和聖製卽事元韻

同上

幾暇清吟對古松，靜看紫翠一重重；寸陰猶自殷勤
惜，十二時聽梵寺鐘。

恭和聖製有真意軒元韻

同上

軒名采取陶潛句，更比陶潛見理真；天下平從誠意
始，三才萬象總陶甄。

恭和聖製詠荷花元韻

同上

蓮開那得晚如斯，從古詞人未有詩；應爲雲莊作秋
色，花神有意故留之。

較榴花更得春遲，此際榴花却讓斯；記得奎章天下誦，插瓶荷對傲霜枝。

恭和聖製宜照齋元韻 同上

看山何必定斜陽，嵐色煙光態勝常，偶爾來時逢意興，悠然見處即篇章；挹將爽氣涼新入，娛以清暉暑不妨，宵旰勤勞今九袞，幾餘應此暫徜徉。

共和聖製對荷元韻 同上

天然千頃匯汪汪，水法何須問外洋？謹案：歐來巴有洋泰西水法一書。泉似聖人心溥博，花如君子品端良；無嫌長夏纔新放，得到深秋尙晚芳，信是此中涵帝澤，瑞蓮沾潤亦綿長。

恭和御製賦得吉人辭寡得緘字

元 同上

藹然仁義質，善氣本中函，能使言居要，寧虞口未緘。

紛爭聽辨囿，博引謝書巖，惟幸身逢吉，方當帝聖讒。下情陳以實，大政舉其凡，語取無枝葉，心如對史監。拜颺期有補，藻繪務全芟，尋訓尊皇極，從風萬國咸。

丙子春帖子 原下編卷五

五色祥雲太史書，纔過四十四朝初；春風多是知天意，一夜先期到玉除。淮南子曰：一冬至四十五白條風至今歲止；四十四旅立春。曉色瞳矓麗紫宸，八荒一氣轉鴻鈞；聖朝化日舒長甚，兩度重陽兩度春。雙雙綵仗御樓開，絕域降王侍壽杯；全勝聯詩明悉獵，新正五日宴蓬萊。澹沲東風入舜韶，氤氳淑氣萬方調；玉門關外春光到，會使天山雪盡消。

一二巡江浙恭紀二十首 同上

日馭臨南服，時巡問土風，封疆淮海界，星野女牛宮；路遠江天外，春深輦道中，閭閻歌舞意，還與舊時同。

往在重光歲，森嚴羽衛從，曾頒虞五瑞，親註夏雙龍。
泰伯吳遺壤，無余越舊封，一時多雨露，幾處慶遭逢。
自送仙輿返，遙瞻綵仗雙，至今看北斗，猶望幸南邦。
吳楚分平野，金焦控大江，當時迎輦路，翹立幾踰躡。
瞻就羣情切，精誠聖主知，不辭川陸遠，遙慰士民思。
禹跡三江路，虞書五載期，扶鳩諸父老，計日待春旗。
五行分氣化，偶值歲星饑，爲待謀三黜，聊停御六飛。
魚龍波浪靜，鴻雁稻梁肥，綏輯經年定，乘春出帝畿。
絳節凌晨發，開年十日餘，一聲青鳥後，三候李花初。
列宿騰房駟，中天運斗車，遙看星紀野，佳氣滿晴虛。
周室尊文母，唐堯奉慶都，天門長樂啓，月御大安扶。
紫氣舒雙闕，黃雲接五湖，江山曾覽處，又聽奏嵩呼。
法駕開馳道，桑乾古渡西，煙巒凝翡翠，曉月浸玻璃。
小隊雙旌引，長楸萬馬齊，殷勤春省意，早入彩毫題。
稍出燕南境，時和物色佳，流澌諸淀水，宿麥九河涯。
就日郊圻近，瞻雲婦子偕，一時歌夏諺，千里接江淮。
九點蒼煙裏，齊州巨野開，昨年華蓋駐，間歲翠旗來。

桑土蠹方浴，春耕鳥正催，皇心求瘼切，猶爲軫偏災。
吳頭連楚尾，江北駐雕輪，幾處迎田祖，當春養水神。
露圖巡甲子，金鎖付辰庚，指顧蘇凋瘵，芽筍氣一新。
南北一江分，揚舡渡水雲，風生青雀舫，天遠白鷗羣。
旌旆凌波出，歌謠隔岸聞，又迎仙仗過，魚鳥亦欣欣。
風俗三吳舊，山川六代存，重來尋勝蹟，逐處沛新恩。
帳殿鶯花界，人煙水竹村，陽春隨畫鷁，百卉盡迎暄。
處處逢名勝，觀承聖母歡，風雲雄北固，山水入南蘭。
楊柳絲初挂，梅花雪未殘，蘇臺佳麗地，更向畫中看。
地接嘉禾郡，疆連苕霅間，碧縈吳苑樹，青入越中山。
水遠開明鏡，煙霏滌翠鬟，錢塘江畔路，早喜覩龍顏。
一片琉璃影，平湖綠浸天，有山皆蘊藉，無樹不使娟。
蝶舞隨黃幄，魚游引畫船，六橋煙水外，相待已年年。
巡省南中徧，蘭舟轉畫橈，江通瓜步水，春到白門橋。
花草餘三國，樓臺問六朝，衢歌沿路聽，都入賣餠簫。
重返徐揚路，皇心念草茅，無須歌瓠子，早爲固桑苞。
潮海波常息，淮黃勢不滂，區區輕漢武，只解射長蛟。

往返越江皋，川途不憚勞。去纔滋穢麥，歸已薦櫻桃。
五色頻裁詔，三霄屢沛膏。回思前度幸，渥澤更深叨。
課歲詢晴雨，停鑾問麥禾。芻蕘供頓少，租稅減除多。
耕鎔瞻紅杏，謳吟編綠蓑。共知明主意，不爲豫游過。
法吏原無枉，皇仁更有加。夜烏驚報赦，春雨夢還家。
鳳詔傳行幄，鷄竿立曉衙。東風江兩岸，閒落認庭花。
路啓延恩匭，臨軒召馬揚。周詩興雅頌，漢制重賢良。
竹箭村逾美，珊瑚網再張。風池成故事，雲外有天香。
廣關輸忠路，容申戀主情。庸愚當廢棄，天地更生成。
濁水珠仍採，寒叢木再榮。聖朝寬大詔，感激徧華纓。
太乙臨分野，文昌動列星。員增唐弟子，學仿漢明經。
芹藻承天澤，樛栭樹地靈。作人逢盛世，珍重子衿青。
省覽恩全洽，懷柔禮亦增。安瀾神贊助，申報典頻仍。
盼靈如答，馨香氣畢升。河宗應獻瑞，五老驗休徵。
到處詢耆舊，恩榮格外優。黃麻新遣祀，丹扈舊宣猷。
下馬猶前日，棲鳥又幾秋。誰期膏雨徧，霑灑及松楸。
旋蹕經東魯，仍傳賁孔林。名香方遣告，大輅又重臨。

地問絃歌俗，堂聆絲竹音。觀民兼設教，治法平傳心。
在昔仁皇帝，神功造化參。三元天起左，六度日行南。
盛典神孫繼，遺聞故老談。萬年家法在，長此飲和甘。
愷澤真無極，風謠亦倍添。吳歎翻白苧，越曲唱烏鹽。
義御回環照，堯樽次第霑。從今天目宿，又向四維占。
微賤逢昌運，叨登禁籙嚴。西清披玉字，東觀列冰銜。
未得青絲鞵，親隨翠羽帆。迎鑾恭獻頌，一曲和韶咸。

西域入朝大閱禮成恭紀二十首

原下編卷六

一掃欃槍大漠空，陽關萬里使車通。全收月窟歸封
內，原有星弧在掌中。天馬徠時行就日，靈夔吼處響
生風。懷柔控制相兼用，應識君王容略雄。
花門作隊遠潛蹤，積石流沙路萬重。緇域何年迷漢
壘，王師當日問崇墉。幾回砮箭驅妖鳥，一旦軒轅召
應龍。數曲金笳歌出塞，西戎早已避旗鋒。
蒲昌海上會旌幢，大將高牙迴作雙。太乙凌空光熠

耀旄頭墮地，響琤擿；重開兩道歸都護，便築三城號
受降，指點玉門關外路，徑須傳檄定諸邦。

捷書飛報繫昆彌，奏凱纔經五月期，首宿宵時盤戰
馬，榴花紅處照降旗；橫戈坐召烏羅護，拓地全通點
夏斯，縱有螳螂偏奮臂，只消赤羽笑談披。

決破虹霓玉劍揮，焚巢狡兔已無歸，便衝夜雪尋蹤
去，直逐鶯蓬捲地飛；白草四圍天澹沲，黃雲一抹路
依稀，樊桐稅駕尋常事，徑上淹巖看落暉。

鐵馬橫行氣有餘，長空擊格走雷車，燒當舊種摧全
盡，回紇堅城掃欲墟；幾處遙飛傳箭使，一時爭送納
降書，旃裘毳幕知多少，都向周官付象胥。

七戎迢遞海西隅，葱嶺鹽池種落殊，布露纔通唐職
貢，大宛不入漢輿圖；金城幾代勞屯戍，玉塞何人訪
道途？渺渺條支煙水地，甘英舊迹幾榛蕪。

百年聲教動雕題，早有黃支欲貢犀，兩戒無因通地
絡，九霄何處上雲梯？長河有路終歸海，弱水回波不
向西，便擬追隨星漢使，扶桑樹下聽天雞。

宛駒飛鞚指天街，爭向金門拜玉階，跋浪鯨魚曾共
鬪，隨陽鴻鴈竟相偕；白題舊部人重譯，赤坂長途天
一涯，總爲聖朝威德布，大邦知畏小邦懷。

趁趨羽騎走如雷，三部降蕃次第來，伴使經時物
律，仙莊早日覲蓬萊；秋深驛路人初到，雲捧旌門影
正開，便遣平泉陷大彌，且看七萃躍龍媒。

平分突騎擁旬陳，漢將從來箭有神，八隊連翩調白
羽，四圍合沓漲紅塵；天狼畏射爭藏影，雕虎驚弦轉
避人，朱鬢一呼風乍起，威稜早警遠蕃臣。

曲宴芳園酒乍醺，將軍飛遞羽書聞，窮荒更遣蟠桃
使，降表連收貝葉文；兩國名天馳贊普，同時別部走
奚斤，殷勤攜得昭華琯，計日中朝覲聖君。

傳車接踵送羌渾，列宿朝天北斗尊，玉帛已知歸夏
禹，干戈會使畏黃軒；從來輜略嚴三陣，更遣旌麾飭
八門，咫尺風雷隨號令，待鳴桐鼓震諸蕃。

日行三百入長安，別苑層城畫裏看，宿衛舊聞唐
頡利，衣冠今賜漢呼韓；多時逋寇擒狼種，幾隊高蹄付

馬官好續周書王會解，千秋勝地記田盤。
東郊南苑路回環，蕃使行隨十二閑。九奏聲中瞻御
幄，萬年觴側侍天顏。燭龍珠躍雲霄外，火樹花開指
顧間。真是滄溟觀日出，六鼇頂上駕三山。
仙槩幾度醉瓊筵，不負乘槎到日邊。聖澤已均三接
禮，神威還示九征權。森嚴龍虎隨方布，超忽風雲逐
令旋。克詰戎兵周制在，乘時合用仲冬天。
朔風獵獵乍盤雕，健將持麾下紫霄。天上星辰張玉
弩，軍中鼓吹應金鏡。珠旂搖曳旗初展，銅埒回旋馬
更調。十萬貔貅齊入伍，分明氣象認天朝。
環抱中權兩翼交，森森後勁接前茅。連營畫鼓聲相
答，八陣雕旗隊不淆。燦燦星文浮劍氣，彎彎月影上
弓梢。六軍控馬齊翹首，尺五城南望翠旂。
五色明霞護綵旄，至尊演鞞鞞龍韜。由來六職分司
馬，况值諸戎貢旅獒。黃道平馳雕玉勒，烏孫遙識鬱
金袍。爭看聖德兼文武，九合天弓手自操。

九簡騎虞次第歌，雲珊張處望嵯峨。忽驚雷電排空

走，不覺蛟龍瞥眼過；一發雙連聲動地，三呼萬歲響
回波。已知弧矢威天下，更遣分曹肆鶴鵝。
朱鳥黃龍各樹牙，連蜷勢引率然蛇。弓刀深棘寒生
雪，組練光明曉作霞。鐵馬成羣山不動，金戈極望海
無涯。只聽畫角穿雲響，便有長風散五花。
驪驪齊掣紫遊韉，倏忽軍聲起戰場。大海鯨鼉爭吐
擲，高秋鷗鷺盡飛揚。直須飲馬臨滌汜，徑欲揮戈挽
太陽。鳥翼蛇盤誰遊識，只驚天半陣雲黃。
礮車飛起響砰訇，金鐵都從掌上鳴。煙霧平靈雲象
陣，雷霆忽鬪火牛兵。鞭來列缺誰能敵，摧去崑崙亦
欲傾。便覺風連西極動，翎侯莫倚奧韃城。
正看天官驅六丁，一麾立遣戰聲停。俄然兩拒旋如
電，依舊千廬列似星。白日無塵懸大野，高雲不動拱
羣靈。羌人枉自爭蝸角，可識元戎玉帳經。
百尺瓊臺峙景鷹，諸軍遙擁最高層。桓桓餘勇猶堪
賈，躍躍雄心總欲騰。木落霜清方颯爽，草枯沙軟好
憑陵。便教史獵長楊苑，試向寒雲射大鵬。

羽衛交馳金口駟，陪遊仍遣召渠搜，重看犀手二千
弩，爭拜龍旗十二旂，見說須臾禽母寡，果然容易戮
蚩尤，願將聖主天威重，傳到西荒海盡頭。

天錫神符啓六壬，兵機舊識容謨深，當時遙聽鳴夔
鼓，此地曾經練羽林，二十年來重肆武，萬千里外總
傾心，鏡吹盡是風靈響，莫比尋常凱樂音。

廟算深微萬化含，揆文奮武用相參，直教懸度如庭
戶，試掃高車只笑談，納贄遙通魚海外，觀兵齊會鳳
城南，應知聖策超千古，不數華林三月三。

軍容略使異方瞻，赫赫天聲幾倍添，虎帳韜鈴今遠
震，狼星芒角定全燔，新歌爭貢龜茲樂，寶鼎長調大
夏鹽，從此神功屈無外，何難西海致鸛鷄。

河源平盡路嶮，白馬參狼總就銜，遣使便能呼默
啜，和番真覺陋渾城，乘輅誰向皮山阻，勒石今將雪
嶺劊，中外一家歸舜教，小臣恭聽奏韶咸。

聖駕東巡恭謁祖陵歌辭十篇

謹序 原下編卷七

臣聞德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報本追遠；孝至於報本
追遠，則推而下之，仁愛有所自溥，溯而上之，率由有
所自承。三代聖王，所謂至德要道者，均不外是。然經
籍所載，省禴祀烝嘗，致嚴宗廟，其躬詣山陵者，惟武
王祭畢一事，後亦不詳其續舉，豈古文朴略，記錄不
詳，抑書缺有間歟？漢始有上陵之曲，歷代相沿爲故
事，大抵近者在郊畿，遠者因事告謁而已。未有涉越
關山，往還三四千里，先事戒期，如我皇上之特致精
禋者，亦未有深慕積誠，閱久彌摯，不憚一至再至，三
至四至，如我皇上之疊舉殷薦者。蓋我皇上明天察
地，至孝純真，性情之蘊結者深，故精神之感通者遠。
非惟音容所接，愜優如親，并本本元元，上溯發祥之
所自，非惟升香清廟，昭格鑒臨，卽橋山弓劍之藏，皆
永慕不忘，恆思瞻仰。且我皇上法天行健，無逸永年，
壽考維祺，升恆久照，逾七袞而彌康。故能涉閱川原，
親抒誠懷，翠華四蒞，而不以爲勞。信乎愛敬之忱，爲
自古帝王所不及，而精明強固之力，足以自申夫愛

敬，尤自古帝王所不能矣。臣猥以雕蟲，謬蒙知遇，出入館閣，洊佐夏官。今恭逢希有之盛舉，固宜敷陳典禮，作爲文章，以昭示無極。然竊念輦路所經，越紫濛之野，袤遼海之垠。凡崇墉四壘之墟，盟津會師之蹟，以迨城邑邱井，爲居幽營洛所締造，閭閻士女，爲服教畏神所遺留者。自癸亥以迄今歲，胥震章題咏，分勅瓊函，久已並曜儀璘，無待取光於螢照。至於寶篆瑤槭之尊藏，柏城山殿之裸獻，百城河岳之懷柔，玉座彤庭之朝覲，繪峯黼幄之燕饗，則詔令宣於綸閣，儀章具於春卿，起居紀於大史，炳炳麟麟，照映金匱，更無待管闕尺度，繪畫乾坤之容。惟是篤近舉遠，恩有自推，行慶施惠，歡心普洽。若白鹿山，左右諸部，若留都宗室八旗父老子弟，泊士農工賈，若黑水白山，從龍舊族，若東藩之貢使，莫不沾濡膏澤，額手而觀大禮之成，頌湛恩之渥，前歌後舞，風謠響答。此誠太和醞釀，發爲自然之元音，是以鼓腹成吟，擊轅中律。特其千唱萬和，天籟自鳴，不能著爲詞章，書之簡牘。

恐探風者無從而錄。不揣卑陋，謹摹繪其意，諧以聲韻，爲歌十篇。雖樸僂少文，然語皆誌實，尙冀與康衢擊壤諸謠，同鳴帝嬌。巨唐之盛焉。其詞曰：

振振麟角，出自岐陽。緜緜瓜瓞，本支延長。我承餘蔭，託身天潢。有事爲榮，來奉烝嘗。雖遠於京邑，實我舊鄉。歲時禮祀，助薦馨香。靈旂陟降，宛接一堂。凡屬孫子，孰不願依。祖宗之旁。况聖主之惇敘，榮我冠裳。九族既睦，邁昔陶唐。今逢展拜，迓穆穆之天光。眷懷一本，訓迪周詳。瓊牋寶墨，宣奎章。提挈萬化，以孝爲綱。寶城四詣，不憚道路之風霜。凡我宗人，執事有恪。敢不獲。

右宗室所歌

萬年之木，木必有根。萬里之川，川必有源。翼翼神皋，實肇迹之岐邠。我里我宅，近日先溫。帝謁珠丘，緬懷舊勳。大饗從饗，福旣後昆。曰昔乃祖，附鳳之翼。攀龍鱗，緜緜延延。逮於子孫。其練乃弧矢，無忘教戰之軒。

輶，至於耆艾，亦重熙累洽之所存。龍光渥錫，膏靈油雲，衆拜稽首曰：『皇帝之恩。』皇帝曰於『繫祖宗之仁，國之元氣在本原，鞏固我始基，日熾日蕃。』

右八旗所歌

平岡既遷，我爲烏桓，互市三邊，我泰寧朶顏，大聖人出日中天，靈夔震吼艾我旃。我十四貝勒，駢首徽纆，九白從此修貢虔，太平安樂，百五十六年。皇帝上陵，逕我白狼山，我所置頓，不過數掾，我所上食，不足登御筵。羽林十萬，惟飲我泉，不擾我特，與我犍。乃念我族帳，昔太宗皇帝所矜全。久隸僕圉，賞賚大頒，婦子膜拜，皆大喜歡。皇帝大德光於前，萬八千歲，福祿縣縣。

右蒙古諸部所歌

孝治天下，不遺小國之臣，今我來庭，信古所云。我密邇上國，夜柝相聞，覺華島之歸命，維太宗之仁，世守

我蕃，封職貢維勤。我以一介，迓皇帝東巡，許陳我筐篚，我惻得申。燕賚便蕃，邁我等倫，果叶我古占，曰利用資。况錫我以聖藻，煥乎堯文，光我東土，晃耀乎扶桑之暎。金繩寶楨，傳示子孫，曰天子錫類下國，亦浴以鴻恩，知神州赤縣，無不舍和而飲醇。

右朝鮮貢使所歌

梧桐萃生高岡，周京吉士歌鳳凰，辟雖初建流湯湯，振興鐘鼓從文王。太祖應運出震方，臨軒策士登賢良，太宗繼起提天綱，經文緯武化益光。近聖居者惟我鄉，百年服教今不忘，邇來星驗聘奎祥，詔移瓊笈柱下藏。青袍彌慶儒道昌，况逢法駕來瀋陽，泮水添注恩波長，鬢宮廣種芹藻香。咸以作人壽考祝我皇，萬年幹運符乾剛，他時翠華來幸，更福我膠庠。

右學校所歌

豳風七月，王業所基，烝我農夫，皆開國之所遺。我高

曾祖考，驅犢荷犂，託聖人之宇，聚族而畚菑。於時阪泉涿鹿，戈甲雲馳，其折衝者惟八旗。我耕田鑿井，恬然不知熙熙皞皞，至於今茲。惟皇帝奉先思孝，臨我東維，除道清塵，官吏所司。候糧芻秣，弗損我貲。獻芹獻曝，愧無所持。帝念我農人，乃雨露以滋，百年培養，列聖之慈。愛無不愛，維帝其體之。皤皤黃髮，對語杖藜。此樂非但從此時，癸亥以來，閱四十載，前後四幸皆如斯。

右農家所歎

三代以還，藝事日增，遼水以左，我國家所龍興，土風淳朴，自我高曾。奇技淫巧，皆我所不能，鳩材庀器，惟日用之恆。皇帝大孝，祇謁山陵，肅肅鉤陳，黼殿幔亭。雖庶民子來，弗勞以經營，茅茨土階，或構數楹，操斤荷畚，受值倍贏。卽綢繆苞桑，葺我金城，萬杵操作，築之登登，僱役亦足以代耕。至哉儉德，家法欽承，對越在天，世德相仍。宜乎帝車時邁，南涉越角，北上遼京。

西踐參墟，東觀我大瀛，閭井不擾，惟聞載路之頌聲。

右百工所歌

雲帆轉海，泛舶青齊，牽車服賈，達高句驪，松漠柳城，西北通達，駕鹿使犬，亦水筏山梯。神都形勝，川陸會歸，百貨輻輳，隸首所莫稽。鑿輅東來，萬乘雲隨，利市三倍，頓使我家肥。征權弗增，坐擁我貲，維皇帝吉蠲，孝饗神降，以蕃釐。斂福敷錫，蔭及烝黎，使我販鬻，亦囊篋蠡螬，我東都之望幸，安能不跂足而企之。

右商賈所歌

長白崑崙，三江瀛浴，萬年王氣蟠其中，朱果誕聖天所鐘。不基既建，不忘后稷之舊封，置三將軍，分扼其衝，謁陵前度御六龍，紆途逕此觀民風。今從營府來，遼東躡踵，西望雲嵐重。幸我聖主釀化，幘幘山川修阻，雨露同有，部不異鎬與豐。皇帝大孝，緬列祖列宗，念開創之所從，使我一草一木皆豐茸，我歌且謠樂。

融融，願與公劉諸什，永永諧笙鏞。

右東三省所歌

聖人之法，嚴戢姦頑，稂莠不翦，恐蕪彼良田。聖人之心，則無不矜憐，因事肆告，曲予以生全。惟古者泰壇有事，賞濫費繁，薦馨上帝，或曠隔有年，故其赦令，多以南郊親祀而宣。惟皇帝昭事穹昊，日之南至，必詣圜丘以告虔。歲歲不可以屢赦，故因謁陵之典，而金雞揭竿，蓋禮以義起，俾事祖於事天。我瑕已滌，我慮已湔，我其易轍改絃，以潔白自完，以無辜聖主之陶甄。

右赭衣所歌

聖駕臨幸翰林院錫宴，仍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爲韻，臣昫分得國字。原下編卷八

綏民奏武功，協帝宣文德，奎壁瑞重占，鶯花春恰值。初三月始成，第一峯同陟，燕飲預卿班，廣颺偕館職。

典儀叨備官，擒藻慚華國，惟幸八旬餘，夙懷今竟得。乾隆甲子，臣年二十有一，聞詞林榮被恩波，私心歆羨，今越六十年，竟得躬逢盛典，實爲榮幸之至。

侍宴重華宮聯句賦詩蒙賜三清

茶棻恭紀二首 同上

曲宴蓬山最上層，揮毫紫殿暖雲蒸；金莖仙露和盃賜，消渴相如得未曾？

紅沁丹沙白膩脂，越窰風露滿花甃；凡茶不敢輕煎注，上有君王自製詞。

賜硯恭紀八首 同上

曲宴傳柑侍壽盃，柏梁聯句遞相催；自憐詰屈如方朔，也捧君王賜硯回。

一片雲根暈淡清，翠仙傳玩編槐廳；宮中原目珍龍尾，未信東坡鳳唳銘。

祕殿濃香入綵毫，蓬山曲宴此重叨；軒轅墨海親頒賜，絕勝詩成得繡袍。

筆札從來似墨豬，擘牋慚對御筵書；情知難押蘭亭縫，且照青藜校魯魚。

紫殿吟詩簇管絃，三年三度聽鈞天；歸途騎馬人爭看，墨浣宮袍似米顛。

奎章頃刻燦天葩，未盡三清一瓊茶；廣和愧無青鏤管，祇將賜硯對人誇。

捧來宮硯拜彤庭，片石堪爲座右銘；歲歲容看溫室樹，誰應自戒口如瓶。

香案聯吟第六回，又分官硯到蓬萊；細看石上天然畫，正似春流灑灑來。

翰林院侍宴聯句賜硯恭紀二首

同上

玉署聯吟侍壽盃，舊詞臣許到蓬萊；詩成賜硯宜珍襲，六十年纔第二回。

西抹東塗似墨豬，蘭亭押縫敢輕書；祇應攜照青藜火，六典辛勤校魯魚。時臣方領修會典。

紀曉嵐詩文集卷七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塾先氏選輯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點校

御覽詩十九 選一百二十一首

本卷載一首 原二百九十七首

恩賜四庫全書館哈密瓜聯句恭

紀一百五十四韻 謹序 原下編卷八

乾隆四十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頒賜四庫全書館諸臣，異數也。竊惟譯通榆塞，舊承扞策之遺，謹案諸書所稱哈密源流多未明晰今欽定西域圖志訂正為扞策之轉音至精至確足祛千古之疑地號瓜州，遠自駒支之祖，輿圖所記，古傳嘉種於燉煌，土貢惟虔，今獻珍函於哈密，鴿青滿篋，偕三果以齊來，蛾綠登筵，貯雙盤而交映，謹案回城三果御製惟茲上品是為玉食之材何意殊榮編及木天之侶密脾初割金勳與黃卷相輝汗簡旁陳縹帙共

翠斑一色。分來瓣瓣，爭揮削字之刀，付去人人，遞引摘毫之手。飲一杯之甘露，舊渴全削，搗七里之芳芸，濃香又別，珍逾素葉，喜溢青藜。伏念臣等叨列冰銜，謬編瑤笈，三萬七千餘卷，尙未諳隋志之名，一百五十四人，乃盡拜堯階之賜。平居伏讀，仰窺消夏之詩，御製消夏十詠，內瓜詩有何人方病渴，一瓣試分嘗之句，此日分嘗，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日非歌頌所名，感倍恆情，惟以文章為報。三星映座，立成難比於曹劉，五字聯吟，間作竊規夫韓孟共相勸勉，早宗曾鞏之編摩，自愧空疎，知謝董道之博洽，輕塵天鑒，實切冰兢。其詞曰：
寵錫來中祕，少詹事臣 恩頒出左樞，侍講學士 讀陸錫熊珍蔴逮羣儒，美勝東陵種，臣紀昀 名徵西域圖，饗香霈藝圃，臣彭紹觀 聯韻檢書廚，蔥嶺分諸部，洗馬臣 瓜州借一區，在明為哈密，王仲愚 於漢本伊吾，前代兵常構，宋銑 茲邦勢最孤，寧知大都護，蕭際昭 惟隸右單于，蝸角爭蠻觸，劉種之 魚門鬪魯郊，流離棲雪積，臣德昌 倉卒棄金符，明成化間，哈密

魯番所奪收圍頻遭掠黃瀛元樵蘇屢見俘防攻聞擊析

曹城臣合戰怯援枹聖代三階正禮科給事中遐荒

一氣爭來附甌脫臣閣侍讀久免役皆姑西惟哈

密以康熙三十五太歲當淵獻乾隆乙亥平定部伊夢

年內附歸語最早臣庶兵部員外郎臣史夢

王師討骨都六丁上雷電鄒奕孝七萃純罷羆突

騎飛傳檄張燕臣名王奮執爨繫纓擒頡利願贊善臣

覆鼓戮溫馮妖鳥頻驚射陳初哲長鯨畢就屠高牙

臨碎葉王嘉會右臂斷匈奴柳谷風塵靖吳壽昌花

門氣象蘇戈鋌從此息劉涓子耕鑿倍無虞沃野平

開畛秦泉崇垣對建鄂臣駐防之城相距三四里

三城連古戍黃軒打坂抵巴屬國茲為近陳昌齊恩

由哈密過烏爾圖由此而分巴屬國茲為近陳昌齊恩

里坤新疆兩道由此而分巴屬國茲為近陳昌齊恩

波最早濡積年成富庶編修臣比戶樂妻孥戊校開

屯戌編修臣丁男藝黍稌娑娑薪入爨以充薪編修

漢李茂草供芻考之即息雞草外以漢書也綵縷誇縫

羣哈密製羊裘緣以綵縷溫暖堅高輪駐秣駒外

者至哈密必停一日以息馬力為哥行姬觀歌吹者

謂之驚哥編阿渾坐睢肝傳回教經典市商民輓

編修臣田廬王客俱嚴關雖警夜每不許宿城一聽流官

回城亦不許宿臣一漢人以隙土任收租之田家給租皆

防閑奸宄編修臣哈密少雨隙土任收租之田家給租皆

種雪液清渠引天山積雪暖融而注者不編渠皆

李堯沙田頽壞湖莫嫌滋麥少往來所食之麵多培

之商販連修舊說薦瓜殊插子陳貽種之藏於室中

則味薄編修臣食矣編修臣朱絨培院典附塗搜淘增

整潔潘會起措拭去霉污却燥常穿漚都炳奏頻鋤

競擁權分窠間疏密李鏞度力辦窠敏相感薰宜

筮黃壽齡交融清用隃播琴音溢塊莊通敏吹瑄氣

回苧旁薙磨耜編修臣徐澆轉輓轆場開依鹿瞳

張家駒攀繞榜籛編修臣腕莢資同化王汝嘉輿醜醜必

誅灑灰兼辟蠹編修臣布棘為防麗芳意盈泉隕修

集生機暢甲鬚滋秧牽翠帶孫辰東分畧界黃墟

不遺香侵腐編修臣徐看蔓引蛛葉抽俄馬耳編修

芳旒長漸驪珠糾結青綠汪如藻團圍質盡壺

鳳梭仙縷擊梁上國一羯鼓御棹劄喻以馬非馬吉

士臣楊辨諸觚不觚中士甜瓜多有稜相鈞連子母
 昌霖贊善臣別種認魚鳥巨訝安期棗李學錦楊倅惠子
 劉躍雲形稍尖而長者俗名同帽中一
 瓠雙冠看合絳斷之其狀酷似編修臣馬啓泰一目
 笑深矚名同回眼俗斑駁狸頭項修臣彭亨豕腹
 腴典肱宜作枕大如枕檢討臣王鐘健曳尾證藏
 狐尾不出今證以爲瓜州大瓜入其中食之相
 傳渾脫凝金液楊壽楠周圓觀玉膚白輕羅疊雪修
 說厚轆黃裏卯舍離豐熱咸相報裴謙臣擊收亦競趨
 中田方藉稻方燎修臣令節乍囊莫風冷吹邊柳臣莫
 菜霜高落寒榆羌童冠百艷閔惇大蕃女整紅襦約
 共襄衣褶蕭九成嫌休納履約微行遵復隳王坦修
 侯旅踏平蕪嗒嗒誇摩掌汪鏞縣縣慎舉跌跪擊
 童子拱金榜臣免拾丈人狗望處黃團綴倉壘張臣
 攤時綠扇鋪儲藏歸靡廩臣錢德擔負質謳飲準直
 論園貫邱庭濼臣嘗新計穎沾透迤驅五牴臣胡敏
 輓轆駕雙鞦捆載來墟落數心亨駢闐溢市閭盜
 掀傾滿鴿臣翟槐街鈴數餘蛛虎掌農家詔臣張慎

和驪網估客須分曹堆礪砢臣嚴轉販越崎別
 有乾爲徐如海臣因之緝似纏綵縱盤細結同瓜
 爲乾破三條臣盤風如餅饒就圓模木食糧堪
 代果代臣士能儉每以瓜金穰口易闕預爲終
 歲計陳崇本臣早得禦冬念此安居樂陳文燭
 皆因愷潭敷臣芹聊擬宋臣許煥包袖欲同吳別圃
 分畦灌李廷敬臣諸蕃棟鍾輸滋袂勤部長臣章宗
 瀛摘蠹課園夫護惜防風露羅修源珍藏比瑾瑜
 點收三百顆戴均元臣遠歷九千途士貢修惟謹吉
 立綱徐山程候不逾馱將紅叱撥臣久經通驛堦臣
 餽玉塞風煙迴臣虛途全城道路紆久經通驛堦臣
 周璣不待驗關繻譯長陳楓陞曹錫齡臣登廚佐蕘
 蒲升香先馨廟臣陳墉用響備殷瑚在昔山陵薦吉
 士宗范深懷歲月徂宸章感霜露年聖駕東謁三陵
 有御製詩紀事臣命親王臣谷際歧史氏記盤孟嘉
 實原珍肯臣五泰餼生敢覬覲何期恩浩蕩臣何思
 鈞徧使衆歡愉特用傳柑例張能照臣旁需珥筆徒

今冬星測昂，中書臣王家賓。其候月臨辜。鈴馭遐方至，中書臣葉

蘭。筠籠貢使扶，中書臣上方纔進御。王鍾泰，中書臣中禁忽傳呼。但

以文章報，中書臣田尹衡。無庸資格拘，中書臣分甘同饜飫。替承志

均惠不偏枯。承乏司抽簡，中書臣方大川。臚歡類賜醑，中書臣遙看

喉早渴，中書臣牛稔文。競捧悔先瞿，中書臣選趾交評泊。潘庭筠排

頭任選掄，中書臣後先爭爾我。張虎拜，中書臣大小論肥臞。拜賜齊

擊篴，中書臣方維甸。書名戒濫竽，中書臣揜衣多交躍。徐乘敬，中書臣試削

肯踟蹰。拂拭登高俎，中書臣端詳破大輒。滑防丸脫

手，中書臣汪學金。剝比米開稗，中書臣四剖爻坼坼。宋枋遠，中書臣三離瓣

屈胸，中書臣爭多量尺寸。吳裕德，中書臣惜少較錙銖。圓割邊齊線，

李荃，中書臣斜尖角逗孤。嫩黃疑潑蠟，中書臣王慶長。微赭訝搓

已食矣，中書臣朱鈴。臣微事果能乎？册府開奎壁，中書臣盛惇崇詞

源湖泗洙，中書臣詔建文淵。四庫全書，中書臣仙州登玉署。制置領

閣事提舉，中書臣直閣事。校理檢學海得金梓，中書臣奸醜歸明鏡，

程揆，中書臣陶鎔入化鑪。丹青表忠孝，中書臣吳紹濂。斧鉞斥姦

諛，中書臣特予表章。其錢謙益，中書臣眉大均等。則皆明示誅絕，以

正人心，中書臣彰輝大賤。質輕葑菲，中書臣吳省蘭。成材遜樞樞，釐

公昭垂萬世。教子襄馬足，愧顧愚。編校研先哲，中書臣羅萬選。

文章怯大巫，輕塵添岱華。金學詩，微溜益江湖。七略

讎非易，中書臣卜惟吉。三餘學本迂，鈍思抽乙乙。張義年，舊

訓謹姝姝。圖籍惟窺牖，中書臣周鏞。詩書但守株，橋題慚

逸少，中書臣蔡必昌。荔譜謝君謨，中書臣姑味輕疑蔑。陳木，中書臣甘英

誤寫寬，技真差。綆短，中書臣沈培。臣恩每貸材，中書臣諸臣疏警蒙

恩格外，似蠶仍容食。侍詔臣震，如蠅免見驅。佳辰分翰

寬宥，中書臣懋士。公膳飲肴膳，中書臣陪宴問方朔。臣紀，中書臣陸錫

聯實，中書臣懋士。公膳飲肴膳，中書臣陪宴問方朔。臣紀，中書臣陸錫

熊句，中書臣懋士。公膳飲肴膳，中書臣陪宴問方朔。臣紀，中書臣陸錫

不料頒珍味，石養源。居然逮賤軀，忽承天咫尺。臣錢

卿尤荷殊恩，中書臣超擢。手原非霹靂，中書臣胡榮。樣只畫葫蘆。

莫誇南粵，中書臣郭晉。梅休鬪北盧，中書臣芳鮮生使獨。趙乘淵

釣歸來，婦孺娛。流還憐玉液，中書臣邱桂山。碎亦惜金甌。蒟

清泉浮始稱，中書臣雷純。甜雪擬非誣。攜出興臺詡，中書臣康

球孫。一瓊飲醍醐，中書臣美覺中邊徹。吳甸華，中書臣佳難手口摹。

色味世皆無。悅口渠始許，中書臣張會效。名州有以夫，計條

致純錯訝夢須臾。宣賜時纔午。徐乘文哦詩曰漸晡。咀含香尚在。丁履謙摹寫句偏竊。欲就仍塗乙。靖本方吟忽囁嚅。撚髭心宵宵。費振勳文手步躍。語巧輸鸚鵡。主事門應兆。篇成笑瓊珠。犯恩同滿露。郭長發效頌但皇琴。感激惟銘刻。候補部員曹錫寶歡欣共唱喁。誓將釐亥豕。原任雲南布政使臣王太岳。永不憶黃鱸。刊誤文宜核。原任中允臣王燕緒。程功數莫補。補戈防曳白。原任編修掃葉慎研朱。禮洽呼萃鹿。原任編修一情均在蕩。麋相期翊文法。原任大常寺主簿臣郭祥燦。姜夔咏岡梧。少詹事陸費墀。

三十六亭詩二十 選一百五十四

首 水卷載一百三十九首原四百九十五首

自題秋山獨眺圖 原下編卷九

秋山高不極，盤磴入煙霧。仄徑莓苔滑，猿猴不敢步。杖策陟巉巖，披榛尋微路。直上萬峯巔，振衣獨四顧。秋風天半來，奮迅號林樹。俯見豺狼蹲，側聞虎豹怒。

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懼。置身豈不高？時有蹉跌慮。徒倚將何依？悽切悲霜露。微言如可聞，冀與孫登遇。

雁 同上

搖落西風木葉黃，嗷嗷鴻雁憶衡陽。身微未敢衝霜雪，飛急何關趁稻粱。回首雲天猶悵望，無端蹤跡似炎涼。瀟湘岸上逢歸燕，亦別盧家玳瑁梁。

和蒙泉秋感 同上

一灣銀浦淡雲流，長笛蕭條趙倚樓。往日情懷全似夢，頻年飄泊始知愁。風寒大澤魚龍夜，霜捲長天雕鷲秋。惆悵舊來紅葉渡，不堪重棹木蘭舟。

張烈女詩 并序 同上

烈女天津人，未嫁夫死。自溺以殉，蓋乾隆十二年事。追賦此詩。

去年三月二十日，我自津門泛舟出，海雲東北生，烏鳶鳴噪急。舟人柁收驚相呼，惡風白浪來天末，鼉鼉

盤擲四寒昏，魚龍撥刺長河溢。羲和日車不敢行，六
 螭飄忽愁相失，三百六十軸，大地疑汨沒。杳杳冥冥
 中，鬼神泣嗚咽，未測造物心，何事驚倉卒。誰知烈女
 命，正以斯時畢。吁嗟乎不為木蘭，即為曹娥，以二人
 比。髮來傷人淚滂沱，妾身雖未嫁，一言既許安有他？
 但愁黃泉下，未曾相識其如何？我感其事，為悲且歌，
 今夕何夕？愴懷實多。簾幃舒卷，戛戛聲磨，孤燈忽暗
 毛髮立，精靈彷彿雲中過。悄然神悚不敢坐，空庭颯
 颯生風波，夜半開門望天地，盲風暗雨如翻河。

雜詩三首 同上

少年事游俠，腰佩雙吳鉤，平生受人恩，一一何曾酬？
 瓊玖報木李，茲事已千秋，撫已良多慚，紛紛焉足尤？
 蝮蛇一螫手，斷腕乃不疑，一體本自愛，勢迫當如斯。
 世途多險阻，棄置復何辭，惻惻谷風詩，無忘安樂時。
 北風淒以厲，十月生林寒，飄搖霜雪降，蕙草亦已殘。
 黃鶴接翼翔，豈礙天地寬，前後相和鳴，亦足為君歡。

歲暮懷人各成一詠 同上

我友滿長安，仲良特高妙，發論激天風，空山鸞鳳嘯。
 十月潞河水，別離悵同調，比夕隔關山，明月虛堂照。

德州宋編修弼

露園實妙才，早歲標奇穎，軒鶴入鷄羣，泊然見孤迥。

文章老更成，壯懷激已冷，蹉跎誰復論，相思冬夜永。

京州李孝廉基培

東魯陋巷生，詩思何清壯，高蹈鳳凰翎，寄意青霞上。

夢想識容輝，頽然見天放，耿耿降婁星，中宵起相望。

曲阜顏明經懋儒

老狂邊季子，壯志孤煙高，得名三十載，門戶猶蓬蒿。

長嘯坐彈琴，王侯不敢招，想像敗絮中，風雪空簞瓢。

任邱邊微君連寶

申公古逸民，沈湎誰能識，望古多遠懷，玩世無忤色。

鴻飛自冥冥，身名一爪跡，才盡江文通，未應傷鳳德。

景州申廣文詡

廉衣振高節，神龍誰得控？傲物本無心，真氣自驚衆。
別我日以疎，昨宵猶入夢。古道良足希，一官非所重。
任邱李庶常中簡

吾愛團冠霞，灑落富清製。百鳥自啾唧，孤鶴時一唳。
俱爲長安客，未能結意氣。何當緘遠情，寄之南雲際。
江南團副車昇

吾舅慕隱淪，中懷本澹蕩。雖無蓋世名，雅意存清尚。
生計日以拙，彌覺襟期曠。大雅逝已頽，相憶義皇上。
舅氏滄州張公拱乾

擬古二首

同上

十三學擊劍，十四能談兵。十五買駿馬，慷慨從軍行。
路逢魯宋家，車騎何縱橫？邀我登高堂，置酒吹竽笙。
感君意氣重，亦欲傾平生。丈夫誓許國，邊徼方長征。
魯連天下士，本自澹宕人。一朝感世故，高義橫天雲。
力排新垣衍，長揖平原君。事成竟高蹈，翩然還隱淪。
我讀短長書，感激爲沾巾。千金亦易辭，所貴却秦軍。

寄贈露園四首

同上

四十年來兩鬢星，蕭條生事太元經。長楊羽獵無心賦，載酒何人問草亭？
松火談詩夜唱酬，當年小宋憶同游。王維早貴襄陽老，俱是開元第一流。
豐草長林老杜陵，名場偶逐少年登。騎驢日日長安市，才有新詩上左丞。
獵獵驚風雪打圍，蓀侯城畔射生歸。短衣匹馬何人識，長嘯高原看落暉。

與蒙泉閱長河志因出所作州乘

餘聞見示題二絕句

同上

六朝小史豔縑緗，蕭倚王嘉總擅場。獨與臨川傳世說，可憐劉峻在齊梁。
檢點平生記事珠，丹鉛一字幾踟蹰。何人復作裴郎學，一笑黃公舊酒壚。

讀蓮洋集四首 同上

妙悟多從象罔求，麤豪似爾亦風流；
碧鷄久已分王霸，正合齊名趙倚樓。

幕下曾輕李玉溪，驂騑老大竟相齊；
平生惆悵梁園雪，半是開封使院題。

鳳髓何由續斷絃？寒山詩句竟凋殘；
微雲疎雨堪千古，剛憶芙蓉不耐寒。

繡盡龍宮貝葉篇，層層雁塔記諸天；
金頭自解拈花笑，未是滄浪水月禪。

京邸雜題六首 同上

孤桐館

月由夜蒼蒼，秋色澹無際；
梧桐葉蕭瑟，影落庭前地；
覽景欲有吟，寂然無一意；
淅瀝微風聲，心清亦不寐。

槐安國

萬古一夢覺，大千纔瞬息；
七情紛擾攘，當境誰能識？

安知此樹下？不有槐安國；
安知此天地？不在槐根側；
真妄竟何有？輾轉空疑惑；
且看向南枝，皓然映月色；
移榻坐軒楹，忘機兩冥默。

生雲精舍

名山蘊神秀，氣化成雲雨；
小山無真氣，假合石與土；
空說欲生雲，不見蒼然吐；
宋人刻楮葉，貌似終無取；
但念城市居，鬱鬱生環堵；
且存巖壑意，晨夕相容與。

閱微草堂

讀書如遊山，觸目皆可悅；
千岩與萬壑，焉得窮曲折；
煙霞滌蕩久，亦覺心胸闊；
所以閉柴荆，微言終日閱。

綠意軒

雜樹蔭庭除，雨過如新沐；
曉日下簷際，枕席生微綠；
霜清木葉老，搖淨一何速；
依依色不改，猶有凌寒竹。

三十六亭

樊南擿奧詞，意旨獨殊絕。方山與太常，駢耦吾兼悅。
深夜紗燈旁，瓣香稽首爇，亦欲涉風騷，一一求流別。
登岸未有期，敢云當捨筏？

戲贈曲江 同上

疎狂全未減，落拓久無聊，歸計空長缺，閒情付舞腰。
烏絲親度曲，紅燭看吹簫，誰識樊川杜，揚州廿四橋。
愛爾如兄弟，結交三載餘，每憐同寂寞，相與惜居諸。
霜落驚鸚鵡，風高躍鯉魚，南山秋草白，射虎意何如？
曲江爲元禮題畫有射虎雄心老未空之語故有此句

和蒙泉有感二首 同上

空山射虎一身輕，誰見當年右北平？解道瀟瀟多醉尉，將軍何事夜深行？
杜宇聲聲夜月昏，無情草木感秋原；黃金解鍊長生藥，便乞刀圭與返魂。

卽景二首 同上

紀曉嵐詩文集 卷七

長安新雨後，蕭瑟暮天清，落葉黃連巷，寒山碧入城。
飢鳥喧暝色，遠雁帶秋聲，促織身微細，酸吟亦有情。
燈火夜熒熒，哦詩四壁清，苦吟憐太瘦，兀坐似忘情。
月冷鷓鴣語，霜寒鸚鵡驚，起看雙寶劍，掛壁竟無聲。

與周閣章圍棋遂成長句

平生苦爲吟詩瘦，未向棋經尋句讀，閒中游戲資一笑，落子丁丁消白晝。據枰乍似賁育勇，脫手全如風雨驟，不須步伐約三軍，搏戰直前相踐蹂。略同穴鼠勇怯爭，何必率然首尾救？忽然趨利蹶上將，俄已合圍逐窮寇。勢堅猶作蚍蜉撼，局蹙偏憐困獸鬪，紛紛潰卒指可掬，子子餘生出自竇。游魚莫笑釜底逃，巨網或亦吞舟漏，路盡已愁車擊轂，尋隙仍思風入腠。斂子方嘆輿尸歸，抵掌不殊凱歌奏，外內空構鄭門蛇，王霸終分陳寶雉。枯棋三百通兵家，九等元機自天授，縱橫方罫盡變態，思苦不辭心腎鏤。爛柯未必遇神仙，木鑽擊石盤何日透？我曹無事坐孤館，紋楸

一局邀朋舊，喧闐義似劍逐蠅，無心誰識雲出岫？
漣風水適相遭，穀文蹙起微波溜，須臾境過兩俱忘，
風本無聲水不皺，勝固欣然敗亦喜，東坡妙語誠非
謬，試從能者較得失，佩劍何妨分左右？與闌客散自
下帷，微風一綫沈煙逗。

送郭石洲歸洛陽

同上

風起盧溝萬柳斜，河梁欲別曉啼鴉，天涯春盡憐芳
草，遠道人歸過落花，游士真成蘇季子，少年珍重賈
長沙，含情一片長安月，夜夜隨君共到家。

羅酒歌和宋蒙泉

同上

平生不飲如東坡，銜盃已覺朱顏酡，今日從君論酒
味，何殊文士談兵戈？往昔作客東光縣，春風三月胡
蘇河，主人好事攜美酒，踏青邀我同相過，芳草未茸
鼻翡翠，幽禽尖咽如鳴梭，風景駘蕩客心暢，飲酣起
舞爭婆娑，爾時意氣亦豪舉，呼童一酌鸚鵡螺，伯夷

柳下共風調，滑流齒頰清而和，形聖酣適忘物我，使
擬倒甕傾滂沱，麴生風味真可憶，主人云出陵州羅
玉井蓮花釀珠露，漁洋當日留詩歌，滄洲亦有麻姑
酒，南川樓下臨盤渦，河心泉水清冷味，小槽滴滴浮
黃鵝，有如少華連太華，肩隨未敢爭嵯峨，自餘碌碌
千萬種，大岡小阜空陂陀，東海先生昔好事，大微名
醞分其科，章邱墨露推第一，品題未免成差訛，此事
十年在胸臆，回首往日東流波，年來倚廬臥昏曉，幽
憂致病愁難瘥，有疾飲酒禮雖許，忍云思此獨煩疴，
比似清簾疎簾句，枯禪不免長吟哦，偶然一品江瑤
柱，髻蘇聞此當云何？

題潘南田畫梅

同上

畫梅用疎不用密，疎枝易取風標逸，潘郎獨作滿樹
花，矯然彌覺清無匹，勢隨橫幅作欹側，假塞支離形
不一，左側四枝風霜古，瘦骨杈桎相拗捩，右側三枝
附根生，兩枝直上一枝屈，中間老榦更倔強，天矯斜

飛仍下拂，生綃四尺畫不盡，突兀凌兢昂首出，亂枝
低亞倒露稍，空際盤孳猶彷彿。小枝大枝盡著花，萼
跗相銜比似櫛，皓然滿目但一色，諦觀始覺姿態別。
開者如笑矜窈窕，落者如愁意蕭瑟，欲謝不謝如低
徊，欲放不放相鬱結。向者如迎背如拒，仰者如承俯
如掇，正如神女覲而逢，側如回眸忽一瞥。攢如儔類
爾我聚，孤如微吟形影子。隔枝遙望如有情，並蒂爭
出如相刺，盡態極妍不可計，安能逐象一一說？摹神
寫貌各入微，因難見巧真奇絕。紫桃軒中兩瓣花，老
衲當年弄狡點，譬如飛燕與玉環，肥瘦誰能分優劣？
北宗衣鉢日塵土，千里十洲遶瑣屑，南宗高簡矜風
流，流派或將繩墨軌。左右佩劍更相笑，齊楚何分得
與失，豈知摩詰輞川圖，梧桐正用雙鉤筆。循牆一日
看百回，羅浮仙人共丈室，縞衣月下一嫣然，使我形
神坐超忽，人間畫手各擅場，且憑蠻觸爭馳突。

送內子歸寧

同上

門外馬蕭蕭，僕夫已引轡，之子有遠行，向曉征輪動。
中懷忽棖觸，展轉增沈痛，昔日爾歸寧，阿母倚門送。
舉手引諸孫，瀕行猶撫弄，今日爾歸寧，撫棺惟一慟。
秋塵生總幃，蛛網垂梁棟，爾母雖他鄉，還家悲喜共。
我母隔重泉，耿耿空魂夢，入門三太息，淚漬麻衣縫。

瓦橋關

同上

積水通瀛海，雄關記瓦橋，當年爭洛蜀，此外付金遼；
世間邊功賤，儒多戰氣銷，北盟誰載筆，猶忍話三朝。

陳簡肅公墓下作

原下編卷十

一事堪千古，椒山有舊朋，公爲椒山先生同年，椒山
素心人共見，青史語偏增，史紀公所請也，見椒山集
人才係廢興，故郢禾黍後，原自憶江陵，朝論關恩怨，
詩曰：一思怨盡時方論
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過景城憶劉光伯

同上

故宅今何在？遺書亦盡亡，誰知馮道里，曾似鄭公鄉；

三傳分堅壘，諸儒名瓣香，多君真北士，敢議杜當陽。

壬午順天鄉試分校硯 同上

文章敢道眼分明，遼海秋風愧友生；惟有囊中留片石，敲來幸不帶銅聲。

王菊莊藝菊圖 同上

東籬千載後，癖嗜似君無，以菊為名字，隨花入畫圖；秋深人共淡，香晚韻逾孤，可要王宏輩，重陽送一壺？

友清軒新種梅花正開率成禁體

四首 同上

衡齋深閉海城隈，春色驚看數點梅，前輩風流已陳迹，幾年寥落又新栽；康熙甲申學使沈公種梅於此寒燈久許邀君伴，次兒汝傳讀書於此冷藥渾如待我開，隔院桃花任撩亂，祇因松竹耦無猜。
小別山坳與水隈，偶來使院作官梅，宛然靜女妝初

罷，原是騷人手自栽；地暖誰知衝雪放，花遲轉得到春間，東陽瘦骨多相似，坐料形骸兩不猜。沈君柳堤下榻軒中無須羯鼓為催花，隨意欹橫數朵斜，冷暑未應嫌迫仄，巖扁猶與戒喧譁，此間賓客稀塵事，別院笙歌白歲華，待取焦桐彈對汝，七分尙恐入琵琶。

滿城火樹鬪銀花，時近元獨自霜枝待月斜，憐爾風標清有味，消人意氣靜無譁，頻牽詞客三更夢，未厭衰翁兩鬢華，客年有最老者一任旁觀嫌淡泊，更如昨夜演琵琶。

仙遊道中曉起題壁 同上

春山曉霽，散步林隈，幽鳥自眠，雜花半開。微風冷然，白雲忽來，我愛其閒，坐與徘徊。

題從姪虞惇試帖 同上

十年珥筆鳳凰池，格律潛教小阮窺；他日三條官燭下，諸公應識紀家詩。試帖多尙典贍余始變為意格運題館閣諸公每呼此體為紀家詩

寄壽徐筠亭先生 同上

生日詩列吟卷中，誰歟倡者羅江東，此風一扇八百載，吳牋擘畫丹砂紅，震川先生稱鉅手，更以壽序煩鑄工，銀屏錦幃入青簡，文格破碎從嘉隆，生平僂蹇懶爲此，捉刀往往聽兒童，胡爲一旦破戒律，手題長句封郵筒？筠亭先生天下士，牙籤萬軸羅心胸，暮年戒養古曾閱，早歲爲牧今黃鬻，行年七十老無恙，蒼顏白髮柯青銅，我家舊宅近橫海，早聞父老談清風，到閩兩載未相識，伊人秋水無由從，赤霄麟鳳衆所望，尺素頻托微波通，親撰杖屨吾尙願，何況片楮勞雕蟲？樂全先生鐵拄杖，寄詩原有東坡翁，其人顧視何如耳，甯云一律從同同，梅崖居士今鉅筆，蹴踏揚馬如奴僮，頗聞文字慎許可，寸筵未許擬洪鐘，獨於先生一傾倒，昌黎東野相雲龍，定知亦有文爲壽，華鯨相與鳴春容，老友黃公今健否，鶻冠憤憤非真鬢，此客嚴冷頗難攻，祝君想亦親扶筇，因君問訊道好

在，爲我一勸琉璃鍾。

辛卯六月自烏魯木齊歸囊留一

硯題二十八字識之 同上

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游少，祇爾多情共往還。

松巖老友遠來省予偶出印譜索

題感賦長句 同上

陽關西出二載餘，歸來再直承明廬，艱難坎坷意氣減，閉門漸與交游疎，西風昨夜到梧葉，悽然白露滋庭蕪，軒車雖復謝時輩，觴詠頗亦思吾徒，門前剝啄者誰子？昂藏老鶴清而癯，故人忽自天半落，踉蹌躡屐遙相呼，憶昔把酒談篆刻，布衣之舊晨昏俱，迢迢一別十六載，秋鴻未寄尺素書，誰知古道淡以久，形骸雖隔心相於，聞我生還如再世，霜華漸欲侵髭鬚，常恐從此相見少，不辭策蹇紆長途，我聞握手再三

嘆蒼茫百感交斯須。誰言草野貧賤士，乃能不逐炎涼趨。古云書畫繁人品，天然高致非臨摹。豈知一藝能造極，立身亦與常人殊。向來知子殊不盡，但誇鐵筆鐫蟲魚。題詩擬續印人傳，較工論拙徒區區。舊題印譜有他年誰續印人傳，較工論拙徒區區。松巖傳情哉，不過周侍耶句。如今始識天下士，此人此藝今皆無。幸子老眼尙如鏡，尙能鐫小印。莫辭寸鐵磨昆吾。晴窗爲我鏤山骨，長揖頽籀相爭驅。他年片石以人重，姓名託子留寰區。

辛卯十月再入翰林戲書所用玉

井硯背 同上

萬重從軍鬢欲斑，歸來重復上蓬山；自憐詩思如枯井，猶自崎嶇一硯間。

有以八仙圖求題者韓何對弈五

仙旁觀而李沈睡焉爲賦二詩

同上

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
局中局外兩沈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

己卯六月先師董文恪公招余飲

醉中爲作秋林覓句圖後余至
烏魯木齊城西有坤司馬所建
秀野亭案牘之暇獨步其間喬
木捎雲宛然此景始知人生有
數早兆於十載前矣歸來重閱
俯仰慨然因題二絕句 同上

霜葉微黃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誰知早作西行
識，老木寒雲秀野亭。
歸來壁上拭埃塵，粉墨猶存舊寫真；指與兒童渾不
識，朱顏非復畫中人。

送汪劍潭南歸 同上

探珠合浦水，采玉崑崙邱。天琛世所羨，豈不窮冥搜？
陸離燦百寶，安得一一收？所以盛明世，奇士時淹留。
常情多感慨，達識無怨尤。遇合各有期，蘭菊殊春秋。
汪子負奇調，巨海吟蒼虬。風波偶踏蹬，歸買淮南舟。
長安居不易，無計爲子謀。潞河千里水，送子心悠悠。
努力勤自愛，舊業重研求。駿足皆得路，豈獨遺驂騑？
三年一彈指，挾策來皇州。茗蕘蓬山頂，偕子騁鸞游。

醉鍾馗圖爲曹慕堂同年題 同上

一夢荒唐事有無？吳生粉本幾臨摹；紛紛畫手多新
樣，又道先生是酒徒。
午日家家蒲酒香，終南進士亦壺觴。太平時節無妖
癘，任爾閒游到醉鄉。

斷碑硯歌爲裘漫士先生作

斷碑者，宋熙寧

四年，蘇文忠公爲孫吳興作墨妙亭詩，石刻也，存十二字，凡四行，行三字，曰：鑑他年，曰：憶

賀監曰：時須服。曰：孫莘老，高廣各三寸，長四寸，王文成公得之，以背面作硯，左刻守仁，二楷字，右刻篆書陽明山人四字，側刻分書驛丞署尾硯五字，蓋明正德元年，文成謫貴州龍場時物也。漫士先生，既爲之賢，且銘矣。屬作長歌紀事。 同上

神物不受劫火燔，姚江之硯今猶存。摩挲題識已可
敬，况復東坡居士留手痕。斑斑墨繡閱幾姓，觚稜剝
缺塵埃昏。一朝天遣入公手，文綈重襲如璵璠。兩公
卓犖天下士，平生學問皆與洛。閩殊淵源，古來豪傑
各有見，安能一一俱以繩尺論？黃龍紫鳳自上瑞，寧
知摩天浴海尚有鵬與鯤。輸攻墨守各師說，宋明兩
代紛囂喧。惟公曠世具巨眼，掃除門戶存公言。有吾
於東坡不師其經濟而師其文章，吾於陽明不師其學術而師其事功語。乃知此硯出
有意，將以乞公一字爲平反。中間莘老頗異趣，當年
調笑王孫猿。姓名偶得挂石角，有如蒼蠅附驥千里
奔。公能置之不論不議列，想見胸中雲夢八九吞。我
從侍坐睹法物，凜然再拜不敢捫。竊爲此硯慶所遇，
流連詎歎不覺其詞繁。有形自古無不盡，惟有文章

之壽不隨萬物歸其根，千秋萬世石可泐，此銘此贊永永留乾坤。

先師介野圖先生壬午春扈從西

湖以詩扇寄示俄聞負杖逍遙

矣蓋絕筆也壬辰長夏偶於笥

中見之不勝存亡之感追和二

絕不知涕淚之縱橫也同上

逕跨鯨魚汗漫遊，朱門客散冷如秋；十年梅雨泥金腕，尚有詩情扇上留。

劉井柯亭事事新，瀛洲不改舊時春；侯芭灑淚收遺草，頭白門生賸幾人。

寄示閩中諸子六首同上

督學閩中，愧無善狀，而諸生有一日之知者，詣公車必過相存問。其不能至京師者，書題亦絡繹不絕，信

閩俗之篤師友也。余懶且病，不能一一作報書，而其意又不可不報。因作詩六章，屬梁子攜以歸，有相問者，梁子其為我誦之。

平生無寸長，愛才乃成癖，每逢一士佳，如獲百朋錫。

甲乙手自評，朱墨紛狼籍，諸幕友以墨筆閱卷，余以朱筆覆勘之。塗乙縱

橫或相違異，閩士子習見不怪也。雖不接笑言，宛然共晨夕。別來八

九年，姓名心歷歷，每遇閩嶠人，慨焉懷曩昔。

鐵網織千絲，持以臨滄海，珊瑚萬萬株，安能一一采？

遺才良已多，事後恆追悔，尚喜所已收，頗足敵崇愷。

森竦七尺枝，萬目炫光彩，貢篚耀天琛，聲價今無改。

數科以來登第者指不勝屈，學使三易所甲乙亦無大同異也。

芳蘭春已茁，黃菊秋葳蕤，馨香初不異，滋長各有期。

諸子皆南金，寶礦光陸離，云何閱數載，窮達理不齊？

素修苟勿怠，遇合終及時，君看延平劍，變化何神奇？

藪禾待其稔，種木待其榮，殷勤羅國士，實亦期其成。

豈曰植桃李，持以誇公卿，文章達世用，所冀為國楨。

經濟緇忠定，道德尊考亭，抗懷思古昔，日月懸高名。

昔陟鼓山巔，東望大海水。萬派匯歸墟，有本故如是。我雖詞賦人，雕蟲爭綺靡。側聞師友訓，頗解文章理。六藝濟淵源，五倫固根柢。作者無幸傳，曷矣諸君子。迢遞隔山川，音書時睽睽。感此金石心，不逐升沈變。余謫官以後，諸子之誼彌篤。深情何所酬，贈以勤無倦。鼎彝登廟廊，追溯工師鍊。他年因子傳，已荷榮施萬。努力副所期，何必時相見？

題吳香亭古藤詩思圖

藤爲新城王
文簡公手植

同上

三才萬象窮梳爬，詩翁秀句含葩葩。瓊箋九萬寫不盡，餘香散作庭中花。天矯老榦三十尺，蛟螭倔強相盤拏。炎天鞞幕張翠幄，春風裏裏吹紫霞。老仙一去六十載，孤根半被莓苔遮。烏衣燕子銜落甕，蒼涼已使人咨嗟。云何瞥眼更小劫，剪伐不遺留枯槎。花神夜泣紅淚盡，離魂何處愁天涯。豈知一物有顯晦，冰霜閱徧逢春華。蘭成宋玉遠相繼，舊宅仍是詞人家。

鶴林天女忽自返，嫣然一笑窺窗紗。始知神物終有待，人間斤斧焉能加。昨秋乘興偶過訪，滿庭綠影紛橫斜。三生石上恍相遇，牽蘿翠袖真無差。所惜不及花正放，恨無羯鼓冬冬搗。相期待取蜚英會，醉看珠璣垂檐牙。淵明何事又卜宅，徒留空館棲昏鴉。有形自古無不盡，電光過眼飛金蛇。長留但有文章壽，流傳往往千年賒。敬愛古藤無寸蔓，東川詩句今猶誇。此藤縱落他人手，飄零賤視如蓬葭。得公一記足不朽，其壽已比恆河沙。瀚洋有靈應起舞，吾花不枉重萌芽。惜哉手種羊城樹，欲子見之山川遐。

題同年謝寶樹小照

同上

住者詣公車，爾我憐同調。馬上慘綠衫，翩翩兩年少。中間各仕宦，人事紛繚繞。彈指廿六秋，駒隙忽停照。秦中暫相遇，我正適邊徼。草草敘悲歡，未暇觀顏貌。生還荷聖慈，重待金門詔。君亦方內遷，握手再一笑。自憐雙鬢改，對鏡怒焉悼。看君鸞鶴姿，尙與當年肖。

寫真入畫圖，明月清光耀，花樹陰翳如，微風吟萬竅。
朱顏發春醅，宴坐恣歌嘯，自是丰神佳，非關畫手妙。
盛衰寧有常，年齒何足較，展卷一慨然，榮枯隨所蹈。

胡子同旋粵乞詩爲其母壽因作

長句卽以贈別

同上

海山春簾風濤音，滔滔太古流至今，成連鼓楫不到此，誰能寫入焦桐琴？祝融靈怪久鬱勃，奇柯忽挺珊瑚林，錦囊驢背詩一卷，吞吐萬里南溟深。云何寶曠獻不受，翻然高唱遊子吟，客舟初夏鴉軋槽，歸夢已聽鉤輓禽，八千里路未爲達，到家纔及秋蕭森。高堂且喜娛白髮，空囊莫恨無黃金，烹魚煮筍亦足養，孝子何必皆華簪？况乃胡威舊清節，鐵骨不受風霜侵，當年能與共寒餓，此時寧復嗟升沈？行矣吾子勉自愛，羽陵蠹簡勤蒐尋，忠孝力奉孔孟戒，文章一洗齊梁淫。蔚然挺作國士器，雖貧足慰慈母心，何嫌此度偶落羽，臨行辜負縫衣鍼。儻逢暇日風景好，板輿奉

侍桃椰陰，誦我此語爲母壽，云我贈別兼規箴，老人聞此定一笑，不辭椰酒頻頻斟。

自題校勘四庫全書硯

同上

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瀉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

寄董曲江

同上

五緯宵明壁府寬，風雲翕合競彈冠，相攜諸子蓬萊島，時憶先生首宿盤。名士爲官原灑落，詞人垂老半飢寒，祇應雪夜哦新句，且付彭城魏衍看。

題黃莘田硯

同上

詩人藏十硯，憔悴臥蓬廬，零落惟餘此，殷勤遠寄予；槐廳供視草，藜閣伴讎書，一片韓陵石，相看未忍疎。

汪水部啓淑綿潭山館十詠

同上

葆真堂

羣動紛營營，機巧日相勝，徒云抵彼瑕，甯識瀉吾性；
至道以拙存，愛汝心無競。

詠庵

非曰善藏機，隱諸深不測，亦非防忤物，徒貴守其默；
多論懼少成，茲懷誰得識？

翠香閣

陰森翳虛閣，老柏霜根盤，晚翠異桃李，真香非麝蘭；
誰於人境外，愛此空林寒？

律素書廳

曩校玉字書，時逢君所獻，七略簡汰餘，猶多人未見；
津逮者伊誰？山深雲漫漫。

息軒

貴賤皆有營，百歲誰得閒？但使妄念淨，卽爲善閉關；
古來恬退人，不在居深山。

嘯雲樓

木杪露飛簷，四圍雲泱泱，何來鸞鳳音，風散空山響；
知自倚樓人，翛然百尺上。

蓼陽茨室

老屋縛香茅，開軒臨水北，門前紅蓼花，搖映玻璃碧；
秋色亦復佳，何必芙蓉國？

待月簾

清光澄萬慮，妙悟靜者知，娟娟松際月，若與幽人期；
想見風露中，支策微哦時。

莓逕

汲水養蒼苔，一室自高臥，時防俗客來，踏我綠雲破；
惟有羊與求，無妨躡屐過。

澤花腴菜井

釋泉灌菘韭，本爲口腹計，騷客愛馨香，兼以滋蘭蕙；是爲文士園事與農家異。

定榜後題所取未中諸卷 同上

縱橫朱墨委塵埃，臨到絨題更一開，花是親栽皆愛惜，鶴因遠別暫徘徊，書生遇合雖由命，聖代公明豈棄才，荏苒三年一彈指，龍門結隊駕風雷。

題伊雲林光祿梅花書屋圖 同上

橫斜疎影漸成林，岩曲纔留一徑尋，老屋何年栽雪萼，先生原自抱冰心，詩吟和靖閒情遠，畫倩華光妙手臨，說到百花頭上句，猶憐未免世情深。

宦游十載別烟嵐，畫裏時看結草庵，最憶寒叢花第一，曾偕皓魄影成三，羅浮入夢人將老，月觀橫枝句更參，誰爲丈人慰鄉思，芳馨遠寄自江南。

題瑤華道人一如四相圖 同上

佛法微妙，空無一塵，因緣示現，乃見化身。是種種相，

實止一人，光自盈缺，月自滿輪。是種種相，非幻非真，雁自落影，水自無痕。誰於此間，得不二門，不解解之，滿紙煙雲。

題友人畫 同上

百世迅風燈，瞥眼即成故，佛法超死生，乃亦有過去。如何指一隅，云是吾常住，輞川尚有圖，莊竟在何處。達者知其然，澄觀心有悟，昔未屋我前，閱主已無數。過此落誰手，應亦聽所遇，且隨現在緣，領此當前趣。翻階嬾娜花，遶屋扶疎樹，高臥到羲皇，餘者何須顧。

覃溪前輩出竹垞西河兩先生

像索詩 同上

山碧湖光結伴尋，六橋烟月對清吟，詩家未可輕臺閣，此是康熙兩翰林。

二老風流寄畫圖，生綃淡墨幾傳摹，吾曹亦似書中蠹，可得他年寫照無。

石庵相國手書卷子以贈芸楣尙

書季子翥升裝池後芸楣索題

爲成四絕 同上

走馬裁詩作意誇，舊傳雛鳳在桐花；誰知慧業無窮盡，八歲今稱賞鑒家。

大令風流接右軍，筆圖早擬授羊欣；珍藏一卷詩中畫，也抵當年白練裙。

四聲五歲便能知，驥子時聞誦父詩；今爲劉公作嘉話，家鷄野鶩可相疑？

小姑天遣嫁彭郎，紅袖時縈翰墨香；生得佳兒遵如許，定知解誦魯靈光。

汪氏雙節時 同上

客從南方來，貽我越女錄；夜深偶披卷，酸惻難卒讀。如彈寡女絲，幽咽吟黃鵠；悲風生字裏，慘澹秋鐙綠。百感忽蒼茫，慷慨交心曲；紅閨多薄命，少小嬰荼毒。

茹痛就黃墟，凋零隨草木，其間幸傳者，恆沙中一絮。是由局外人，身未罹焚獨，如彼飮膏梁，不知藜藿腹。乍見雖咨嗟，烟雲旋過目，誰能勞筆硯，一一登簡牘。君子胡爲者，菟此無瑕玉，願以金管豪，徧寫汗青竹。遂使九幽魄，炳若三光燭，自云孤露早，零丁悲慘酷。風雨日飄搖，廬舍幾顛覆，所幸拒秋霜，未殞凌寒菊。四壁僅存留，兩母親鞠育，聆音問疴癢，節口營饘粥。淒涼對紡瓦，涕泣開書篋，懷冰不畏寒，對榻互相勗。萬苦極顛連，一綫幸延續，青雲獲致身，墨綬今沾祿。悲哉不逮養，寸心攢萬鏃，回憶困躓時，艱辛皆目矚。碑狀雖連篇，十纜存五六，其餘瑣屑情，多若筍成束。口所不能言，惟有腸轉轂，緣此感余懷，耿耿如根觸。瀨水流相合，驚禽鳴相逐，同病多相憐，疾痛如連屬。懷鉛詢耆舊，洒淚談貞淑，擬因中壘傳，代寫泉魚哭。我聞爲太息，遺事重三復，古來閨閣人，鉛華耀羅縠。風化逝不停，搖落何其速，惟此貞烈心，長存偕岳瀆。人紀賴以立，堵柱同鼈足，惟嗟名姓湮，寂寞歸原麓。

君能力表章，不惜霜豪秃，足知兩母前，此義聞之熟。
想見松與柏，風霜交謾謾，爲君述慈範，握管容先肅。
他日輜軒采，或當登史局，煌煌列女傳，千載藏瑤櫝。

銅雀瓦硯歌

同上

銅雀臺址頽無遺，何乃賸瓦多如斯？文人例有嗜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齊徵魯鼎甘受贖，宋珍燕石恆遭嗤，西隣迂叟舊蓄此，寶如商鬲周尊彝。飢來持以易斗粟，強置之去不得辭，背文凸起建安字，額鐫坡谷諸銘詞。平生雅不信古物，時或啓櫝先嚙眉，他時偶爾取一試，覺與筆墨頗相宜。惜其本質原不惡，俗工強使生瘡痍，急呼奴子具礪石，階前交手相磨治。瑩然頓見真面目，對之方覺心神怡，友朋驟見駭且笑，謂如方竹如圓規。三國距今二千載，胡桃油事誰見之？況乃陶家日作僞，實非出自漳河湄。諸君莫笑殺風景，大學石鼓吾猶疑，噫！大學石鼓吾猶疑。

爲墨卿題扇

同上

風露夜清，幽花自吐，與澹泊人，結塵外侶。人本無心，花亦不語，月白空庭，寥寥太古。

書灤陽消暑錄後

同上

半生心力坐消磨，紙上烟雲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祇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蔣春農舍人寄硯摩挲古澤如見
故人蓋自壬午江干一別彈指
二十八年矣遠想慨然因題一
絕

同上

斑斑墨繡自何時？老友封題遠見貽；忽似重逢孟東野，古心古貌對談詩。

寄懷蔣春農舍人

同上

北風吹雪滿船頭，別後江山幾度秋；爲問如今三徑裏，何人來往似羊求？

送朝鮮使臣柳得恭歸國

同上

古有鷄林相，能知白傅詩；俗原爛賦詠，汝更富文辭；序謝三都賦，才慚一字師，唯應期再至，時說小姑祠。

鐵冶亭玉閔峯兩學士聯牀對雨

圖 同上

北門近接星垣開，翰林重自唐以來，中間職掌雖小異，大都皆是神仙才。經綸屢見資稷契，文章豈但誇鄒枚，佛一出世已罕覩，况乃棣萼連枝栽。奇絕君家好兄弟，花萼聯步相追陪，精金躍冶淬于鑊，寶璞出水皆瓊瑰。雙飛爭睇摩霄翼，一門自作同岑苔。東坡發唱穎濱和，詩成不待擊鉢催。西清退直日對榻，不知鹿海人喧逐，希聲蓄寶難自闕，十聯秀句經天裁。帝求梁棟贊釀化，二龍並躍乘春雷，弟掌絲綸登禁

闈，兄司禮樂升容臺。鳳巢已隔痕漸掃，浮屠桑下何殊哉？胡爲寫照倩畫手，瀛洲回首猶徘徊。翰墨因緣智慧果，三生結習從胚胎，正似平園老居士，已登黃閣居中台。玉堂雜記親手錄，舊游終不忘蓬萊，我別東觀越十載，余已亥自詹事擢內閣學士始出翰林。顛毛種種驚衰頽，年來更覺詩興減，筆牀硯匣生浮埃，偶然披卷一接觸，含毫欲詠凡幾回。心如廢井苦枯澀，一篇勉綴今朝纔，江郎老矣無好句，塗鴉聊以資談哈。望朝館閣富俊彥，一時巨手多歐梅，他時倡和同文館，當持此卷爲詩材。

容城陰孝婦詩

同上

容城似斗，有廟祀椒山，不謂英靈氣，還鍾閨閣間。天憐貞孝志，人轉死生關，見說衣千結，今猶沁血斑。莫以殘遺體，翻嫌孝太慙，再三原自審，萬一冀重蘇。白髮終娛舅，黃泉可對夫，此身都不惜，甯問得旌無？割股療親，例不專旌，而法亦不禁，聽人之自爲而已，然明知不得旌，而毅然自行其所見，此真爲親計，非爲名計者矣。

題青花硯

同上

紫雲割盡無奇石，次品纔珍蕉葉白。如今又復推青花，摩挲指點爭相誇。一蟹不能如一蟹，可憐浪擲黃金買。請君試此新硯，揮毫亦自如雲烟。

蝶翅硯二首

同上

蝶翎巧仿滕王迹，山靈幻化非雕刻。良工剖作靈池雙，猶似穿花張兩腋。翩翩爾勿矜風流，輕薄久已嫌魏收。惟應伴我弄柔翰，栩栩然自適如莊周。羅浮蛟蝶翅盈尺，五色天衣雲錦織。偶然仙蛻落空山，風雨多年今化石。誰歟琢硯吾得之，惜無好句題烏絲。何當喚起謝無逸，倩寫柳絮梨花詞。

題曹慕堂宗丞所藏崑仙山水

原下編卷十一

仙人謝世緣，林壑結真契。桃花隔流水，杳然靈境闕。肺腑沁清寒，胸臆貯紫翠。久居與之化，人境了不二。

儻使埽丹青，自寫心中意。想見餐霞人，筆無烟火氣。此卷從何來，所聞頗詭異。披翫一畢然，賞以塵外致。畫師評巧拙，儒者辨真偽。一笑謝諸君，區區非所計。

題汪時齋副憲剪紙小照

同上

王摩詰本是前身，凡筆誰能與寫真。祇合裁雲真妙手，別開生面巧傳神。祇道龍眠偶白描，誰知刻鏤入纖毫。人工熟到天然處，也似春風作剪刀。寧惟松石儼真形，細字都如一筆成。却恐蘭亭鑄玉枕，雙鉤未似汝分明。絕技於今悵不傳，舊題屈指廿三年。畫中人亦朱顏改，只有風神尚宛然。

懷朴齊家

同上

偶然相見即相親，別後匆匆又幾春。倒屣常迎天下士，吟詩最憶海東人。關河兩地無書札，名姓頻年問

使臣，可有新篇懷我未？老夫雙鬢漸如銀。

爲伊墨卿題劉文正公墨蹟 同上

功業留青史，甯因翰墨傳，偶然觀舊迹，亦足想當年；
丰采瞻前輩，收藏藉後賢，好將心正語，記取柳誠懸。
銀粉多殘蝕，毫端尚有稜，憶同王大令，深論趙吳興；
記石庵先生語片紙存今日，諸天隔幾層，記顧君德懋語白頭門下士，感慨意難勝。

朝鮮貢使吳搆之與陳子聞之蔣

子秋吟互相唱酬用梁陳賦韻

格以次押用不揣衰老同作一

章 同上

箕子留遺壤，旁臨鴨綠江，封疆連地絡，文采耀天杠。
水自通銀漢，人誰架石杠，迎賓看玉樹，明眼似金缸。
博學倉真富，雄才鼎可扛，詞華標秀潔，風旨近敦龐。
高格翔鳴鳳，庸音笑吠龍，多君沾聖化，語解戒其隳。

張南華先生夏木清陰圖爲伊墨

卿題 同上

麓臺先生吾未見，少年猶識南華翁，當時畫迹家家有，視之亦與尋常同。東山夫子今北苑，乃獨心折於此公，謂其繪事有懸解，千變萬化猶神龍。不離法亦不立法，意之所到無畦封，卽一題暑一跋識，不求工處天然工。祇恐雲烟一過眼，百金一紙求無從，星霜荏苒五十載，老仙已返東海東。日久論定始見貴，位置擬入神品中，僉曰妙在六法外，追黃公望凌王蒙。惜哉縑素日零落，賸本雜出真稀逢，畫家欲作無李論，辨別往往煩南宮。君從何處得此軸，蒼嵐蔥鬱綠樹濃，長夏潺湲張素壁，乍覺滿室生清風。忽憶斯與堂中坐，東山夫子堂名見公偶遺裘，司空韓門弟子皆在席。一時同把琉璃鍾，酒酣索紙潑墨瀋，立成七幅青芙蓉，手持一分座客，左顧右盼意氣雄。前輩風流宛如昨，雪泥無處尋飛鴻，徘徊對此三太息，彈指歲月

何匆匆？豈但一卷斷橋景，年深久矣飽蠹蟲。余分得一
幅近邊一橋，誤畫其半於毗連別幅上。先生因戲
題一絕曰：「一橋經老樹，鬢危坡坐愛。閒雲過眼多，
略約不須安對岸。怕來俗客到山阿。」
一時傳為佳話。今不知落何所矣。題詩自覺筆
力減，老夫亦已頭欲童。

以日本扇贈承恩監正因題八韻

考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稱日本
人以鷗青紙製摺疊扇高麗貢
使曾攜以來是宋代已有此製
然其時西洋貢舶未至中國不
如今以極東之物贈極西之人
尤為佳話也 同上

日本東瀛外，歐羅西海隈，誰知倭國扇，得上化人臺？
草草丹青畫，層層摺疊開，風清雙袖滿，月偃半規裁。
在昔鷗青樣，曾從鴨綠來，新詩爭唱和，巧製幾驚猜。
何似今中夏，旁包古九垓，兼多大秦客，把玩共徘徊。

胡滄曉先生追諡文良卽次其嗣
君雲坡司寇韻題田綸霞司農
大通秋泛圖為馮鷺庭編修 同上

新城司寇詩無雙，巧翻舊調成新腔，門牆奔走天下
士，如齊晉楚雄諸邦。飴山居士獨相軋，偏師馳突橫
衝撻，左右佩劍遞相詬，至今兩部尋戈鏃。於時脫屣
門戶外，長河田與吾邱龐，龐公掃迹坐嘯詠，公餘惟
對花一窺。田公博麗特自喜，龍文之鼎筆可扛，雖愧
盧前恥王後，肯屈陸海輸潘江。如虬髯客扶餘國，亦
不攻剽亦不降，當年聲望雖小滅，無言要勝言而曉。
此圖作在監兌日，潞河攜客浮輕艫，入室既少操戈
鄭，縱談甯慮彎弓逢，揮毫拈韻詩落紙，飛觴催醕酒
滿缸，丹楓兩岸醉秋色，綠波十里鳴寒瀧。風流文采
致足樂，興酣吐氣橫天杠，何必詩壇執牛耳，岸然大
將麾旌幢。嗟我多年事筆硯，自知性僻心愚忝，感施
但可仰直鋪，都盧一任飛綠擗。今朝無意見此卷，幾

回夜讀挑殘缸，風微人往百餘載，峩然高望猶隆矚。

馮實庵侍御繪種竹圖賦贈

同上

通明挂朝籍，不礙松風夢，天懷澹宕人，雅尙自殊衆。
馮公負奇穎，廊廟資梁棟，紫霄登禁近，丹絳司傳奉。
乃於退食閒，竹效王猷種，閒庭翠影交，虛牖涼颿送。
蕭然悅清曠，逸爾謝喧闐，雖復在朝市，不異棲巖洞。
高韻寫丹青，逸氣無羈鞅，憶我掌烏臺，鼎彝識典重。
心儀命世才，擬薦明時用，誰知恬靜情，頗異彈冠貢。
鶴籟日從容，豸冠甘侍從，未羨沈侍郎，夜遊騎白鳳。
足知孤直志，真與此君共，非徒託畫圖，姑以資清供。
憶我少年遊，意氣恆飛動，老來知斂退，塔樣參無縫。
公餘日枯坐，如以鎗收汞，惜無竹里館，得句閒吟誦。
何當訪高齋，馬遣吳童控，嘯詠招七賢，往來邀二仲。
青鸞拂纖尾，綠蟻酌深甕，閱音修篁下，風月資嘲弄。
形骸兩俱忘，一笑同豪縱。

次奇麗川中丞寄菊圖韻兼示積

慶亭明府

怪來清氣滿吟箋，詩在幽香冷藥邊，遠道移根經水驛，
故人把酒憶霜天，花開南國驚重晤，夢繞東籬閱幾年，
也抵柴桑老徵士，久離別後到門前。
江風送到載花舟，鈴閣平添滿院秋，紫綬原能邀隱逸，
緇袍不礙友王侯，囊中好句詩笥寄，紙上寒香畫本留，
愛爾風流成二老，神花不種橘千頭。

嘉慶丙辰典試春闈呈同事諸君

子 原下編卷十二

春城桃李正芳菲，白首重來入鎖闈，余甲辰會試充副考官今十三
矣，老馬尋途纔鬢髯，飛鴻留迹尙依稀，雲門先生之房即余甲辰所住已略
改造矣，十年風氣殊新舊，千古文章各是非，涉涉
予懷深悵望，唱名可竟得劉輝，余考教習二次於鑒
摩挲老眼不分明，甲乙紛紜幾變更，派頗為裁抑
王後盧前終有

價，房謀杜斷本無爭；千絲鐵網收難盡。九轉金丹鍊已成，敢道寸心知得失，儒林他日聽公評。

蘭花牡丹合幀 同上

誰寫春風第一花，紅深綠淺似明霞；如何幽谷嬋娟子也遣同居富貴家。
國色天香萬目看，猗蘭一曲更誰彈？甯知久住羅含宅，不識人間有牡丹。

蔡貞女詩 鐘吾高儒 童聘室 同上

月冷霜淒總帳空，桃花原未識春風；傷心不及新婚別，燭影獨搖一夜紅。
直將清淚洗紅妝，身未分明亦不妨；三日羹湯親手作，雖無夫婿有姑嫜。
重逢且莫話三生，古井無波徹底清；縱使黃泉弗相見，自緣禮義不緣情。
青娥初畫悵離鸞，白首孤燈事亦難；何事前朝歸太

？
僕儒門法律似申韓。歸太僕嘗著論排未婚守節之非。

吳烈婦詩 江南吳孝 廉承紱室 同上

三生誰更問前因？一念纏綿泣鬼神，緣盡猶尋泉下路，魂歸宛見夢中人；城烏啼夜傳幽怨，冢樹連枝認化身，萬古青山終泐盡，祇應鐵骨不成塵。
蹉跎才命兩相妨，淚滴題詩舊錦囊，別鶴劇憐悲伴侶，枯蟬彌覺感文章；數編遺藁神應護，三尺荒墳土亦香，石闕莫容苔蘚蝕，留教詞客弔斜陽。

紀曉嵐詩文集卷八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塾先氏選輯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點校

三十六亭詩二十 選一百五十四

首 本卷載一十五首 原四百九十五首

題汪銳齋焦窗讀易圖

此體創自皇
甫持正純落

論宗非詩之正格 原下編卷十二
姑以見意云耳

詩書春秋禮，掇自秦餘燼，人事紀其常，天道於斯蘊。
易從象數生，推闡陰陽運，天道發其微，即爲人事訓。
消息察往來，剛柔明逆順，示以從迪吉，戒以凶悔吝。
軌轍徑不迷，坎窞車甯僨，茲實導庸愚，豈但傳才俊？
徒以類術數，頗爲諸儒窳，禡祥焦京衍，讖緯哀平溷。
鑪鼎借坎離，生剋歧王遁，良田易道廣，各執一端論。
小技矜別傳，畸士遂旁訊，譬如饜飲水，祇自足其分。

甯知江海流，環絡萬州郡，經神起北海，經籍道一振。
瞻聖固云遙，去古終爲近，其釋乾初九，證以歷山舜。
明明四聖心，玩象知可信，云何王與韓，清言標魏晉？
沿及宋淳熙，恍惚彌難問，楊簡王宗傳，妙悟求方寸。
公然啓禪關，密爾談心印，橫流極李贄，詭辯驚蘇濬。
林筴共相參，羲畫何曾認，易家惟此疾，癥結醫難診。
汪子沈潛八，嗜古自髻鬣，時披黃卷吟，未悵青衿困。
百氏攝膏馥，六藝漱芳潤，洙泗舊韋編，研素志尤奮。
初如目擬鵠，久漸心游刃，訓詁溯根原，考證求詳慎。
自尋理窟深，戒鬪談鋒迅，恆虞侈空談，聖籍留遺恨。
沈思閱幾秋，過眼倏一瞬，讀易偶成圖，吳霜已點鬢。
會我典春闈，愛爾雄文陣，竟從萬馬中，得此千里駿。
嘗於秋雨餘，庭戶無塵坩，聽講中孚爻，遺文旁撫摺。
喜其經話經，如驂之有斬，仙班纔註籍，歸路俄發軔。
持圖索我題，我老目生暈，秋燈黯黯綠，勉爲排聲韻。
憶編四庫書，異學多所摺，力守儒墨防，頗持法律峻。
冀求千載心，敢避經師慍，今日頭欲白，筆鋒嗟已鈍。

年來所相士，似子良云僅。期子付衣鉢，努力其精進。

李墨莊登岱山圖

同上

五岳惟岱華，峻嶒當驛路。三峯以削成，鐵鎖懸難度。
泰山勢逶迤，竟可扶筇步。古今游覽作，浩若恆沙數。
良由近易登，把筆爭留句。兼以春夏交，賽報趨如鶩。
簫鼓聲轉雷，香燈煙化霧。遂令仙靈宅，翻被緇黃據。
方退吳社記，遑問秦皇樹。昔我使榕城，往來山下住。
於時尚盛年，濟勝頗有具。守吏邀宴游，掉頭未一顧。
今日披斯圖，乃多蕭散趣。始知塵囂外，別有幽奇處。
七十有二家，封禪非無故。信矣耳千聞，不如目一遇。
此景君所經，往事吾真誤。用知天下事，排詆無容避。
撫畫三太息，憬然心有悟。

題田芸甫鏡屏

井序 同上

田公耕野駐師，巴里坤時鑿井得鏡，知爲古物，甚珍惜之，後官廣

西提督，以征勦苗峒，攜於戎幕，公歿後，嗣君奉以歸，歲久失去，越十數年，忽無意得之，公孫芸甫製爲鏡屏，爲題三絕句。

曾伴氈車出玉門，銘文剝落半猶存；菱花八瓣摩挲看，恐有崇徽舊手痕。
黃鶴無由返故鄉，玉臺零落沒沙場；誰期土蝕千年後，又照將軍鬢上霜。
暫去仍歸舊主人，從來靈物每通神；何如拭盡真珠粉，滿匣龍吟迸紫珍。

吏部藤花詩爲玉閬峯少宰作

同上

雙藤偃蹇蟠蛟螭，春風歲歲花滿枝，紫雲半畝陰官閣，檐牙屋角香霏霏。飯僧似到敬愛寺，掩瑟忽憶菴畫溪，云昔匏庵老居士，掌銓曹日親培滋。包山陸冶爲寫照，風流文采映一時，炎官火繖突吐燄，惜哉紫

玉成煙飛？此二本從何代有老榦亦復皴霜皮，或云日久根再茁，揣摩恍惚吾頗疑。宏治至今三百載，室廬未必皆原基，况乃此物家家種，倡條是處青葦蕤。云卽故地卽故物，杳冥無據何由知。林宗舊宅漢柏在，元奘古刹唐松遺。後人補種稱古迹，輿圖所記恆如斯。詞人大抵例好事，愛以佳話誇新奇。丹青一入畫手畫，倡和輒有詩人詩。物以人重固其理，真妄可勿深研推。中郎虎質偶相似，何妨相對把酒卮。然懷古一高望，典型彷彿想見之。草木猶爲人愛惜，信哉杜老非虛詞。明知假借亦附會，此故尤可深長思。不見城南給孤寺，呂家宅在僧寮西。元代古藤四百載，石闌鐫字猶可稽。花時爛漫照人眼，縱橫十丈張錦帷。於此藤爲丈人行，論年未許相肩隨。云何時作蜚英會，更無人道種者誰？

戊午二月八日同人小集梁春淙

大司寇年八十二趙鹿泉少宰

年七十二吳白華少宰韓蘭亭
 少司農蔣霽園大廷尉俱年七
 十金聽濤大司馬年六十九衛
 松厓侍御年六十八蔣戟門少
 司農熊蔚亭少司寇俱年六十
 五慶丹年大司馬劉竹軒少司
 農俱年六十四汪時齋中丞年
 六十二莫青友大京兆年五十
 六宜桂圃少司農年五十二余
 年七十五合一千零四歲竹軒
 記之以詩因次其韻 同上

小集城南尺五天，壽星互映似珠聯，一千歲尙饒餘
 算，十五人同聚此筵，丞相原容登洛社，書英會皆年七十以上惟
司馬溫公年六十四得 侍中應記在堯年，官曹事少
預與今日之會相同

多清暇，點綴昇平也自賢。

伊雲林光祿左手寫經圖

同上

青年負盛氣，白首消壯心。誰以桑榆景，辛苦翰墨林。
 况乃鑿齒病，久作壯鳥吟。平時扛鼎摹，苒弱安能任。
 先生大智慧，妙悟參觀音。千手如一手，思議不可尋。
 靜者忘其靜，枯木僵寒岑。動者隨其動，呼吸磁引鍼。
 右詘左自支，仍此揮綠沈。徐公巾箱本，興到時摹臨。
 居然下帷士，惜此分寸陰。殆於受書日，汲古直至今。
 丹青偶寫照，展視正我襟。譬如見獵喜，亦復思從禽。
 所悵七旬餘，兩鬢霜雪侵。公餘退食暇，睡思恆不禁。
 且於撥鐙訣，講肄原未深。不求分黑白，焉辨哲與黔。
 有手懶拈毫，歲月空駸駸。愧君半支廢，書字猶成金。
 舉觴擬自罰，恨不能酌斟。嚴冬雪厭屋，寒氣方蕭森。
 譙樓欲三鼓，呼婢理夜衾。姑以無成虧，託彼不鼓琴。

題盧溝折柳圖送伊墨卿出守惠

州 同上

盧溝橋上五馬嘶，離亭惜別折柳枝。長吟短詠意不盡，丹青更付顧愷之。畫成纔脫畫師手，早有新詩傳萬口。未唱陽關已斷腸，知登廬嶺重回首。與子相知十六年，披圖亦覺悵留連。所期遠慰衰翁意，惟在時聞太守賢。

松園詩學放翁爲題八韻以質東

國之作者 同上

屈宋聯鑪後，三代無文章之士，以文章著名始於屈宋。文章幾鉅公，一編今日在，千載此心通。客有居員嶠，吟多似放翁。邈隨使節，宛轉寄詩筩。展卷微哦久，挑燈對語同。誰云高寡和，吾愛淡彌工。弱水粘天白，陽冰映日紅。成連琴自鼓，遠想海山中。

壬戌會試閱卷偶作

同上

三度來登鳳味堂，蕭疎兩鬢已如霜。衰翁甯識新花

樣往事曾吟古戰場；陸贄重臨收吏部，劉幾再試遇歐陽，當年多少遺才憾，珍重今操玉尺量。

桃李霏香滿禁城，春官又得放門生，文章奧妙知難盡，氣意飛騰亦漸平；此日歐梅欣共事，向來韓范本無爭，諸公莫惜金鐃刮，使我看花眼暫明。

拭目挑燈夜向晨，官奴莫訝太艱辛，應知今日持衡手，原是當年下第人，誓約齊心同所願，丁甯識曲聽其真，顏柳錯認如難免，恕我明春是八旬。

行行硃字細參稽，甲乙紛更亦自迷，眼底幾回分玉石，筆端一瞬判雲泥；只愁俗耳音難賞，敢諉高才命不齊，我有兒孫書要讀，曾看學使舊留題。福建學署有汪紫庭先生舊柱聯曰：爾無文字休言命，我有兒孫要讀書。

雖曾辛苦檢書倉，四庫編摩老漸忘，稽古未能追馬鄭，論詩安敢斥蘇黃；曲江春宴花無數，遼海秋風淚幾行，多少遺珠收不盡，中宵輾轉漏聲長。

何須夜夢罩紅紗，老眼原看霧裏花，千古文章雖有價，一時衡鑒豈無差，毫釐得失爭今夕，頃刻悲歡共

幾家，恩怨是非都莫問，自知兩不掩瑜瑕。

石匣城

城旁有石匣，形如匣。同上

雉堞枕山岡，創建自明季，桓桓威將軍，築此控三衛。迄今百餘歲，甌脫銷烽燧，兵戈百戰場，久作桑麻地。我來陟坡陀，四顧度形勢，邱垤互起伏，了無險可恃。云何一孤城，能掉萬突騎，使我生當年，與聞軍國計。據今之所見，甯不沮其事，乃信鷓與鵬，大小知果異。事後細推求，尚不喻其意，烏可據詩書，慷慨談經濟。高陽孫相國，兵略世無二，遺書百八叩，紙尾親題記。云人讀我書，猝叩皆能對，是有應變才，可馭熊羆隊。如其俟再思，卽非將帥器，不如守一經，循分研文字，偉矣賢者言，書紳其永佩。

宿密雲縣作

同上

葦屋茅檐官路側，破垣半圮苔花蝕，村店空張青酒旗，行人酒駐黃金勒，千乘萬騎忽北來，一朝車馬紛

如織，秋風淅冷露微白，夕陽欲落雲昏黑。求人廡下寄一席，手握金錢覓不得，已經擾攘到深更，猶聞偃蹇索高值。癡兒駭婦於目前，使我旁觀三太息，咄哉爾輩勿太驕，一年一度惟今宵，明晨翠鳳西南指，爾又蓬門坐寂寥。

宿板橋三官祠

同上

結隊迎鑾結隊歸，荒村覓宿扣柴扉。車徒小駐三叉路，童稚爭看一品衣。時日暮微寒余衣紅哆囉呢正恐羸驂疲跋涉，未須野老羨輕肥。簡輿靜坐哦詩久，目送疎林挂落暉。

娟娟缺月出雲端，纔得居停一解鞍。古壁蝸涎容半榻，荒祠蛛網拜三官。孤燈綠黯生秋氣，落葉黃深怯夜寒。遙憶同行鸚鵡侶，幾人露宿與風餐。

南行雜詠二十一 選五十三首

原七十五首

督學閩中十月初八日出都作

原下編卷十三

銜命臨丹徼，承恩拜玉除。使車新就道，行篋半攜書。原隰懷征路，雲霄戀直廬。寒宵如有夢，只傍紫宸居。閩海攜家去，征驂夾路看。雙旌隨驛使，十月出長安。舊學荒蕪久，殊恩報稱難。殷勤語妻子，莫避曉霜寒。

却寄舊寓葛臨溪姚星岩王觀光

吳惠叔四子

同上

幾載追隨擁絳紗，只今雲雨各天涯。新春定有重歸燕，舊圃誰澆手種花。敢道諸君長作客，所憐此日半無家。長安米貴吾曾記，一夕關心鬢欲華。

盧溝橋

同上

帝鄉從此入，要路遞相尋。萬里通南北，雙輪轉古今。滄波終日注，白髮幾人侵。一片西山色，黃塵向暮深。

涿州過巨馬河相傳此水不出橋

下遇橋輒潰而旁行

同上

一帶寒波作怒聲，石梁斷處氣縱橫；多應未讀陰
傳，不見英雄勝下生。

雄縣題館舍壁

同上

蟹舍漁莊認舊游，兩行衰柳入雄州；主人重見頭如
雪，彈指流光廿八秋。
獵獵寒颼旆影斜，行人爭看使臣車；石藍衫子雙丫
髻，憶共漁童折藉花。

趙北口

同上

瀛鄴積水區，爲淀九十九，港汊互交通，衆流匯茲口。
回汀聚魚蟹，淺渚富菱藕。圩埂布碁局，狹者猶萬畝。
瀾漫跨數州，寥廓稱巨藪。紅蘭十三橋，雁齒相排耦。
蜿蜒橫一徑，劄立長隄陡。往者五六月，小艇纔容肘。

一櫂泝空明，琉璃淨無垢，水氣聞菱荷，風影亞蒲柳。
紫鱗時撥刺，白鳥自朋友，煙際去杳然，流連辰及酉。
於今二十年，清夢狎漁叟，茲來十月半，木落寒颼吼。
紅衣枯已落，綠雲空所有，空濛天拍水，澄澈固如舊。
大似逢故人，朱顏換白首，握手貌已非，憶昨情彌厚。
惜哉方于役，川陸日奔走，欲別更徘徊，悵然凝睇久。

河間太守郊迎賦贈

同上

長亭相見一停車，斜照疎林認隼旟，五馬敢勞迎驛
使，雙旌本自引天書；粉榆舊社猶前日，風雨孤村有
敝廬，我是州民應下拜，邑人莫擬馬相如。

單家橋道中贈驛卒

同上

失足尋常事，疲癡不汝噴；忍飢今幾日，我是故鄉人。

宿阜城懷多小山

士宗時
客浙江
同上

竟負登堂約，懷人一愴情，此邦稱沃土，之子獨高名；

病葉飄難定，寒禽噤不鳴。蹉跎侶陳阮，惆悵玉溪生。
義山詩甘心與陳阮揮手謝松喬

德州夜坐悼懷亡友李秋厓國柱

成一絕句 同上

為吊才江馬暫停，昭陵一哭竟冥冥。
李洞上主司詩如不得昭陵櫛哭一定知地下埋髮處芳草春深尙生休一洞字才江

寒聲不斷大河流，月色無情亦帶愁。
憔悴詩魂如見夢，故人今夜宿陵州。

留別平原縣令夏清溪 同上

相逢何事便相親？
傾蓋居然意氣真，多愧肯迎持節使，方知原是讀書人。真頗善論文，關山風雪行曾慣。
囊裏蠶鹽路未貧，自出長安心似水。
為君小酌玉壺春。

過齊河縣入山 同上

遠山如黛青可憐！近山如赭枯而頑，山靈豈解作變態，正由眼底生媼妍。
詩情畫意兩如此，此中有悟無人傳，君不見蓬萊未必殊人境，好在天風縹緲間。

由杜家廟至張夏山路崎嶇戲爲

六韻 同上

屈曲溪橋轉，坡陀驛路高，水聲皆悍急，山意總粗豪。
地僻稀人迹，村荒偶犬嗥，民飢仍病虎，婦健亦生獠。
亂石何時盡，驚風滿意號，蕭蕭枯草徧，一例是蓬蒿。

曉發泰安距秦山二十五里不及

登 同上

游山不游岱，一覽羣峯青，有如研百氏，而不窺六經。
古人訪五嶽，不憚萬里行，云何跬步地，蠟屐靳一停？
壯遊良所愛，于役自有程，簿暮宿泰安，驅馬雞三鳴。

是時日未出，東望青冥冥，少焉宿霧破，突兀天孤撐。
白雲流澗洑，纒挂山腰橫，想見萬仞頂，咫尺捫晨星。
俯視海氣白，天水相混并，鴻濛破一罅，混漾朱霞明。
陽鳥矯翼上，浪捲羲輪頽，溇滌蛟蜃氣，寥廓天地清。
安得排雲上，一快磊落情，但愁奇偉景，使我心目驚。
風雲月露手，大敵非所嬰，登高不得賦，瑟縮難爲形。
茲游雖未暇，且免羞山靈，願讀十年書，萬卷儲精英。
培養雄直氣，鬱勃胸中牛，振策天門上，奮袂超崢嶸。
興酣吐奇語，高詠羣神聽，砉然千山響，下界驚雷霆。

訪李西軒前輩故居謁其尊人悽

然成詠

同上

破屋頽垣蝕蘚花，柴門啼煞欲棲鴉；老人頭白炊無
火，此是當年御史家。

草草銘旌向九原，春風一夕憶程門；西軒未卒前數
日，尙同飲聘三
師處，如公長者殊難遇，莫怪交游有淚痕。

紅花埠

同上

路入紅花埠，青齊地盡頭，淮黃留息壤，南北割鴻溝；
老屋初編篋，高烽忽架樓，路傍斥嶼，山東以土築墩，
異人言從此去，山水漸清柔。

十一月初一日渡黃河

同上

馮夷排浪東南流，偃懷不受神禹囚，雷車百萬坼北
走，平吞氣欲無徐州，千里一瀉只瞬息，盤渦十丈誰
敢投？顛風橫簸浪三尺，篙師欲渡時還休，清河渡口
勢頗斂，往來南北通咽喉，我來又值十月後，清露已
降洪濤收，官舫推篷望兩岸，寒波猶拍長天浮，微風
纒覺掠旗脚，高浪已駭衝船頭，龍驤萬斛如一葉，欹
側掀舞不自由，衆手捩舵呼邪許，橋鳥一轉回萬牛。
屈伸臂頃已十里，警然何止鷹離鞬，桃花想見三月
漲，瀕洞萬頃風煙浮，回颿脫手儻一失，咫尺便入鮫
宮游，區區忠信甯敢仗，所憑王命輕陽侯，回頭却顧
眞險絕，微茫淮濟非其儔，九拆東瀉自太古，蕩瀟爲
患從商周，祖乙圮於耿，漢唐而下日聚訟，捍禦至竟

無良籌，書生每喜談水利，尸祝欲代庖人謀。世間萬事須閱歷，百不一效空貽羞，我今鼓枻既得涉，且呼舟子趨邗溝，挑燈夜讀河渠志，咄哉紙上談戈矛。

揚州二絕句

同上

跨鶴曾經夢裏游，如今眞箇到揚州；可憐豆蔻春風過十里珠簾不上鉤。

甲第分明畫裏開，揚州到處好樓臺；白雲深抱朱檐宿，多是中山嶺上來。

金山寺

同上

寺界連江海，僧居占水雲，詩留張處士，畫似李將軍；李將軍始爲金碧山水，見湯屋畫鑿。未布黃金地，應多白鳥羣，誰於千仞頂高臥翠氤氳。

小除日丹陽舟中示幕中諸友

同上

南征忽匝月，歲已屆小除，蕭蕭風雨冷，寂寂舟中居。

長安當此日，味爽戒僕夫，紫宸謁帝退，車馬交通衢。紅綾三百刺，爾我紛相於，奔走日不遑，尙恐禮數疎。茲來持使節，一櫂遵川塗，于役雖有程，偃仰頗自如。冬冬開津鼓，睡起已午初，飽食推篷坐，烟水皆畫圖。屈指計前路，蕭散尙月餘，淹留固未敢，閒暇且自娛。風吹帆十幅，一任行疾徐，律瑕吹黃鍾，微陽從茲始。古來亞歲儀，乃與元辰比，南人重此節，盤饌羅妻子。諸君磊落才，奔走非得已，良時心易感，能不懷鄉里。丈夫四方志，少小懸弧矢，烈士多慷慨，焉肯守桑梓。况乃座上賓，皆稱天下士，朋友有至樂，意氣乳投水。且復斟濁醪，煮笱膾魴鯉，酒兵躡強敵，詩陣破堅壘。僕雖不解飲，跌宕亦自喜，請爲壁上觀，一笑長風起。

盤門舟次別申圖南時圖南公車

北上 同上

水氣夜蒼然，寒月墮前浦，客子念將離，切切挑燈語。經年思一晤，握手傾肺腑，相見轉茫然，紛如春繭緒。

鷄鳴星漸稀，黯淡天欲曙，揮手在須臾，倚棹兩悽楚。
我輩風雲志，豈復效兒女？意氣感人心，惻惻不自主。
之子縱橫才，功名夙自許，去去勿復言，老人方望汝。
長安舊賓客，此日各處所，南北天一涯，爲言力自努。
長河水悠悠，今夕吳江渚，欲知遠客心，搖似舟邊櫓。

蚤虱

同上

小婢推竹蓬，向陽捫絮襖，爲問爾何爲？自云苦蚤蚤，
鈍者藏匿深，浩者跳跟巧，爲患肘腋間，啖人以自飽。
飢膚雖不傷，爬搔費指爪，嗟爾疎懶慣，櫛沐苦不早。
醜類旣已滋，摸索何時了？胡不焚爾衣，使之迹如掃。
吾寧袒背僵，凍若寒木槁，安能久鬱鬱，坐受么麼惱？
魏博截牙兵，雖弱亦自好，齷齪羅紹威，追悔何足道？

舟至嘉興擬謁香樹先生

同上

水墨圖中暖櫂行，依稀樓堞認高城，青山自足成賓
主，白鳥何須解送迎？偶值顛風聊小泊，可憐微月尙

多情，溯洄無限伊人思，一見挑燈眼定明。

以詩投諸友索和竟日無耗走筆

戲促

同上

諸君袞袞皆詩豪，排突沈謝陵風騷，河間僧父不量
力，舊臂輕以偏師挑，方看大將建旗鼓，揚兵飛矢風
雲交，胡爲忽作閉門守，竟高其壘深其濠，毋乃才似
千鈞弩，羞爲鼯鼠彎烏號？否則欲作國手弈，棋以不
著方稱高，就中趙子尤健者，縱棋自許劉與曹，朝蹠
蠟屐探雲竇，夜恃藥玉酣松醪，推篷偃蹇氣蓋世，狂
呼往往驚潛蛟，胡不百篇但斗酒，瑟縮不畏山靈嘲。
僕今躍馬再摩壘，請君一奮七尺刀，不然徑可送巾
幘，便呼舟子搖輕舸。

忻潮估申東田各以和章見示春

礪詩亦踵至疊前韻賦謝

翩翩書記皆雄豪，揮毫落紙風刁騷，天孫雲錦自五

色，花紋不待絲絲挑。昨與詩敵決勝負，盤矛左右凡
三交，旁睨莊惠靜相對，忘言忘象游於濠。正如老鶴
翔寥廓，喔喔恥與家鷄號，偶然興到一長唳，天風散
入寒雲高。清音忽遇謝吏部，麤材自愧高敖曹，雖然
飲量一蕉葉，朗吟亦欲傾村膠。定有江神夜出聽，赤
虬前導騁青蛟，臣朔滑稽固天性，斂手安敢重談嘲？
八閩才藪富珪璧，雕劊正借昆吾刀，論文把臂幸多
暇，不辭日日呼漁舸。

舟中偕諸友小飲倒押前韻再惱

春磗 同上

斜陽黯淡橫吳航，寒天料峭風如刀，收帆枯坐無一
事，賓主游戲相譏嘲，出奇角勝兩不讓，有如渴虎搏
飢蛟，詩成傳玩各拊掌，奇文欣賞樹新醪，森然旗鼓
力相抗，三分鼎立孫劉曹，酒酣耳熱興發，突兀氣
與孤雲高。飛揚欲似秋隼健，啞嚙恥作饑颺號，我知
君輩君知我，此樂不減魚游濠。隔船唱和非一日，今

霄真作忘形交，莫言三鼓勇氣竭，酣戰尙擬輕身挑。
人生如此自快意，絕勝痛飲哦離騷，擲筆一笑問趙
嘏，劉郎是否詩中豪？

春磗和詩又不至再倒疊前韻戲

促 同上

詩筩來往催小舸，君忽快似并州刀，飛書馳檄應莫
比，枚臯豈但工談嘲，誰言一噴不再礪，踈曲又作醫
中蛟，空聞雄辨驚四座，更無新語酬香醪，愛酒果似
晉山簡，能詩浪說何水曹，適來奴子報消息，但云苦
簞吟肩高，菴氍大似蹲鴟飽，啞嚙偶作秋蟲號，山東
健兒天下勇，士風剽悍連滌濠，可憐一蹶竟塗地，險
韻座困敲梢交，睚眦四顧上舵尾，苦問何處青旗挑？
恐綠屨敗胸塊壘，擬傾大斗澆牢騷，空腸得酒芒角
出，東坡坡公醉墨當能豪。
春磗善畫

富春至嚴陵山水甚佳 同上

沿江無數好山迎，纔出杭州眼便明；兩岸濛濛空翠合，琉璃鏡裏一帆行。

濃似春雲淡似烟，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翠色隨人欲上船。

烟水蕭疎總畫圖，若非米老定倪迂；何須更說江山好，破屋荒林亦自殊。

金碧湖山作隊看，沙鷗却占子陵灘；武林舊事依稀記，待詔街頭賣牡丹。

釣臺有感

同上

歸然指點釣臺高，隱士留名亦偶遭；一樣清風辭漢主，更無詞客問牛牢。牛牢亦光武故人，覆微不與子陵無異，然不甚傳。

灘河謠

同上

灘下多風浪，灘河從此上；聽我灘河謠，努力齊聲唱。鄰鄰灘河水，水清見水底；甯可食無魚，不食黃河鯉。灘河水澗澗，石角露如劍；莫遣水太深，舟入恐誤犯。

正好飽使帆，懊惱亂石礙；人畏亂石多，我畏舟行快。水轉舟不轉，咫尺千里遠；大扁太峨軻，不緣灘水淺。小灘猶自可，大灘愁殺我；語汝汝莫愁，逢灘牢把舵。有風七里灘，無風七十里；風好爾莫誇，在風不在爾。灘淺爾莫怨，灘深爾未見；阿彌陀佛灘，吾今往福建。

解嘲

有序 同上

性不嗜鴨，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諸友頗以爲訝，戲作此詩。

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馨香良所懷，棄取各有故；嗜好關性情，微渺孰能喻。愛憎係所遭，今古寧茲惹；太息翰墨場，文章異知遇。

衢州登岸題江船

同上

偃蹇低篷下，江船七日行；夜寒驚水氣，風急怯灘聲。久住真無賴，頻辭似有情；也堪稱益友，能使躁心平。

過嶺

同上

大雪幕荒榛，凍雲壓高樹。衝塞上高嶺，岡巒莽回互。蒼然瞑色合，四望疑無路。迂曲得人蹤，一綫微通步。仰睇鬱嶒嶸，俯窺杳烟霧。隔澗見行人，蠕蠕似蟻附。高者木杪懸，卑者草際露。前者僕而援，後者聳而赴。石磴滑屢顛，林風吹欲仆。徒侶遞相呼，十步九回顧。慄然悸魂魄，失足愁一誤。側聞定鼎初，狂童此負固。桓桓李文襄，轉戰實茲處。仰攻彼尙克，徐行今乃怖。人生才地懸，寧止恆沙數。丈夫志四方，感激酬知遇。仗鉞良未能，叱馭吾其庶。黽勉趣役夫，去去無多慮。

建陽城外謝疊山賣卜處 有序 同上

疊山信州兵敗，竄跡賣卜於建陽。據邑志，今建溪驛前，是其故處，而徧檢藝文無一詩。豈此邦之人，善以理學相矜詡，尊性命而薄事功，流弊所至，乃並忠孝薄之耶？過其地，爲補一詩，亦紫陽表晉徵士之意云爾。

一聲白雁江南秋，六橋煙冷芙蓉愁。霹靂夜繞鎮南

塔，杜鵑飛上冬青頭。王孫芳草飄泊盡，江海猶有孤臣留。疊山心事比信國，竄身避地來閩甌。垂簾聊作成都隱，采薇亦是西山儔。飢魂何處覓舊主，殘碑終古鄰山郵。韓陵片石堪共語，詩人宜向奚囊收。手披邑乘六七過，竟無一語當何由。陶潛大書晉徵士，綱目實繼麟經修。紫陽家法今尙在，後儒胡不承箕裘。我行過此三嘆息，徘徊俯視漳灘流。河聲亦似氣鬱怒，寒濤澎湃風颼颼。

交坑夜泊 同上

暝色從西來，亂山青莽莽。灘河戒夜行，薄暮收雙槳。連朝困登陟，茲夕遂偃仰。飛泉樹杪來，一瀉落百丈。徹耳鳴琤琮，頗使心神爽。荒戍纏薛蘿，孤卒友魍魎。喜無鉦鼓音，亂此環珮響。夜靜人語稀，沙岸自來往。流雲漸欲破，山月微微上。雨月纓上塵，浩歌濯潏潏。

將至福州 同上

殘冬風景似新秋，草碧杉青送客舟；解道榕城天氣好，便從柘浦典貂裘。

嶺外梅花繫夢思，南來幾度好風吹；青山本愛留人住，猿鳥無情自不知。

烏魯木齊詩 選七十一首 原一百六十首

烏魯木齊雜詩

并序 原下編卷十四舊有一百六十首錄其韻味尤雋者得

十首二序文已見文集并刪

屢肆鱗鱗兩面分，門前官樹綠如雲；夜深燈火人歸後，幾處琵琶月下聞。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二關，夜市既罷，往往吹竹彈絲，云息勞苦，土俗然也。

雲滿西山雨便來，田家占候不須猜；向來只怪東峯頂，曉日明霞一片開。雲滿西山，即雨城東博克達山，其頂日出前必有彩霞一片，護其上別峯則否，其理未喻。

山田龍口引泉澆，泉水惟憑積雪消；頭白蕃王年八十，不知風雨長禾苗。歲或不雨，雨亦僅一二，次惟資水所不至，皆棄地也。其引水出山之處，係謂之龍口。

界破山光一片青，溫暾流水碧泠泠；遊人儻有風沂興，只向將軍借幔亭。溫泉在城北十餘里，疏黃泉也，上無屋覆，浴必支帳。

長波一瀉細涓涓，截斷春山百尺泉；二道河旁親駐馬，方知世有漏沙田。二道河初設屯，兵百名，後其田澆水輒涸，如漏卮，然俗謂之漏沙田。

沙乃分移其兵於三台諸屯，黃河伏流，再涌出地，初莫明其所以然，迨履視其地，始悟沙田不能貯水，故水至即下漏，沙底必有堅土，乃能積沙，水至堅土仍循而橫流，蓄水既多，仍聚而上涌，乃地勢非水性也。

併識於此

峻坂連連疊七層，層層山骨翠峻嶒；行人只作蠶叢看，却是西蕃下馬陵。根忒克西北凡峻坂七重，最為見所尊，未喻其故，或曰：一畏博克達山之神也。

斷壁苔花十里長，至今形勢控西羌；北庭故堞人猶識，賴有殘碑記大唐。吉木薩東北二十里有故城，週樓十五處，制度皆如中國，城中一寺，亦極雄闊，石佛半沒土中，尚高數尺，瓦徑尺餘，尚有完者，相傳有行人於土中得一金管，中有圓珠數顆，攜赴奇台，不知唐城然，詰其狀，蓋浮圖所藏佛舍利耳，額魯特云：是有一兩字，略刺點畫，似是八分書，其朝代亦不可考，時後得唐金滿縣碑，乃知為唐北庭都護府城。

南山口對紫泥泉即白楊河回鵲荒陲尚宛然；只恨秋風吹雪早，至今蔓草窳寒烟。屯基址尚存約可百戶然

良田易得水難求，水到秋深却漫流；我欲開渠建官廡，人言沙堰不能收。四五月山雪消盡之時水多不至

烟嵐遙對翠芙蓉，鄂博猶存舊日蹤；縹渺靈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頭峯。博克達山列在祀典歲頒香帛

葦砧不擬賦刀環，歲歲攜家出玉關；海燕雙栖春夢穩，何人重唱望夫山。安西提督所屬四營之兵皆攜

烽燧全銷大漠清，弓刀閒掛只春耕；瓜期五載如彈指，誰怯輪臺萬里行？攜家又三營耕而四營食恐糧

不足更於內地調兵屯種以濟之謂之差兵每五年糧踐更鹽菜餼糧皆加給而內地之糧家屬支請如故

戊樓四面列高烽，半扼荒途半扼衝；惟有山南風雪後，許教移帳度殘冬。卡倫四處以詰邊逃一日紅山

戶籍題名五種分，雖然同住不同羣；就中多賴鄉三老，雀鼠時時與解紛。烏魯木齊之民凡五種由內地

認墾者謂之兵戶，原擬邊外為民者謂之商戶，由軍事子弟往種地為奴當差年滿為民者謂之遺戶，各以戶頭鄉約統之官衙有事亦多問之戶頭鄉約故充是役

綠野青疇界限明，農夫有畔不須爭；江都留得均田法，只有如今塞外行。每戶給官田十三畝其四至則

一路青帘挂柳陰，西人總愛醉鄉深；誰知山郡纔如斗，酒債年年二萬金。西人嗜飲每歲酒商東

涼州會罷又甘州，簫鼓迎神日不休；只怪城東賽羅祖，累人五日不梳頭。諸州商賈各立一會更番賽神

工皆赴祠前四五日不能執藝雖呼之亦不敢來

婚嫁無憑但論費，雄蜂雌蝶兩參差；春風多少少廬郎，怨阿母錢多總不知。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聘，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聘。

半居城市半村間，陌上牽車日往還；贏得團圓對兒女，月明不唱念家山。烏魯木齊之民有司皆不令出境與巴黎坤異。

到處歌樓到處花，寒垣此地擅繁華；軍郵歲歲飛官牒，只為遊人不憶家。商民流寓往往不歸詢之則曰：此地紅花一紅花者土語繁華也。其父母乏養者或呈請內地移牒拘歸乃官為解送歲恆不一其人。

藍帔青裙烏角簪，半操北語半南音；秋來多少流人婦，僑住城南小巷深。遺戶有妻者秋成之後多僑住舊城內外開春耕作乃去。

卷卷兵書有姓名，羽林子弟到邊城；心情不逐秦風變，絃索時時作北聲。蒙古鑼藍旗綽爾們等一百九十一人謫入民籍入綠營充伍。

士人目之曰藍旗，雖隸西籍而飲食起居皆週與西人不同。

萬里攜家出塞行，男婚女嫁總邊城；多年無復還鄉夢，官府猶題舊里名。戶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來者戶府仍謂之某州戶相稱亦然。

辛勤十指搗煙蕪，帶月何曾解荷鋤；怪底將軍求手鏡，吏人只道舊時無。田惟拔草不知鋤治伊犁將軍取之地。

十里春疇雪作泥，不須分隴不須畦；珠璣信手紛紛落，一樣新秧出水齊。布種時以手洒之疎密了無定則南插北插皆所不知也。

閩海迢迢道路難，西人誰識小龍團；向來只說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佳者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云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前茶者商為官製易馬之茶因而附運者也。初煎之色如琥珀煎稍久則黑如礬。

森嚴刁斗夜丁當，牆子深深小徑長；莫道月明花影動，金丸時打野鴛鴦。城中小巷謂之牆子，夜設邏卒日暮以後驅逐外來男子謂之搜牆子。

半帶深青半帶黃，園蔬已老始登牀；可憐除却官廚宴，誰識春盤嫩甲香。醬菜者為之菜牀瓜菜必極老而不食惟官種之園乃有嘗新之事此亦土俗之不可解者。

赤繩隨意往來牽，頃刻能開並蒂蓮；管領春風無限事，莫嫌多賸買花錢。遣戶男多而女少爭委禽者多指配不得私相嫁娶也。

山城是處有絃歌，錦帙牙籤市上多；為報當年鄭漁仲，儒書今過難河。鄭樵七音略謂孔氏之書不能至自建置學額以後遂有專覽書籍者。

花信闌珊欲禁煙，晴雲駘宕暮春天。兒童新解中州戲，也趁東風放紙鳶。塞外舊無風鳶之戲，近有藍旗兵士能作之，遂習以成俗。

芹香新染手衿青，處處多開問字亭。玉帳人閒金柝靜，衙官部曲亦橫經。迪化寧邊景化阜康四城舊置書院四處，自建設學額以來，各屯多開鄉塾營伍亦建義學二處，教兵丁之子弟，絃誦相聞，儼然中土。

蒲桃法酒莫重陳，小勺鵝黃一色勻。攜得江南風味到，夏家新釀洞庭春。貴州夏髯以紹興法造酒名曰仿南風味不減。

墨粟花團六寸圍，雪泥漬出勝澆肥。階除開徧無人惜，小吏時時插帽歸。墨粟花開徑二寸餘，五色爛然，其子冬入土中，臘雪壓之較春為暢茂。

荒屯那得汝南雞，春夢迷離睡似泥。山鳥一聲天半落，却來相喚把鋤犁。有鳥曰鑽天鷓，每四更即決起，長鳴各屯以為工作之候。

前度劉郎手自栽，天桃移得過山來。阜康城內園池好，尚有妖紅幾樹開。烏魯木齊舊少果樹，國同知自山南移種種桃花，今特訥格爾縣丞署花園之內，尚有數株，其蒲桃則無人分植，舊種盡矣。

紅藥叢生滿釣磯，無人珍重自芳菲。儻教全向雕闌

種，肯減揚州金帶圍。芍藥叢生林莽，花小瓣稀，遺戶園圃所開不異。黃寶田移植數本，如法澆培，與

山禽滿樹不知名，五色毛衣百種聲。前度西郊春宴罷，穿簾瞥見是鶯鶯。山禽可愛者多，率不

茸茸紅柳欲飛花，歌舞深林看柳娃。雙角吳童真可念，誰知至竟不辭家。紅柳產深山中，色澤膚理無

兒每折紅柳為圍戴之而舞，其聲呦呦，或至行帳竊食，為人掩得，輒泣涕拜跪求去，不放之，則不食，死放之，則行且顧，俟稍遠，乃疾馳，頗不易見，亦無能生畜之者。邱縣丞天寵云：「頃搜駝深山，曾得其一，細諦其狀，殆儼僮之民，非山獸也。」

姹紫嫣紅廿四畦，香魂彷彿認虞兮。劉郎儻是修花譜，芍藥叢中定誤題。虞美人花，巨如芍藥，五色皆備，使院所植尤為一城之冠。

種出東陵子母瓜，伊州佳種莫相誇。涼爭冰雪甜爭蜜，消得溫暾顧渚茶。七產之瓜，不減哈密，食後飲茶一瓊，則瓜性易消。

露葉翻翻翠色鋪，小園多種淡芭蕉。紅潮暈頰濃於酒，別調氤氳亦自殊。初尚川菸，漢中菸，後尚北套菸，近土人得種，蒔之處，處暢行，其蓋露數葉，味至濃厚，而別有清遠之意，頗勝他產。

好，尚有妖紅幾樹開。山南移種種桃花，今特訥格爾縣丞署花園之內，尚有數株，其蒲桃則無人分植，舊種盡矣。

紅藥叢生滿釣磯，無人珍重自芳菲。儻教全向雕闌

誰能五月更披裘？尺布都從市上求；
櫛櫛前官國司馬，木棉試種不曾收。
戶民不艱食而艱衣，國同知試曰：「土不宜。」或曰：「無。」人經理其事，民無種也。

春鴻秋燕候無差，寒暖分明紀歲華；
何處飛來何處去，難將蹤跡問天涯。
燕鴻來去之候與中土相同，但沙溪萬里不知何所往耳。

不重山肴重海鮮，北商一到早相傳；
蟹黃蝦汁銀魚鱻，行篋新開不計錢。
一切海鮮皆由京販至歸化城，北套客轉販而至此，所謂銀魚即衛河鱻魚也。

菽乳芳腴細細研，截肪切玉滿街前；
只憐常逐春歸去，不到榴紅蓼紫天。
豆腐頗佳，冬春以爲常餐，夏秋則無者。

鴨綠鵝黃滿市中，霜刀供饌縷輕紅；
加餐便憶坤司馬，不比無端主簿蟲。
鴨鵝之種皆坤司馬所攜致，今滋生蕃衍矣。

河橋新柳綠濛濛，只欠春園杏子紅；
珍重城南孤戍下，剛留一樹曷東風。
地不宜杏，惟紅山嘴卡倫一株。

依依紅柳滿灘沙，顏色何曾似絳霞；
若與綠楊爲伴侶，蠟梅通譜到梅花。
向聞塞外有紅柳，以爲閩中朱竹之類，及見之似柳而非，特皮膚微赤耳，其大者可作器。

飛飛乾鵲似多情，晚到深林曉入城；
也解巡簷頻送喜，聽來只恨是秦聲。
喜鵲形同內地，惟音短而重濁。

蛟蝶花邊又柳邊，晚春籬落早秋天；
只憐翎粉無多少，葉葉黃衣小似錢。
花間時逢黃蝶，其小如錢。

土屋茅簷幾樹斜，移來多自野人家；
微風處處吹如雪，開徧深春皂莢花。
皂莢花自生林，中可以移植。

剪剪西風院落深，夜涼是處有蛩音；
秦人不解金籠戲，一任籬根徹曉吟。
地多促織，從無畜鬪之戲。

撥刺銀刀似鱸殘，有人相戒莫登盤；
魚苗多是秋蟲化，倚杖曾經仔細看。
劉都司洪在烏魯木齊不食魚，入水所化在呼圖壁，屢親見之。

漢唐舊史記青稞，西域從來此種多；
輕註蹲鴟成一笑，如今始悔著書訛。
青稞蓋大麥之類，可以釀酒，可食，以稗馬人亦作麵食之，向修熱河志書於烏桓傳中得此名，而不能指其爲何物，頗疑爲莢稗之屬，今乃識之。

收麥初完收穀忙，三春却不入官倉；
可憐粒粒珍珠滑，人道多輸餅餌香。
土俗賤穀而貴麥，故納糧以麥不以穀。

八寸葵花色似金，短垣老屋幾叢深；
此閒頗去長安

遠，珍重時看向日心。葵花向日與內地同。

鑿破雲根石竇開，朝朝煤戶到城來；北山更比西山

好，須辨寒爐一夜灰。城門曉啓則煤戶聯車入城，北

無烟嗅之無味，易熾而難燼，灰白如雪，每車不過銀

三星餘，西山之煤，但可供炊煮之用，灰亦黃赤，每車

不過銀三星，其二架梁者，石性稍重，往往不燃，價

則更減，亦有石炭，每車價正二星，極貧極儉之家，乃

用之。

絳蠟熒熒夜未殘，遊人踏月繞欄杆；迷離不解春燈

謎，一笑中朝舊講官。元宵燈謎亦同內地之風，而

其詞怪俚，荒唐百不一解。

轎車輾轉滿長街，火樹銀花對對排；無數紅裙亂招

手，遊人拾得鳳凰鞋。元夕張燈，諸屯婦女畢

至，遺簪墜珥，終夜喧闐。

搖曳蘭橈唱采蓮，春風明月放燈天；秦人只識連錢

馬，誰教歌兒蕩畫船。燈船之戲亦

與內地彷彿。

越曲吳歛出塞多，紅牙舊拍未全訛；詩情誰似龍標

尉，好賦流人水調歌。王昌齡集有聽流人歌水調曲

里，紅顏未損鄭櫻桃。歌童數部，初以佩玉，佩金二部

部亦與之相亞。

玉笛銀箏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樓；春明門外梨園

部，風景依稀憶舊遊。酒樓數處，日日演劇

數錢買座，略似京師。

烏巾墊角短衫紅，度曲誰如鼈相公。仇池筆記，贈與

伶人，鼈子以生

桃花時類面，筵前何處不春風。擅場，然不喜盪面

半面真能各笑啼，四筵絕倒碎玻璃，消除多少鄉關

思，合爲伶人解簡兮之語，格格不能出口，貌亦朴儻

如村翁，登場則隨口詠諧，出人意表，千變萬

化，不相重覆，雖京師名部不能出其上也。

老去何截出玉門，一聲楚調最銷魂；低徊唱煞紅綾

袴，四座衣裳浣酒痕。遺戶何奇，能以楚聲爲豔曲

逢場作戲又何妨，紅粉青蛾鬧掃妝，彷彿徐娘風韻

在，廬陵莫笑老劉郎，逾三句，妾致尙在。

稗史荒唐半不經，漁樵閒話野人聽；地鑪松火消長

夜，且喚談諧柳敬亭。遺戶孫七能演說，諸神官掀髯

桃花馬上舞驚鸞，趙女身輕萬目看，不惜黃金拋作

蓋昔所
未睹云。

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
目，半鈞新月蘚花侵。昌吉築城之時掘土數尺忽得
初入版圖何緣有此此真不可理解也。

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
過，東坡詩事如余從辦事大臣巴
春夢了無痕，蕉鹿何須問是非。公履視軍壘巴公
先歸，余留宿半夜適有急遞於睡中呼副將梁君起
令其馳送約過壘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即
還乃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公遺齋廷寄鞭馬
狂奔今醜肉尙作楚大是奇事』以真爲夢衆皆榮
然。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敘契
闊外，卽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
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
鬱鬱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間又語予，
嘗見哈樣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
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
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予以元史

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勳碑證之，
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攷
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入仕於中朝者
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酸齋僕玉立兄弟，並以
文學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
有所攷稽，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
登高能賦，自古固難其人，與？今天子神聖威武，
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
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一都會
也，讀是詩，仰見大朝威德所被，俾遐疏沙磧之
場，盡爲耕鑿絃誦之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
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
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嘉
定錢大昕。

館課存稿二十三 選一十六首

原七十二首

賦得山梁悅孔性 得山字 原下編卷十五

會心原不遠，樂意總相關。達者能觀化，仁人本愛山。
天機同浩浩，物態共閒閒。偶爾逢心賞，悠然息轍環。
坐看雲自出，忽見鳥知還。童冠如借點，行藏欲語顏。
鳳翔千仞上，龍德六爻間。鄉黨終篇意，長吟雉子斑。
雉子斑樂府題名

賦得無絃琴 得琴字 同上

無絃聊自撫，寓興不關琴。誰識絲桐外，別存山水音。
一彈聲寂寂，獨坐思沉沉。往復如相引，成虧總莫尋。
何論操縵術，正似據梧心。得意頻三嘆，移情偶一吟。
穆然懷雅樂，邈爾滌煩襟。千載成連曲，風吹大海深。

賦得澹雲微雨養花天 得微字 同上

上苑春三月，繁英殿四圍。花如爭豔冶，天亦惜芳菲。
漠漠雲陰澹，濛濛雨氣微。暗催新綠長，恐惹落紅飛。
低訝烟逾重，垂疑露未晞。數枝苞漸吐，幾日葉初肥。

寒食青油幕，東風白袷衣。待乘開霽後，紫陌看晴暉。

賦得月印萬川 得殊字 同上

皎潔玉蟾蜍，清輝照九區。光懸天上鏡，影落水中珠。
盈匊分明在，隨波上下俱。纔看離海嶠，早已徧江湖。
莫以人人見，因疑在在殊。應知千里共，原止一輪孤。
曼衍川流體，渾圓太極圖。湛然周萬象，正與聖心符。

賦得花缺露春山 得山字 同上

花外隱春山，山青花復殷。岑參詩柳寬 有時紅斷續，
忽露碧孱顏。遙隔玲瓏影，斜窺鬢鬢鬟。參差疎密處，
掩映有無間。似欲留餘地，憑教見一斑。試從空隙望，
應愛遠峯閒。孤嶂看逾好，芳林坐未還。年光與景物，
樂意正相關。

賦得殘月如新月 得如字 同上

缺月照庭除，纖纖畫不如。雖非三日後，却似半規初。

祇道弦將上，誰言魄漸虛？依然千里共，還是一鈎餘。
光但分增減，形難辨斂舒。有時斜映水，定亦誤驚魚。
老桂花常在，仙萸葉漸疎。餘輝如可借，爲照案頭書。

賦得秬香等炊玉 得秬字 同上

江鄉風味好，秋熟薦新秬。細細香風透，霏霏玉屑明。
乍看開翠釜，真似餌瓊英。白石飢堪煮，藍田種早成。
滑匙如化液，著齒但無聲。豈有瑕難掩，惟憐質太輕。
儻思酬一飯，定可抵連城。稼穡當爲寶，欣看百室盈。

賦得秋水長天一色 得天字 同上

高閣倚江前，長江水接天。蒼茫秋一色，上下碧相連。
寥廓平浮日，溟濛澹掃煙。時憑樓百尺，宛對鏡雙圓。
蕭瑟吟難盡，空明畫不傳。惟看孤鷺影，直到落霞邊。
舊迹多非矣，寒流尙渺然。低徊王勃序，賞識憶當年。

賦得山水含清暉 得秋字 同上

風景澹夷猶，人從鏡裏遊。微微排遠岫，瑟瑟見明流。
掩映原如畫，蕭疎乍近秋。夜涼山雨過，天淨水雲收。
曉色清於洗，煙光澹欲浮。青蒼分極浦，紫翠入高樓。
樹葉藏樵徑，蘆花有釣舟。惟應容謝客，雙屐此淹留。

賦得秋風生桂枝 得秋字 同上

爽籟漸颼颼，西風吹未休。銀牀纔落葉，金粟亦含秋。
冷露花微濕，清飈暑乍收。夜中驚夢醒，雲外有香浮。
綠萼高枝動，黃飄碎點稠。涼生明月裏，聲在小山頭。
紅藥芳堪折，丹梯路可求。霓裳羽衣曲，好入廣寒遊。

賦得月到天心處 得心字 同上

好對梧桐月，閒將妙理尋。一輪初朗澈，萬象正蕭森。
珠斗中央對，銀河左界臨。半天光皎皎，四面碧沈沈。
大野煙痕白，涼宵露氣深。自然羣籟寂，那得片雲侵。
別館何人望，高樓此夜心。誰知清意味，領略坐微吟。

賦得行不由徑 得行字 同上

邈矣高風格，稜然古性情。此心無曲折，一步亦分明。
秋水官橋闊，春山驛路平。長亭扶杖過，仄徑看人行。
細草雖通步，斜陽肯問程？從來避瓜李，不但畏榛荆。
孤直真難匹，迂疎莫見輕。他年投壁處，寶劍氣縱橫。

賦得指佞草

得忠字 同上

聖世原無佞，孤芳自效忠。不妨存弱植，用以戒羣工。
諫果差相擬，邪蒿未許同。當門留勁草，折檻想遺風。
修竹能彈事，疎槐善守宮。何須簪白筆，直使避青驄。
漢使衣裁繡，秦人鏡鑄銅。甯如堯砌上，丰采望菁蔥。

賦得其人如玉

得其字 同上

空谷高人往，風流想見之。每當吟宛在，輒欲賦溫其。
緬彼千金寶，蕭然一褐披。誰家生玉樹？之子是瓊枝。
潔白平生許，雕鏤幾度施。兼葭空見倚，圭組最堪思。
好識連城璧，休言無當卮。憑看裴叔則，朗朗照人時。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得入字 同上

二月長安雨似塵，郊原迢遞接城闌。樓臺高下多相
映，雲樹空濛半不真。柳密惟橫煙漠漠，花疎偶露瓦
鱗鱗。一痕薄靄連雙闕，滿地濃陰蓋四隣。處處園林
紅滴瀝，家家門徑碧鮮新。數重深巷牆頭影，十里長
亭陌上春。青幔應迷沽酒路，綠蓑時見賣花人。分明
認取王維畫，六幅生綃淡墨勻。

賦得屏風燈

得屏字 同上

何處清輝照眼明，琉璃一片碧晶瑩。誰知朶朶蓮花
炬，却隔深深翡翠屏。六曲斜開金滉漾，千絲交逗玉
瓏玲。鮫綃裁片輕如霧，鳳蠟攢枝隱似星。展去層層
明錦繡，折來面面映丹青。帷中燈影遙侵座，畫裏花
陰欲滿庭。不道春風圍步障，只言夜月印雕櫺。珠簾
隱約低垂戶，鏡殿分明對照形。此夕真遊銀色界，一
時如坐練光亭。醉來試倚罌罍立，灑魄冰壺酒欲醒。

我法集二十四

選一十四首

原九十五首

賦得高山流水

得高字 原下卷十六

莫怪人難和，由來曲本高，遙情託絃指，妙悟契絲毫。
直以神相遇，都忘手所操，千巖憶樵徑，一葉想漁舠。
有會如尋繹，無言聽撥挑，雉飛知悅孔，魚樂悟游濠。
關解孤行意，甯辭再鼓勞，適然心莫逆，雙鷗在林臯。

又得流字 同上

琴在鍾期往，山高水自流，七絃聲落落，千載意悠悠。
伊昔初相遇，斯人暫一留，絲桐憐獨抱，針芥默相投。
浮棹煙江外，支筇雪嶺頭，未須言爾志，均已解其由。
心賞非形迹，神交各應求，由來孫伯樂，一顧辨驂騑。

賦得鈿雨濕流光

得光字 同上

陰與晴相半，同時兩恰當，圓曦遙閃爍，微雨細飄颻。
密縷低拖地，斜暉映在旁，望如波浴日，瞥覺眼生光。
煙重全粘草，霞明半照牆，花心方碎滴，鴉背自殘陽。

曬粉多黃蝶，垂絲有綠楊，太平韶景麗，品物總蕃昌。

賦得山虛水深

得蕭字 同上

縹緲浮丹翠，蒼茫鎖寂寥，巉巖橫此路，融結自何朝？
花偶隨波出，雲終隔嶺遙，人誰狎魚鳥，古未見漁樵。
混沌天雖闢，鴻濛氣不消，多年幾風雨，衆竅自笙簫。
邈矣峯千疊，冷然絃七條，曲終欹石坐，木葉落蕭蕭。

賦得風暖鳥聲碎

得風字 同上

恰是暄妍節，剛逢淡宕風，春深花信後，暖入鳥聲中。
處處雙飛過，枝枝百轉同，弄晴交上下，喚侶遞西東。
促拍催相雜，繁音疊未終，歌嬌藏嫩綠，響散趁飛紅。
仙樹榮丹地，祥囀萃紫宮，朝陽諧雅奏，更喜在梧桐。

賦得江上數峯青

得青字 同上

瑤瑟音長歇，青山萬古青，數峯空寂寂，一水自泠泠。
騷客傳哀怨，神絃託杳冥，誰聞彈楚調，今尚詠湘靈。

想像臨明鏡，徘徊對畫屏。凌波人宛在，調柱此曾經。莫悵情如贈，難逢曲再新。滿江秋月白，恍惚本無形。

賦得芝蘭之室 得蘭字 同上

慷慨論交易，端方取友難。勿輕結膠漆，所貴近芝蘭。花暖雙扉敞，香圍一室寬。靈苗光掩映，芳草坐盤桓。初挹情猶淡，微熏意漸歡。既而與之化，遂以久相安。湘水騷人佩，商山隱士餐。古來君子重，凡卉莫同觀。

賦得寒蟬 得蟲字 同上

古有寒蟬喻，多嫌愧匪躬。聖朝求伉直，特詔戒臣工。月夕多歌蚓，霜天有候蟲。云何貪飲露，偏自怯吟風。薄翼棲仍穩，殘聲曳竟終。豈因避黃雀，不肯響疎桐。解蛻荒林外，垂緜禁樹中。鳴秋原藉汝，莫負化生功。

賦得誦詩聞國政 得聞字 同上

文館恩榮渥，儒官獻納勤。微陳三百義，仰達九重聞。

太史輜軒采，諸侯繡壤分。貞淫知舊俗，奢儉證遺文。至抵何初變，終幽豈漫云。檜曹衰憶霸，周召治由君。刪定能尊孔，歌吟即鑒殷。寧徒誇揆藻，詞賦鬪淵雲。

賦得鏡花水月 得花字 同上

詩以禪爲喻，滄浪自一家。水中明指月，鏡裏試拈花。圓魄千江印，欹枝兩面斜。蟾疑浮浪穀，蝶訝隔窗紗。對影雖知幻，摹形反慮差。其間原有象，此會本無遮。六義輕東魯，三乘轉法華。別傳歸教外，珍重辨瑜瑕。

賦得以鳥鳴春 得鳴字 同上

恰值暄妍節，欣欣盡向榮。一時聽鳥語，都是爲春鳴。夏木原求友，寒林亦畔晴。如何桃李月，偏作管絃聲。蕃育濡和氣，歌吟暢物情。定因花柳好，特遣燕鶯生。踏草催沽酒，吹簫應賣餉。相關多樂意，長此頌昇平。

賦得以蟲鳴秋 得鳴字 同上

絡角銀河轉，西風淅瀝生。秋聲最蕭瑟，蟲語亦淒清。
葉落如先覺，霜寒已早驚。坐來初月上，吟到欲天明。
將斷還重續，無心似有情。人甯知所訴，天實使之鳴。
此夜音何急，誰家夢未成。惟應孟東野，與爾作詩盟。

賦得首夏猶清和

得清字 全上

九十芳春後，芳春似又添。花雖紅箬箬，草自綠纖纖。
誰挽韶光住，都無暑氣兼。曉風仍薄冷，午日未全炎。
細雨宜憑檻，新晴好捲簾。何須揮短筴，纔擬換輕緜。
澹蕩煙姿媚，潏澗水意恬。欣欣觀物化，涵育到飛潛。

賦得既雨晴亦佳

得晴字 同上

正值炎蒸候，欣聞浙瀝聲。一番經好雨，滿眼看新晴。
昨見霞初起，原防暑倍生。甘霖今慰望，霽景又怡情。
草木華滋愛，山川氣色更。晨風皆帶潤，午日亦含清。
快作登高賦，停吟苦熱行。虹橋千萬里，應是接崑城。

紐曉嵐詩文集 卷八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十月出版

標點
紀曉嵐全集（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標點者 朱太忙

出版者 東方文學社

發行人 王幼堂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九州書局
三三〇號

標點
足本

王安石全集

四冊四元
一折八扣

王陽明全集

四冊五元
一折八扣

會文正全集

廿四冊廿八元
特價大洋二元

龔定盒全集

三冊一元五角
一折八扣

金聖嘆奇書

十八種

二冊一元六角
一折八扣

房 管 局 移 交
其 他 类 目 画 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0698B



Handwritten red marking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are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 The markings appear to be a vertical column of characters, possibly '子' (Zi) repeated, with some horizontal strokes intersecting them.